

女作家創作選

左 蒂 編

文 化 社 刊 行

# 女作家創作選

左 帶 編



文 化 社 版

# 序

在滿洲文壇上，雖會被視爲尚未開墾的荒野，然由於幾多從事文學工作者們的血與汗的苦搏，顯然的，使這塊貧弱的荒野，一變而爲豐沃的田原，現實已經完全的證實出滿洲文壇的飛速的展進和繁榮了。

促進新文藝的繁榮，我們的女性作家們也負有一部分推動的力量，記得還在滿洲新文藝興起的開端，便有着女性爲文壇工作着，當時雖然爲數極少，而且作品也是屬於不成熟的；然由於歷史的演進，已經發掘出更多的新的女性作者了，並且作品方面也顯然的進步了許多。

我從很早便關心着她們的作品，因爲她們的作品中大多是以女性爲對象而開始描繪出現階段圍繞在她們周身的圖象，以着女性獨具的聰慧，纖細的手法，剖白了現社會生存着的女性羣衆的生活方式，在故事上看去雖似淡泊而平常的，但在每一篇作品裡面，都含有她們的創作精神，以及給與讀者的啓發和暗示。

在這些作者裡面，雖有我相識和不相識的，但存在我記憶裡的影子，都佔有很結實的位置，也許是讀過了她們底作品的關係，她們的創作精神和寫作的魄力，是都不容我或忘的。

其中，悄吟是女性中從事寫作生活最早的一人，從拔跬裡讀到她的一些早期作品，有感於她的文章的秀美和有力，尤以對於小市民階層的生活姿態的描繪，是更爲逼真而生動。

在當時與悄吟在同一領域裡爲文學工作的，還有劉莉，曾發表了很多作品，作風在樸實而雄健裡又特具着一種深刻和真實。

當悄吟與劉莉從滿洲文壇消失了踪跡之後，相繼出現於文壇的便是梅娘和吳瑛了，梅娘是以第二代奠定了作家的基石，她的作品洋溢着豐盈的情熱，以着最尖銳流暢的筆風，這達到最激烈而奔放的感情，由於她的短篇，中篇，長篇的創作裡面，可以看到她的熟練的創作的經驗。

吳瑛是以代表作兩極獲得了文壇上最高的評價，她的作品最多，曾被譽爲多產作家



從她大部分的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她獨具的視野風格，以寧靜的筆致，不盡的去刻畫着她身邊的人與物，是唯一有着豐盛的創作精力的作家。

此外，很容易的會使我們想到但娣，她是一位多才作家，她的作品有小說，散文和詩，筆致最秀麗，在她的創作裡常會讀到詩一般美妙的詞句，和夢一樣玄奧的情趣。

冰壺發表的創作較少，她的名字也會使讀者感到生疎，然過去却寫過很多女性生活的文字，而且特別長於雜文，並譯過大嶽康子的長篇小說病院院船，譯筆是特別流暢的。在這幾位作家之外，還有一些正在為文學努力着的女性作者，予想不久也許會產生出更好的作品來，容待以後有機會，再把它們搜集成冊。

以上便是她們留在我腦中的一點印象，為着珍惜這塊大地上每個階層的生活的印跡，我獨對她們更喜愛起來，因之，我願把這些女性作品，搜集在一起，投給女性讀者，希望它會激起一些浪花，並可以表現出我們的女性作家們的創作力來。

序

〰

左 蒂

---

女作家創作選 目次

序

.....左蒂

一

鍍金的學說

.....悄吟

一

四年間

.....劉莉

一四

---

---

蚌

……

梅娘

六六

墟園

……

吳璵

一六四

售血者

……

但娣

二〇四

遭遇

……

冰壺

二二〇

---

鍍金的學說

悄吟

## 悄吟介紹

她是一位貴族小姐，爲尋取自己的愛好從古老的家庭掙扎出來，在哈爾濱與作家三郎同居，爲哈爾濱公報及國際協報選稿人，曾經發表過許多作品，處女短篇集跣跡中搜集她的創作夜風，下阿嫂的死等數篇，後又爲大同報副刊夜宵的特約作家，會發表腿上的繃帶等多篇，後又改名田婦，在國際協報文藝週刊裡發表過破落之街，忠難中，鍍金的學說等短篇傑作，一九三四年的夏天由滿洲去青島，流轉上海，爲文學，新小說，作家等雜誌選稿她在上海出版的集子，長篇有生死場，呼蘭河傳，短篇有家族以外的人，南市街，牛車上，她的美的詩情的文體，積極的意識形態，描寫出現實有聲色的感觸性，是最爲人稱頌的。

我的伯伯，他是我童年唯一崇拜的人物，他憶起話來有宏亮的聲音，並且他什麼時候講話總關於正理，至少那個時候我覺得他的話是嚴肅的，有條理的，千真萬對的。

那年我十五歲，是秋天，無數張葉子落了，迴旋在墻根了！我經過北門旁在寒風裡號叫着的老榆樹，那榆樹的葉子也向我打來。可是我抖擻着跑進屋去，我是參加一個隣居姐姐出嫁的筵席回來。一邊脫換我的新衣裳，一邊同母親說，那好像同母親吵嚷一般：「媽，真的沒有見過，婆家說新娘笨，也有人當面來羞辱新娘，說她站着的姿式不對，坐着的姿式不好看，林姐姐一聲也不作，假若是我呀！哼！……」

母親說了幾句同情的話，就在這樣的當兒，我聽清伯父在呼喚我的名字，他的聲音是那樣的低沉，平素我是愛伯父的，可是也怕他，於是我心在小胸膛裡邊驚跳着走出外房去。我的兩手下垂，就連視線也不敢放過去。

「你在那裡講究些什麼話？很有趣哩！講給我聽聽。」伯伯說話的時候，他的眼睛流動着笑着，我知道他沒有生氣，並且我想他很願意聽我講究。我就高聲把那事又說了一遍，我且說且作出種種姿式來。等我說完的時候，我仍歡喜，說完了我把說話時跳打

着的手足停下，靜等着伯伯誇獎我呢！可是過了很久工夫伯伯在桌子旁仍寫他的文字。對於我好像沒有反應，再等一會他對於我的講話也絕對沒有回響。至於我呢，我的小心房立刻感到壓迫，我想我的錯在什麼地方？話講的是很流利呀！講話態度也算是活潑呀！伯伯好像一塊朽木塞住我的咽喉，我願意快離開他到別的房中去長嘆一口氣。

伯伯把筆放下了，聲音也悶着來了：「你不說假若是你嗎？是你又怎麼樣？你比別人更糟糕，下回少說這一類話！小孩子學着誇大話，淺薄透了！假若是你，你比別人更糟糕，你想你總要比別人高一倍嗎？再不要誇口。誇口是最可恥，最沒出息。」

我走進母親的房裡時，坐在炕沿我弄着髮辮，默不作聲，臉部感到很很燒很燒，以後我再不誇口了。

伯伯又常常講一些關於女人的服裝的意見，他說穿衣服素色最好，不要塗粉，抹胭脂，要保持本來的面目。我常常是保持着本來的面目，不塗粉不抹胭脂，也從沒穿過花色的衣裳。

後來我漸漸對於古文有趣味，伯伯給我講古文，記得講到「弔古戰場文」那篇。伯

伯被感動得有些嚶咽，我到後來竟哭了！從那時起我深深感到痛苦與殘忍。大概那時我才十四歲。

又過一年，我從小學畢業要上中學的時候，我的父親把臉沉下了！他終天把臉沉下。等我問他的時候，他噙一盞眼睛，在地板上走轉兩圈，必須要過半分鐘才能給一個答話：「上什麼中學？上中學在家上吧！」

父親在我眼裡變成一隻沒有一點熱氣的魚類，或是別的不具着情感的動物。

半年的工夫，母親同我吵嘴，父親罵着我：「你懶死啦！不要臉的。」有時我過於氣憤了，實在受不住這樣一架機器壓軋了，我問他：「什麼叫不要臉呢？誰不要臉！」聽了這話立刻像火山一般爆裂起來。當時我沒能看出他頭上有火冒出沒？父親滿頭的髮絲一定被我燒焦了吧！那時我是在他的手掌下倒了下來，等我爬起來時，我也沒有哭。可是父親從那時起他感到父親的尊嚴是受了一大挫折，也從那時起每天想要恢復他的父親權。他想做父親的更該尊嚴些，或者加倍的尊嚴着才能壓住子女吧？

可真加倍尊嚴起來了；每逢他從街上回來，都是黃昏時候，父親一走到花牆的地方



便從喉管作出響動，咳嗽幾聲啦！或是吐一口痰啦！後來漸漸我聽他只是咳嗽而不吐痰，我想父親一定會感着痰不够用了呢！我想做父親的爲什麼必須尊嚴呢？或者因爲做父親的肚子太清潔？把肚子裡所有的痰都全部嘔出來了？

一天天睡在炕上，慢慢我病着了！我什麼心思也沒有了！一班同學不升學的只有兩個，升學的同學給我來信告訴我，她們怎樣打網球，學校怎樣熱鬧，也說些我所不懂的功課。我愈讀這樣的信，病愈加重一點。

老祖父支着拐杖，仰着頭。白色的鬚子振動着說：「叫櫻花上學去吧！給她拿火車費，叫她收拾收拾起身吧！小心病壞了！」

父親說：「有病在家養病吧，上什麼學，上學！」

後來連祖父也不敢向他問了，因爲後來不管親戚朋友提到我上學的事他都是連話不答，出走在院中。

整整死悶在家中三個季節，現在是正月了，家中大會賓客，外祖母啜着湯羹向我說：「櫻花，你怎麼不吃什麼呢？」

當時我好像要流出眼淚來，在桌旁的枕上，我又倒下了！

因為伯伯外出半年是新回來，所以外祖母向伯伯說：「他伯伯，向櫻花爸爸說一聲孩子病壞了，叫她上學去吧！」

伯伯最愛我，我五六歲時他常常來我家，他從北邊的鄉村帶回來榛子。冬天他穿皮大氅，從袖口把手伸給我，那冰寒的手呀！當他拉住我手的時候，我害怕掙脫着跑了，可是我知道一定有榛子給我帶來，我禿着頭兩手捏耳朵，在院子裡我向每個貨車夫問：「有榛子沒有？有榛子沒有？」

伯伯把我裹在大氅裡，抱着我進屋去，他說：「等一等給你榛子。」

我漸漸長大起來，伯伯仍是愛我的，講故事給我聽，買小書給我讀，等我入高級，他開始給我講古文了！有族中的哥哥弟弟們都喚來，也講給他們聽。可是書講完他們臨去的時候，伯父總是說：「別看你們是男孩子，櫻花比你們全強，真聰明。」

他們自然不願意聽了，一個一個退走出去，不在伯伯面前他們齊聲說：「你好呵！你有多們聰明！比我們這一羣混蛋強的多。」

男孩子們說話總是有點野，不願聽，便離開他們了。誰想男孩子們會這樣放肆呢？他們扯住我，要打我：「你聰明，能當個什麼用？我們有氣力，要收拾你。」「什麼狗屁聰明，來，我們大家伙看看你的聰明到底在那裡！」

伯伯當着什麼人也常誇獎我：「好記力，心機靈快。」

現在一講到我上學的事，伯伯微笑了：「不用上學，家裡請個老先生念念書就夠了！哈爾濱的學生們太荒唐。」

外祖母說：「孩子在家裡教養好，到學堂也沒有什麼壞處。」

於是伯伯斟了一盃酒，挾了一片香腸放到嘴裡，那時我多麼不願看他吃香腸呵！那一刻我是怎樣惱煩着他？我討厭他喝酒用的盃子，我討厭他上唇生着的小黑鬚，也許伯伯沒有觀我一下，他又說：「女學生們靠不住，交男朋友啦！戀愛啦！我看不慣這些。」

從那時起伯伯同父親是沒有什麼分別。變成嚴涼的石塊。

當年，我升學了！那不是什麼人幫助我，是我自己向家庭施行的騙術，後一年暑假

，我從外埠回家，我和伯伯的中間，總感到一種淡漠的情緒，伯伯對我似乎是客氣了，似乎是有什麼從中間隔離着了！

一天伯伯上街去買魚，可是他回來的時候。筐子是空空的，母親問：

「怎麼！沒有魚嗎？」

「哼！沒買。」

母親又問：「魚貴嗎？」

「不貴。」

伯伯走進堂屋坐在那裡好像幻想着一般，後門外樹上滿掛着綠的葉子，伯伯望着那些無知的葉子幻想，最後他小聲唱起，像是有什麼悲哀蒙蔽着他了！看他的臉色完全可以憐起來，他的眼睛是那樣憂煩的望着桌面，母親說：

「哥哥頭痛嗎？」

伯伯似乎不願回答，搖着頭，他走進屋倒在床上，很長時間，他翻轉着，扇子他不用來搖風，在他手裡亂響，他的手在胸膛上拍着，氣悶着，再過一會，他完全安靜下去

扇子任意丟在地板，蒼蠅落在臉上，也不去搔牠。

晚飯桌上，伯伯多喝幾盃酒，紅着顏面向祖父說：「菜市上看見王大姐了呢！」

王大姐，我們叫他王大姑，常聽母親說：「王大姑沒有媽，爹爲了貧窮去爲匪，只留這個可憐的孩子住在我們家裡。」伯伯很多情呢！伯伯也會戀愛呢。伯伯的屋子和我姑姑們的屋子挨着，那時我的三個姑全沒出嫁。

一夜，王大姑沒有回內房去睡，伯伯陪着她哩！

祖父不知這件事，他說：「怎麼不叫她來家呢？」

「她不來，看樣子是很忙。」

「呵！從出了門子總沒見過，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了！」

祖父撫着斑白的鬍子，他感到自己是老了！

伯伯也感嘆着：「噯！一轉眼，老了！不是姑娘時候的王大姐了！頭髮白了一半。

伯伯的感嘆和祖父完全不同，伯伯是痛惜着他破碎青春的故事。又想一想，他婉轉着說，說時他神秘的有點微笑：

「我經過菜市，一個老太太回頭看我，我走過，她仍舊看我，停在她身後，我想一想，是誰呢？過會我說：是王大姐嗎？她轉過身來，我問她：在本衙住嗎？他垂下頭，我看見她的門牙脫落了兩個。她說：在本衙住。我叫他回來看看，她說她很忙，要回去燒飯，隨後她走了，什麼話也沒說，提着空筐走了！」

夜間，全家人都睡了，我偶然到伯伯屋裡去找一本書，因為對他，我連一點信仰也失去了，所以無言走出。

伯伯願意和我談話似的：「沒睡嗎？」

「沒有。」

隔着一道玻璃門，我看見他無聊的樣子翻書和報，枕旁一隻蠟燭，火光在起伏。伯伯今天似乎是例外，同我講了好些話，關於報紙上的，又關於什麼年鑑上的。他看見我手裏拿着一本花面的小書，他問：「什麼書。」

「小說。」

我不知道他的話是從什麼地方說起：「言情小說，西廂是妙絕，紅樓夢也好。」

那夜伯伯奇怪的向我笑，微笑的笑，把視線斜着看住我，我忽然想起白天所講的王大姑來了，於是給伯父倒一盃茶，我走出房來，讓他伴着茶香來慢慢的回味着記憶中的姑娘吧！

我與伯伯的學說漸漸懸殊，因此感情也漸漸惡劣，我想什麼給感情分開的呢？我還要戀愛。伯伯也需要戀愛。伯伯見着他年青時候的情人痛苦，假若是我也是一樣。那麼他與我有什麼不同呢？不過伯伯相信的是鍍金的學說。

四  
年  
間

劉  
莉



## 劉莉介紹

她是位結婚很早的少女，結婚後與愛人咯虹共同努力寫作，她不但爲一位多產作家，還是一位有着賢明活潑性格的女性。她爲了維持家庭生活，夜間在路局辦事，晝間擔任報館編輯的職務，曾編國泰協報文藝版，是悄吟的好友，互相鼓勵創作，她寫過很多短篇，如叛逆的兒子，棟樑的光圈，及四年間等，一九三五年去上海，爲一極虛心的女作家，故尙無創作集問世。

## 一 新 婚

當矢野和黛迦結婚的時節，氣候已經投入秋的懷抱裡。

這一年塞北的暑天是例外的燥熱，雨水的罕有如快樂人的眼淚。苦了的是農村，田苗都枯黃了，耕牛疲憊無力了，農夫們憂悒着，焦急着，真是盼雨盼得眼紅，因為他們的生命——一家的生命——全繫在田園上哩！

他們整天的在祈禱，哀求天老爺的憐憐，然而什麼也不中用，焦急，祈求全是徒然。老天依然沉着它枯燥沒有表情的大臉，太陽依然射着火般的灼光；地被烤裂着龜紋，農夫們被晒得週身剝着黑皮，就連村姑的臉也都變得像印度人種了！那田裡剛剛生出來的脆弱的小生命又怎能禁得住如此的作踐呢？因此，它們都憔悴了，脖兒軟癱的掛了下來。黃黃的小臉沒有一點光澤，幾乎連喘息的力量都剝奪盡了。河水枯了，小溪乾了，但終竟救不了那些可憐的新生，較比軟弱的，慢慢的都無聲的死了！

祇要天公飄來一片濃雲，人們的心窗便開了，孩子般的跳着腳，得救的笑容浮上每

個人的黑臉。然而濃雲並不久留；並不給人們帶來一滴渴望着的甘霖，它祇來了一忽兒便四散開去，仍舊是晴朗的天空，火一般的太陽。於是人們的歡躍成了幻影，一個個又都掛倒了頭，嘆着永久嘆不完的氣。

可是，一邁進了秋的圈圍裡，瀑布似的大雨却來了，它無止盡的傾瀉着。太陽藏起了禿頭，雷聲響激了雲霄，接連着半月不見開晴，河水漸漸漲起，眼看就要衝開江堤，於是人們的心裡又起了莫大的恐慌。老天不是在和人們作難嗎？秋天已不需要雨水了，而它却儘量的傾吐着，怎不使人詛咒天道無常呢？

很快的矢野婚期逼近了，雨還在不斷的落着，矢野有些不安起來，因為黛珈還在三千里外的L省呢。這樣使人不快的天氣，這樣逍遙的途程，那嬌養慣了的黛珈能冒着雨跋涉數千里來和他結婚嗎？即便她自己願意犧牲一切來安慰她久別的愛侶；但是倘若把她看做掌珠的老祖父不放她來，又將怎樣呢？本來他們的婚姻是她祖父極反對的！爲了矢野的家沒有財勢而反對。他們會經過兩年的苦鬥，才獲得今日的結局。他們是由舊家庭的壓榨下，掙扎出來的一對勇敢的孩子，他們是從狂風巨浪中脫險的一葉孤舟，他

們是戰場上凱旋歸來的戰士，誰不在爲他們祝福？誰不在爲他們慶幸？然而那過去的艱苦掙扎的疤痕，永遠埋在他們的心中了。

他們離開整整的兩個年頭了，多們悠久喲！兩年的時光，猶其在他們覺得。自從訂婚以後，他們那具有十八世紀頭腦的家長，就不給他們一次見面的機會，他倆雖然是在渴盼着見面，但不能。有時黛珈在家人都走入夢鄉的深夜，偷偷給矢野寫封草率的信，然而那也僅是偶然的；而矢野從來就未敢正式給黛珈寫過一封信，偶爾在給黛珈祖父的信裡，寫上幾句黛珈家人都不認識的英文；也會受到黛珈的譴責的：

「你爲什麼一定要寫信給我？你不知道我的環境嗎？我們的兩心相印就是了，何必多此一舉，不通音問的愛，比什麼還純潔呢！」這樣的責語常使矢野感到不快，然而沒有方法和她分辯，祇好不再寫給她一句話了。

黛珈的名譽心太重了，這也許是家庭的環境造成的。在家裡，在學校，在所有的親朋口中，誰都說她是個天真而穩重的孩子，不好嬉笑，也不輕佻，頗帶大家閨範的氣概，人人在愛她，在誇獎她，她聽到人們這樣的稱譽，頗覺自己不凡，暗暗的欣悅，也暗

暗的自驕，她願意長久保存住這種聲譽，好像失掉它，就再沒有興趣生活下去了似的。的確，黛伽真是個無邪的小姑娘，她生來就是那末一副純潔的心，不會有過一點輕佻的行爲，走路永久是垂着頭，不說話，倘如有個熟人迎面而來，人家不喚她，她是不會看見的，有時竟至和行人相撞。這雖然在新時代人們的眼中是一種嬌羞的女孩的表示，然而舊禮教下陶冶出來的她，一點都沒有揉造的痕跡，那是出於自然的。放學時那些狂放不羈的同學們，在她身旁叨叨的談着，縱情的笑着，引得一般流氓青年和男學生跟蹤着，她幾乎擦捺不住心中的積憤，她是十分輕視她們的浮蕩，他們的自視太卑，她常是離她們老遠的，一個人孤獨的前行，或者晚她們一會離開學校，她是在時時的躲避那許多狂蝶似的同學，怕她們沾污了她清高的人格，難得的稱譽，和無邪的靈魂。

她把全部的精力完全貫注在課本上，她用功，她努力；努力要做一個人，要做一個女性中的懿範。

除了讀書而外，她還酷愛運動，書和網球便是她的良伴。爲了好運動造成了一副健美體格，她不知疲倦，沒有煩惱，無論日裏怎樣忙碌，夜裡的睡眠怎樣不充足，她總

精神勃勃的，這不是很少有的嗎？

結婚的消息給她很大的愉快，同時也使她受了很大的打擊，她快愉着他們的勝力，担着她會因此失了學，「失學」在她是多們苦痛的事情呵！她寧肯拖延了婚期，也不願爲了結婚而失學，因此她極端反對在她未卒業以前結婚，她的玄想是要使她的學業結一個段落，然而那還須待四年以後，當然不能取得對方的同意了。終竟拗不過矢野父母的請求，而擇定了婚期。并且他們還答應婚後仍使黛珈入學的預約。這樣她再沒有抗議的理由了，於是如期的來到哈埠。

真是例外的熱鬧呵！當矢野和黛珈結婚的那一天。矢野的同事很多的爲參加他們的婚禮而請了假，禮堂中擁滿了不整齊的人頭。

—— 四 年 間 ——

這天的黛珈却没有歡欣，沒有榮，她是裝滿了一肚子沒處發洩的氣和恨，因爲那些來賓們毫不客氣的戲謔，真使她不能忍受，她認爲那是對她的不恭，輕視了她的人格。然而今天爲了扮演新娘的角色她實在無法躲避這種有意的侮辱。在氣極的時候，她想走，想罵，但都被送她來的祖母勸阻了，祖母解釋似的說：

「這是免不掉的，誰結婚時都是這樣的，你爺爺娶我的時候比這闊的還寬呢！別又像在家似的發孩子皮氣！」

年 四  
矢野雖也覺得他們戲鬧的的確使人難堪，可是他被絕大的快樂鼓動着，他沒有氣。不過臉上不時的浮起淡淡的紅雲。

間  
老天呢？也宛似在慶祝他們這對幸運兒似的，欣羨的俯瞰着，太陽一起早便探出被埋葬二十多天的頭，天空晴朗的沒有一片雲，這是出乎人們意料的事，昨天夜裡那大雨不是還在傾盆的落着嗎？矢野的父母，矢野的朋友，矢野自己都在幸喜這可愛的天，爲了這却消費了多量助興的酒。

這喜筵一直拖延了三四小時之久，來賓才一個個聲嘶力竭的醉薰薰的散去了。

新婚的夜裡，一對新夫婦憶起了以往凄苦的奮鬥和如今收獲的成功之果，感傷與欣慰往復的衝撞着每人的心孔。他們是整整的談了一個通宵，會酒了不少快樂加雜着悲哀的眼淚。雖然黛珈旅途疲勞，然而，愉快包圍了她，困倦的感覺被遺忘在不知不覺中。

## 二 希望的幻滅

婚後的黛珈，除了渴想着學校的生活和慈愛的故家而外，便什麼希望也沒有了。

她會幾次的要求矢野她去讀書，矢野雖也不願意看他的愛侶失學，然而他們那素無恆產的家境，又怎能攻得起一個學生呢？而況他的母親又十分的反對黛珈的求學。每當矢野向她提起黛珈要讀書的話，她便會說出那永久不變的話語：

「女人家識兩個字就行唄！何必一定要什麼畢業不畢業的，況且已經做了媳婦；做媳婦的人就祇有管理家務是她的職責，還有念書的工夫？我沒念過書也活了這半輩子了……」

「不過，我們從前答應婚後讓她繼續讀書啊！」

「哼！那是口頭上的約言哪，不是沒有立過字據嗎……我也累了幾十年了，也該享點福啦！難道娶了媳婦我還自己去挨累？哈爾濱這地方，女學生還有好的？念什麼書，瞎胡鬧吧啦！你想能學好嗎？學的沒個女人樣兒，我可看不慣！你再想想咱們那來的



那筆錢攻她念書，要不是沒有錢，爲什麼早早讓你扔開書本子去做事，兒子沒好好攻書，却一個媳婦，真是豈有此理！別說沒錢，有錢我也犯不上啊！」

矢野也會和他不說理的媽媽爭辯過幾次，然而老太太却氣個死來活去，結果矢野認了錯，風波才算平息，勝利終歸是老人的。

矢野能把這話向黛珈說嗎？他這時的心是怎樣的爲難呵！而黛珈呢？關於讀書的事時時刻刻的也不能忘掉，天天問矢野，矢野總是這樣回答：

「等等看，現在我們委實沒有多餘的款子，等我一增了薪，馬上就把你送到學校去，好叻，別忙。」

「錢？我自己還有幾個錢，足夠一年的學費，還有這金鐲子，我實在討厭帶它，把它賣掉，再不然的話，祖父還能補助我讀書的費用，爲什麼沒有錢呢？」

黛珈以爲是爲了錢的問題，她說出這末多的辦法來，矢野一定要欣喜的答應她的請求，於是她心在跳躍了，豐潤的臉上掠過一道希冀的彩霞，彷彿她已經入了學校。

矢野急切的答不出一句話來，他的腦汗開始在盪漾，有如春水的漣漪，黛珈用希冀

的眸子貪婪的注視着他臉上爲難的表情，很驚疑的說了：

「怎的，你在想甚麼？還猶豫嗎？爲甚麼不知聲，我不是說過，錢不成問題的嗎？你不願意叫錢上進？我多得多些知識於你並沒有害處？說不定將來會幫助你呢！」

「你不知道，除了錢以外，還有個比錢更難解決的問題呢！」

矢野很費力的說了上面的話，聲依然很溫柔，一支手在撫摸着黛珈的軟髮。黛珈不明白他的話，默想半晌，想不出他所說的那更難解決的問題，於是追問道：

「還有什麼呢？我真想不出。」

「媽媽反對這事呢！你是知道她的皮氣的，爲了保持家庭的和平，你們間的感情，我真不願十分違抗老人的話，並不是我不爲你着想，也不是我的無抵抗，我是總希望着和平解決……」

「你們男人都是這樣的，祇爲自己的幸福計算，而不爲女人的前途着想，多麼卑鄙呀！男人的心……」他再也按捺不住一種壓迫似的用一種激憤的口調又接續着說：「無論如何。我決不肯僅僅爲了老人的反對而犧牲我自己的前途。爲了我們將來的幸

福，我也不能就這樣混混沌沌的活下去，我要努力，我要反抗，我要做一個人，要做一個有爲的女人！」

她說話很急，有時候會使人聽不清她在說什麼，如果門外有人竊聽，一定會疑心她是在和誰吵架。

「我的珈，你不要急，」矢野漲紅了臉，慚愧的說：「無論如何，我也要使你的希望實現，寧肯違抗了父母，你放心吧好了！」

黛珈的心被這愛憐的音波軟化了，她深悔適纔不該用那樣激烈滿含憤怒的話語，那樣沒情感的倔強態度，刺她愛人的心。於是她請罪似的緊緊握着矢野的手，這時兩人又捲入愛的漩渦裡。

時光老人一刻不歇的在飛駛着，在不知覺中他倆已經結婚半載了。這期間僅有半個月短期的別離，那是在蜜月以後黛珈的第一次歸寧。

七個月平順的度過了，而黛珈終未走進學校的門，矢野常常爲了這事和媽媽爭論，黛珈慢慢的也知道了婆婆的頑固，她不再使矢野作難，也不願使他負上違抗母命的罪名

，以後她便不再提起那件事，然而自己的心理，却早有了計劃。

接到祖父的來書，知道老人家在渴望着他唯一的孫女第二次的歸寧。不久她取得了公婆和矢野的同意——其實那是不得已的同意——她便揣着一顆爲興奮過度而跳動的心，匆匆就道了。

一到了故家，便什麼全忘了，慈祥的祖父祖母，愛她的媽媽和唯一的弟弟，他們的愛把痴濃濃得沉醉了，甚至她忘却了三千里外孤獨而溫存的矢野。

這時她想起了爸爸！爸爸死去六年了，不知爲什麼在這六年之中她竟會忘却的那樣干淨，如果不看見弟弟那酷似爸爸的面容，恐怕她什麼時候也不會憶起那黃泉下的親骨肉。

她不是想念爸爸，她是想起爸爸生前對待媽媽那種陌生的情景，和爸爸死時，媽媽患的瘋癲的病症。

「男人總是殘酷的，無情的，而女人爲什麼却如此的痴心呢？爸爸對媽媽那樣的不體貼，而他死了，媽媽却又受到那們大的打擊，假如她沒有她的一雙兒女，那時她也許

要毫無猶疑的跟爸爸走上一條路了呢！直到現在她不是還不能忘去嗎？一提起爸爸，她的眼眶還湧出淚水，多們可憐的媽媽嚟！我的矢野總不至像爸爸那樣吧！是的，他絕不是那樣的男人，我萬分的相信他。」

想到這，她便不禁爲媽媽的遭遇酸心，爲自己的幸福慶幸。因此她更愛媽媽了，她真不願一刻的離開她可憐的媽媽。

她預料要在這裡長久住下去，回到她的母校讀書，在她的心裡書好像比矢野佔的地位更大些。爲了要讀書，她甘願把家庭之樂暫時拋開，使矢野仍度着那孤寂的生活，因爲她覺得精神的愛更超過一切方式的愛。

她現在決定回到母校讀書了，去信偷偷說給了矢野，囑他探詢公婆的意思，並且請他婉轉的替她說情；祇要他們允許她在L省讀書，一切的费用全由祖父負擔。信寄了出去，黛加的心完全回復到兒童時代，她朝夕的憧憬着甜美的學校生活。

然而她突然的病了，嘔吐，腰痛，四肢疲憊，遍體敲着聯珠般的瘡痕。經過大夫診斷以後，祖母和媽媽常常耳語，不過看樣子她們都很快樂，媽媽告訴她那是胃臟有火，

感受點風寒，吃兩劑藥就會好的。

祖父把她的病寫給了她的公公，公公很快的來了一封催歸的信，請祖父派人把黛珈送回靜養，在外面他們不放心，恐怕出什麼差錯。

看了公公的信她才知道她已有了兩個月的身孕，這消息好像睡熟時的霹靂似的震破了她的一切希望！她哭了——絕望的哭了，一切從此完結，希望幻滅了，前途是無涯際的黑暗。她開始詛咒着：

「結婚是女人墜落的路。是女人的陷阱，是埋葬女人的墳墓！」

### 三 初產

黛珈在萬分絕望的當兒，曾有過墜胎的幻想，她商議過矢野，矢野當然不會同情她這種殘忍的手段，勸了她幾次，才把這念頭打消。

從此黛珈健美的體格一天天孱弱下去，炯旺的精神，也漸漸變為頹廢了，以前的愉快的面容，已飛入烏何有之鄉，笑容很少在她的臉上出現。十九歲的黛珈已變得那樣陰

鬱沉默了，是有着什麼心事呢？還是追悼着已逝的青春？

樹葉綠了又黃了，終於離開母枝脫落了，落在光滑的馬路上，落在髒髒的垃圾堆裡，纔而雪花埋葬了落葉，雪花報告着冬天已到。就在這時，那在母懷中哺育了九個月的哈兒要出世了。

那正是子夜，人們都已酣息，路上沒有車子，沒有行人，僅是幾匹無家可歸的流浪狗在露天裡臥着。

矢野匆忙的踏着夜色，冒着風寒，去請約好了的產婆。他慌忙之中，踏着了一匹睡在黑暗處的狗的尾巴，那狂暴的吠起，別的狗聽見同類吠聲，剎那集聚了一羣同矢野拚命的進攻，終於撕破了衣襟才算完事。好在矢野穿的厚，不然恐怕被牠們咬的體無完膚呢！

把產婆接來時，黛珈已經昏過幾次了。在她清醒的時候，她希望是誰把刀子放在她脖子上；或者剖開她的肚皮使她立刻死去。媽媽和婆婆圍坐在她的身旁，以憐愛的音調安慰着她，她緊緊握着媽媽的手，銳利的指甲幾乎挖破媽媽的手背，這樣她覺得能夠減

輕自己的痛苦。婆婆毫無痛癢的譏笑她：

「這都是嬌養慣了喲！沒有受過委屈！其實這又算回怎樣了不起的事。」

「你這個該死的老妖婆呀，真會說風涼話！」黛珈切齒的罵，然而，並沒有罵出口來。矢野被撞到外屋去，他仰臥在沙發上，直視着天花板，黛珈苦痛的哀叫，刺傷了他的心。他此刻後悔當初不該阻止黛珈去墜胎，倘如真的實行了那計劃，雖然那是近乎殘忍的舉動，可是他愛的珈總不會受到如許大的痛苦吧！

他的心劇烈的疼痛着，他急欲進去看看他愛的人兒而分擔些她的痛苦；然而門是牢牢的關着，既推不開，敲又無效，因為他的媽媽不許他看小孩降生，劇說是怕斷了江連。經過了兩小時之後，嬰兒降生了，那呱呱的啼聲，震開了矢野緊閉着的心窗，他聽那聲音是那樣清脆，那樣洪亮，他開始在默想：

「孩子的相貌，像媽媽呢？還是像爸爸？」

一直等到黎明到了，媽媽才出來呼喚他：

「去看看你的姑娘吧！」



媽媽的面部的表情，似乎快樂中帶着幾分失望，矢野莫明起來，他不去追究，心想：

「許是太倦了吧！」便急急奔入產室，黛珈的腹部還是痛，她無力的癱臥在床上，臉色好像剛剛死過一次那樣蒼白，一夜的工夫竟變得如此的憔悴！

「好些嗎？我的珈，真是苦了你……」

矢野握着黛珈還在戰顫的手，這樣慰問。

黛珈見到了矢野，好像受了誰的欺侮的孩子見到媽媽似的，兩行訴苦的酸淚流出已經凹陷的眼角，她祇點了點頭半晌說不出話來。

這時黛珈的媽和那個產婆都已在另個床上。熟了，矢野趁着媽媽沒在眼前的當兒，撫愛的在擦黛珈臉上的淚水。繼而俯下頭去在黛珈的唇上深深的一吻。表示對黛珈的憐愛。黛珈破涕爲笑了，她用下頰指着床尾的寶寶向矢野說：

「你看看小孩，她長的像誰？」

矢野被黛珈的哭泣，遺忘了剛剛出世的小生命，他如夢方醒般掉過頭去。嬰兒已經疲憊的閉着小眼睛睡了，那團團的臉龐兒，菱形的小嘴兒，恰像她的媽媽，雖是個剛降

生的嬰孩，然而那光滑的軟髮，那細長而灣灣的眉毛，却如幾個月的孩子，她的鼻樑很高，眼睛很大，這點像比媽媽要美麗些，矢野不覺驚喜的喊出來：

「啊！珈，多們美的一個孩子喲！她長的太像你了，不過祇是瘦些，過兩天一定會胖起來的。」

「方才剛降生的時候，兩隻小眼睛不住的左右環視，小拳頭直往嘴裏送，看去倒是一個強壯的小東西，可是把她洗完了包上以後，便不再動了，身體像冰的一般涼，僅有一息的呼吸了，媽媽忙把包打開，把她揣在懷裏，慢慢的才甦醒過來，現在，大概是睡了，我看那孩子像似有病……也許是產婆不好。」

「舊式的產婆本來不能信賴，不知道她們斷送多少孩子生命了，偏是媽媽一定要找她，說她好……」

矢野邊說邊把嘴唇貼在孩子的唇上吻着，他確定孩子是有病，因為她的嘴唇連一點溫氣都沒有呢！

第二天，矢野在他的日記上寫着這末一段：

昨夜我的瓏生了一個小女孩。

在平日我是不大喜歡人家的孩子的，猶其是那初生的赤子，但今番却奇怪，當我第一眼看見我的女孩，便熱辣辣的愛上了她，我會不知深淺的狂吻着她和瓏相似的柔嫩的小嘴，我的頭被母親輕輕碰了一下：

「噯！好不知深淺哪，月裡的小孩不許做嘴的呀！」

初產的瓏在一度猛力的掙扎之後，臉頰上已失去兩朵紅雲，她微瞇着眼睛斜靠在枕上，很吃力的呼吸着，沒有喜悅，不，她的喜悅是被疲憊與痛苦包圍了呵！

母親呢？母親拿着苦笑告訴我，她是失望了！爲什麼不給我來個大孫子呢？

她告訴我，當小孩生下的時候，母親會說過這末一句話：

「下次我們可不要了頭了，一個，已經够受啦！」

咳！母親的心胸！你該是把自己的生命都埋葬了，本來早已就埋葬了呵！

x  
x  
x  
x  
x

生來便是個多病的孩子，她的小身體永遠是冰一般的涼，雖然是把她放在壁爐邊烤

着。即便放在爐板上，把皮燒焦了，而她的血肉也絕不會有溫氣的，她是一個冰孩子，是一具僵尸，倘不過有生氣吧了！

兩位媽媽憂鬱着，她們怕她死，雖然她們不喜歡女孩。她們常常背着黛珂耽憂着孩子，說孩子的病恐怕不治。

黛珂看見了那可憐小東西，便忘記了過去的痛苦與疲憊，忘却了一切，她不分晝夜爲孩子而勞瘁，時時的替換孩子的尿布，她不許弛懈一點，惟恐她的寶寶吃屈。可是當有誰在她身旁時，她却像毫不關心似的不理睬孩子，甚至孩子餓了，她也不給奶奶吃，因爲她羞澀，她怕被人家看見了她的乳，怕人家知道她做了媽媽。

有時兩位老太太鬥着不知事的孩子說：

「冰孩子你的媽媽在那呢？」或者當孩子餓了的時候：

「冰孩子餓了嗎？讓你媽媽給你奶奶吃！」

她聽了，臉頰立刻會緋紅起來，她任着孩子哭鬧，掉過臉去假寐着，老太太們曉得這她們曾經有過的羞怯心理，便都走開了。

日子久了，便也習慣下來，黛珈不再感到羞赧了。

「爲什麼女人要生小孩，而男人却不？」這問題時刻縈繞她的心，她想不透是什麼原因。

矢野每天下班歸來，便先來看孩子，孩子一天天的瘦弱下去，矢野的心也隨着孩子的瘦弱而恐懼了，他怕他愛的女兒會死掉，會刺傷他和他的珈的心，這些黛珈全不知道，她是個沒有經驗的媽媽，又怎能觀察出孩子的病來呢？她祇知道孩子涼，那是她自己的寒病遺傳給她了，但孩子每天吃的藥，她相信它有能力把涼氣驅走，所以她依然快愉。當沒有人在時，她便精神百倍的和矢野計劃着怎樣教育她的孩子：

「我們一定要好好的教育她，把她培養成一個偉大的女孩，四歲就送入幼稚園，稍大些，就開始教給她別的小孩所不能得到的智識！我們所懂得的。如果經濟允許的話，我一定多多攻她讀書，要她多得多些新智識；要她成爲一個典型的女性，要她成一個勇敢剛毅，充滿生命力的女性，要她爲我們女界吐一線曙光；要她做我們理想中的女兒！」黛珈起勁的說着，臉上現出了愉快的光芒，矢野嘴在應和着；可是他的心在說：

「恐怕妳的希望祇是一種夢想吧了！那樣一個多病的孩子，還能活幾天？」

六天過去了，兩位老太太鬆了一口氣：

「六天的關口逃過去，不怕啦！」

七天，十二天過了，兩位老太太又鬆了兩口氣：

「唉！不怕了！」

多病的孩子，一直是病了又好，好了又病的活了一個月，滿月的那天，她忽然不吃奶了，小靈魂沉入昏迷的狀態中，黛珈不再把人家送給孩子的禮物，向孩子身上試帶了，一些慶祝滿月的賓客們，誰也沒有看到那滿月的嬰兒；因為她是病得僅有奄奄一息了！黛珈祇守着她垂死的小寶寶，她推她不醒，喚她不動，她猜不出孩子是得的什麼病，賓客散後，矢野父親請來了一個所謂名醫也者，據他說：母親一切病症，完全傳給了孩子，孩子是在病菌的週遭生長起來的，所以已非力人所能治了！

室內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三位老人和矢野知道孩子是沒有一絲希望了，都掛倒了頭。黛珈的臉色比任何人都難看，她偷偷在流淚，淚珠兒掉落在孩子的臉上，衝流到

孩子的眼裡，那昏睡的孩子不反抗，不哭，也不動，猶如在絕望的，靜靜的候着她孩子的死，因為她不再信着藥有治好她寶寶的病的力量了。

她怕她的孩子死去而毀滅了她爲孩子設想着的一切希望，她又願意她的孩子快些死去而實現她沒有孩子時幻想的美夢——讀書或唱詩——這矛盾的思想纏繞着她矛盾的心靈。

孩子的病不好，而她又不死，婆婆開始去求神的保佑，給孩子許願，她說這樣或者能把將滅亡的小生命由死神的手裡奪回來呢！

黛刺不拿任何意見，她像看演戲似的，看着兩位老太太滑稽而無聊的舉動。

但是孩子的病却一天天的沉重起來，方法是想盡了，兩位老太太也失却了主意，要是矢野的父親在家還好，然而孩子滿月以後，他便又回到他服務的×地去了。

在給孩子洗浴的時候，她們開始發覺孩子的脚腫了，而且腫的那樣利害！兩天以後便腫到了腹部！那天早晨她的鼻孔裡，會流出了一滴紫色的血，那是最後的，僅有的一滴血了！

夜裏孩子的眼睛張開了，那兩隻放着掙扎的光向眸子不轉動的直視着，老太太們預料着不到天明就會死去的，她們叫黛珈和矢野到另一張床上去睡，這時的黛珈沒有悲哀，沒有怕，她祇希望她的寶寶趕快死去。

兩位老太太一邊一個的守着孩子，孩子的眼睜得怕人，她們不敢睡，在談着與孩子無關的事。但她們倆傷的心全都擊在孩子的身上呢！

突然孩子猛動一下，接着激烈的尖聲震破了寂靜的夜。黛珈在床上聽着，這聲音直刺入她的耳膜，她的心好像萬千的蛆蟲在無情的啃着，她不能忍耐的雙手塞住耳朵，可是那尖銳的哀音，却由隙縫擠了進去，她一刻都不能安定了，跳下床去，跑到她寶寶的身邊，她不敢看寶寶的苦痛的面龐，閉着眼睛在孩子的臉上深深的一吻，又復跑回自己的床上，她蒙上被頭悲切的哭了。口裡念着：

「永別了，我的小寶寶，永別了，我的小女兒！」

她的哭不是完全爲了痛惜那小生命的滅亡，而大半是在憐惜她寶寶所受的那末大的

苦痛！



尖野被她引得也哭了，他倆的淚混合在一起。

在晨光熹微的時候，那降臨人間三十七天的冰孩子，是停止了尖叫，合上了發光的眼，走向另一個縹緲的世界去了。

黛珈的眼光立刻掠過一道光。被哀悶塞住了的心扉突然敞開了，壓住胸頭的沉重大石融化了，她收住了淚，把紋帳掀開一個隙縫，在偷窺看那具小小的屍體，她看見那在她腹中護養了九個月慢慢成長起來的赤子；她曾經撫愛了一月多的小寶實；曾經吃過她的乳，勞過她的心，給與她比死還大的痛苦的孩子，是剝得赤條條躺在外間的地板上，仍然是那末一副可愛的小面龐，殷紅的小嘴唇，柔嫩而白皙的皮膚，黛珈真不相信她的孩子，就會這樣不變神色的死去的；然而她身旁是放了一捆稻草，一塊蓆頭和一條麻繩，那分明是預備贈送死孩子的禮物呵！那分明是她和家人永別的標記呵！

兩位老太太的臉，深秋的天空一般的淒涼着，陰鬱着，婆婆開始在捆綁孩子，媽媽在用鍋底的黑灰塗抹孩子的臉，她不忍看這摧殘孩子的舉動，把頭縮回被裡！

「爲什麼連一件衣服都不給孩子穿？又爲什麼把臉弄得那樣髒？」

她怎樣也不明白，問矢野，同樣的，矢野更不曉得是什麼原因。

接着她聽見更夫老紀的惋惜的語音：

「這小孩真沒造化，活着有多麼享福，還不當眼珠看待嗎？」

「可不是！二十多年沒有小孩了，好容易盼到這末一個寶貝，雖然是姑娘，可是我們也都很喜歡，活着是一點都屈不着的，這一個多月就花了幾十元錢治病，但是她沒有命，又有什麼辦法呢？先生是能治病治不了命哪！」

婆婆的聲音也很淒楚，黛珈不願聽這些足使她落淚的聲音與話語，她在床上喊！

「媽媽！快叫老紀去把她埋了吧！」

「埋？」婆婆和媽媽同時的發了這末一聲簡短的疑問。

「這孩子太輕了，怪不得不好養！」

老紀把孩子拿了起來在顯量孩子的分量，婆婆囑咐他：

「扔在南崗上，頭朝下，千萬別往窪處扔呵！你來去都別回頭，記住呵！還有很大的關係呢！」

「媽媽！爲什麼不埋起來呢？怎麼還顛朝下，又不給穿衣服，我真不明白！媽媽，到底是怎回事，這樣作踐孩子！」

黛珈帶了哭音大聲的問。

「咳！傻孩子，埋起來不好，那樣你以後生小孩會依然不好養；並且她自己也有罪，把她扔在空場叫野狗撕掉便好了，你以後生孩干便不會死了……你看誰家小孩子給穿衣服，那是偷生鬼，她是問你來討債，你還够數她就走了，你還可憐她嗎？她是要賬的，不是你的孩子呵！」

媽媽顛三倒四的解釋着，她不知道這些話會刺傷她女兒的心。

「她明明是我生的，爲什麼不是我的孩子？什麼叫討債鬼？什麼叫罪？我的血肉培養成的……孩子，爲……什麼去飽狗腹？那正如……把我的肉……割掉……喂狗……一樣……媽媽……你們不……要那樣……殘忍吧！把她埋起來吧……」

「咳！年青的人都不迷信哪！」老紀說

聽見黛珈的悲哀的聲音，慈母之心被感動了，她急急的說：

「喂狗！喂狗！不，不，埋起來！埋起來！好孩子別難過！」

老太太當黛珈的爸爸死後，她會因為受了絕大的刺激患過瘋癲的病。此後她的病雖然好了，可是說話常是顛倒，這次她本想說：「不喂狗！不喂狗！」但急切之中又說反了，引得老紀噗吃一笑。

老紀拿着孩子出門的時候，婆婆還不住的小聲的叮嚀她已經叮嚀過的話。老紀一邊走一邊拿着條頭抽打孩子被席包着的週身，口裏還在罵：

「小冤家，討債鬼！再來砍掉你的腦袋！」

這些聲音雖然很細微，但一聲聲都鑽入黛珈的耳。

「咳！喂大狗囉！」

媽媽又忘了適纔的事，當走進裡屋的時候，長長嘆了一口氣，這樣自語着，等她覺出來的時候，又改了話頭：

「老紀抗着鐵鍬和鋤頭走那麼遠的路已經够累了，到那裡再挖坑，這樣硬的地，不知要怎樣費力呢！回來我們多給他幾個錢！」

「嗯！」婆婆附和着。

她覺得自己很機警，這樣巧妙的話一定能使女兒相信，於是嘴角露出了一絲微笑，向黛珈的婆婆擠了擠眼睛。

現在黛珈是沉在悲痛的冥想裡！她想孩子生時與死時的一切。雖然她幾夜未曾好睡，但冥想緊緊的纏繞着她，她不想睡，也沒有睡。

矢野恐怕黛珈爲了孩子而悲哀，他是請了一天假。然而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起床以後的黛珈一點都沒有悲哀的表示，她忙着整理孩子的一切遺物，爲了這個，大家很快活；同時在暗暗的贊嘆黛珈的剛強。

孩子的死，黛珈並非一點都不動心，並非遺忘得如此的快，她是怕引起別人的難過而把悲哀藏在心裏了！

這天是禮拜六，矢野的父親照例的回來了，在下午五點鐘。他匆忙的走着，進室後他看不出有一點他家裡朝晨會發生過一幕小小的悲劇，因爲家人們都作出快愉樣在吃飯，他看了這情形，以爲他的孫女一定好了，眼前立刻展現出一個微笑的，美麗的，天

真的險，於是急急的走進裡屋，預備看他一禮拜沒見的孫女，然而他滴纔的想像完全錯誤了！床是光光的，連塊尿布都找不到，一團高興頓化清烟，他如失掉財寶似的頹然的坐下去，眼裡充滿了亮晶的液體，祇是沒有流下來。

「大衣怎麼也不脫？」婆婆苦笑着說。

「孩子扔啦？」

「沒有，串門去了！」

他明明知道那是哄小孩的謊話，他也不去理會，祇不耐煩的繃了繃眉頭，接着又莊重的問：

「什麼時候死的？」

「今天天剛亮！」

矢野的父親比別人更愛那孩子，他看那孩子比作自己的生命，也沒有男尊女卑的心理，自己是沒有女兒的，他很願意他有這末個可愛的孫女，來增長家庭的樂趣，因此孩子的死，他的悲痛要勝過別人。

公公的歸來，觸動了黛珈的哀傷，她吃不下飯了，推開碗跑到廚房，爲了不使家人看見她滿眶抑止不住的酸淚，不得已倒了一盆冷水在洗臉，不，在洗淚。兩位老太太和尖野看出了她不是洗臉而是在哭，於是那些鮮美的餛飩子全都留在盤裡了。

黛珈是憶起了孩子滿月頭一天公公歸來的一幕！

那是孩子病重的前夜，公公由外面走來，第一眼便去看他時刻在念的孫女，孩子是醒着在玩，好像懂事似的仰起小脖子注視着床前立着的她的祖父，那從不會笑過的孩子忽然向着祖父微微的笑了，那笑容是那樣天真，那樣美麗，祖父愉快的吻着她的頰，她不掙扎的接受她祖父的吻，那時全室的人都驚叫了！

「啊！孩子會笑了，而且偏偏等祖父回來才笑……」

從那次以後，孩子就再沒笑過，在夢裡都不笑了！公公呢？也再沒一見他的孫女，他是和他疼愛的小孫女剛剛的見過五次面，還在公公的心裡是怎樣的遺憾哪！

黛珈好像忽然覺悟了似的小聲自語道：

「唔！孩子的笑，是和他祖父訣別的笑喲！」

## 四 死

那個慈祥老太太——命途多舛的黛珈的媽媽，爲了女兒的生產，拋了老病的公公，稚幼的兒子，來這三個月了。她會親眼看見孩子的出世，又親眼看見孩子的死亡，在她似乎沒有什麼遺憾了。而公公信上的幾句催歸的話：「數月來余身體異形衰弱，音汝速歸爲余料理身後事，而家中一切瑣事，亦在在需人也……」實在她不能再安然的住下去了，所以她現在是決定要回家去。

黛珈自從生了孩子以後，更深深的體驗了慈母愛子之心是怎樣的深切，是怎樣的不可泯滅。因此使她回憶起兒時所蒙受的慈母之愛和媽媽的辛勞。就是現在，媽媽那無微不至的愛護，不是要勝于朝夕相聚愛她的矢野嗎？如今媽媽突然的離開，又怎能使她不戀戀呢！然而爲了病弱的祖父和弟弟，媽媽的確不能久留，她祇有隨着媽媽去了；可是爲了年關在邇，竟沒取得公婆的同意，終於媽媽含着惜別的淚獨自登車了！

媽媽歸去僅祇六日，祖父病故的電報拍來了。這噩耗給與黛珈比孩子的死大十倍的



悲哀與打擊，她是去了，和祖父見了最後的一面，然而那含笑逝去的祖父，又那裡會知道他天天想見而終未一見的孫女哭倒他尸身之側呢？

兩月的短促時光，經過了兩次骨肉的死亡，黛珊脆弱的心靈，滿負創痕了！他冥想  
着：

「祖父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人，寡母幼弟，懦弱的祖母全賴他的生活，而支撐門戶，他怎能死呢？如今他是永遠的脫離了凡塵，把繁重的担子完全推到了媽媽的肩上。我自己却已有了家，不能分担媽媽的些微辛勞，死之神爲什麼毫無情面的奪去了我那慈藹的祖父而至影響了全家！祖父的死，是怎樣的值得惋惜呵！而孩子呢？她是處處需人的呀，她的死太輕於鴻毛了。」

這樣想着，祖父的音容，祖父的慈愛，時刻的迴旋在她的心中，而孩子的影子却分毫不出現在她的腦際了，其實她早已遺忘了！

春風驅走嚴冬，烈日又烤散了春風，殘秋過去又到了初冬，一年又回復了，黛珊依然囚守家中，她所希望的！讀書，農務——都成泡影；而她不希望的孩子却又降生了。

這是她第二個女兒，多病的黛珈偏又多產；多病的媽媽怎能生出強壯的孩子呢？

孩子的長像和第一個沒有些許的差別，正如學生一般，祇是體溫却比前一個高了，當孩子出生的時候婆婆失望而又忿激的說：

「那個小冤家又回來了！又是個討債鬼！」

因此婆婆不太疼愛這孩子，而黛珈依然是熱烈愛着。可是孩子第六天便病了，和第一個孩子患着同樣的病！她明知那是不治之症，所以她很願孩子早些離開人世，免得受痛苦，多吃那些不能治病的苦藥。

矢野看着孩子快不中用了，他用一個消息，制止黛珈的悲哀：

「珈！寶寶不好你別傷心，咱們是不需要孩子的，孩子會妨害我們光明的前路！她要真的死去，你便可以走到社會上去了，你不是願意當孩子王嗎？現在有個很好的機會老彭的太太不久要臨產，她已決定辭去×校的教職，那末你可以去代替她了。」

「真的嗎？可是我們沒有人力呢！」

「誰還哄你，我已託人說妥了，祇要你願意，滿了月，就可以去，那裡你可以得到

更多的安慰，可以轉變你的生活。」

「那末，快叫她死吧！帶孩子的生活真膩死人！」

她幸喜的幾乎發狂了，她這時唯有希冀孩子速死而完成她第二步的希望，這並非她太殘忍，也並非不愛她的孩子，實在她更甚於孩子！

果然，那識時務的孩子，在第七天的黃昏，像第一個孩子一樣的尖叫起來了。黛珈聽到孩子和死神掙扎的聲音，一些都不感動，一些都不難過，她對孩子真的陌生起來，孩子的尖叫促她煩燥：

「媽媽！她怎還不斷氣？踢她一脚叫她快死吧，我不耐煩聽她的怪聲！」

「什麼話！爲什麼叫她快死？萬一活過來，不是撿條命嗎？」

「不，不，我怕她活轉來，您不知道我找了事了！」

婆婆剛要說話，孩子已經斷氣，她顧不得其他了，急忙跑到院心去喊老紀，這時已是十點多鐘，外面開始在落着銀白色的東西，冬天的風颼颼的悲號，似乎在哀悼這新生的夭折！

黛珈的孩子又將被老紀送走了，但她這次却是異樣的歡躍，什麼悲悽的話語，也不會使她的心痛了。當愛說話的老紀走進來看見孩子的尸身的時候，他禁不住他的嘴，又說出了下面的話

「唔！怎麼又死啦？爲什麼這樣可愛的孩子偏偏不活！多們痛人，孩子的媽媽該怎樣難過呢！生下來幾天就喂了大狗。吃這孩子的狗也够有口福了，我真不忍心叫她飽狗的肚子，太太，還是埋起來吧！」

「不能，不能！你不懂得有說道呢！」

婆婆聽了老紀的一套話，眼睛有些濕潤，她不願他再說下去，催他快些去捋。本來一年之中死掉了兩個小孫女，老太太的心又怎能不難過呢？

然而黛珈却泰然處之，嘴角露着微笑，老紀的話在她聽去，就和妓女對嫖客談情似的染污她的耳，如果老紀不識進退的再往下說，真要受到她的斥責呢！

孩子死去三天了，黛珈也和家人駁辯三天了。她是決定立刻要到學校去度她朝夕憧憬着，思念着的，清高的教學生涯，她忘却了她的產後的未復原的身體，忘却了一切病

痛，忘却了寒冷的天。可是久經世故的公婆，愛她的矢野，羣力阻攔着她：

「你此刻怎能去呢？生產剛剛十天，而且你還在吃着藥，天氣又這般冷，現在就出去教書於你太不利了，要當心你的身子呵！滿了月馬上就叫你去，眼下無論如何也不能放你去的……」

這些關心的話，好像耳邊風似的馬上就消失了，她看公婆和矢野，不是她的親人而是仇敵了，他們的話都是一些不中聽沒有韻節討厭的音樂，反抗性強烈的她，已經堅定了的意志，誰也沒有力量打消的。

終於她勝利了，在一個陰冷的清早，她是被一部人力車拖到了×校，這學校對她並不十分陌生，因為那裡有着她舊日的同學孫遠女士。

她一邁進教員室，心中便揉成了很大的疑團，那屋裏出入的人們，全是她卑視的粉臉紅唇，鬢髮灣眉，高跟皮鞋，漂亮服裝的摩登女郎，要不是孫遠迎她進去，她幾乎要疑心她是誤入了胭脂隊裏呢！看了這情形。不由得想起自身穿的青呢大氅，毛布旗袍，平底皮鞋，不會敷粉的黃臉，和沒抹口紅的枯唇，光而直的髮。這樣太婆的打扮參雜在

她們中間，未免自慚顏污了？

活潑的孫遠依然是那樣的活潑，依然樸素的服裝，所幸還沒有被她們同化。她把黛珈迎進來，便被誰喚走了，拋下黛珈立在那裡，雖然是滿室活人，然而沒有誰讓她坐，因此她還在很客氣的立着。她們的眼光，完全集中在黛珈的身上，眼光中加雜着藐視的成分，黛珈有些備促，她很生氣的迅速的坐下去。

一位女子擺動着花且似的腰肢走過來，那是一張滿着大天的黑臉，香粉幾乎填滿了麻坑，一張紅色的大嘴露出兩行黃金色的牙，她一走過來，一股膩人的香氣闖入黛珈的鼻管，看了看那張麻臉，嗅了嗅那股香氣，甚至要嘔出心來。黛珈十二分討厭她，然而麻臉女士却不害羞的走到黛珈的面前，用斜眼瞧着黛珈黃瘦而稚幼的面龐，像問案的法官似的粗聲說道：

四

「你那學校畢業？做過事嗎？」

年

黛珈聽了這毫不客氣的問語和藐視她的態度，覺得受到了莫大的恥辱，她不能按捺

間

住這氣憤，遂也不客氣的苦笑了一下，她的頭沒有動，眼光射到地上，像對自己說：

「什麼學校也沒畢業，不過念幾天書罷了！並且也沒做什麼事，就連做事的朋友也不曾有過。我完全是個初經世故的小孩子嚟！真不敢和女士對比！」

這分明是氣惱的口吻，麻臉女士似乎發現了奇蹟，不等聽完便掉頭走了。她好像是混蛋，沒有覺得黛珈在生氣，她走到隔壁去，立刻一陣更使黛珈氣憤的話語刺進她的耳。

「嘖！嘖！她不但沒做過事，而且還沒畢業過業，看來什麼也不懂，還來教書呢！真不自量！」

聲音雖是很細微，然而黛珈却很清楚的聽得，隨後便是極嘈雜的話音和訕笑，好像一羣麻雀在爭食，她不再聽見了。

她想要立刻離開這裏，但一想到那天真無邪的小孩子，又感到還有能給與她安慰的事件。

鈴聲響了，一羣摩登教員們都去上課，孫遠從外面跑來告訴黛珈：

「校長一會就來，你須見過校長，然後再去上課。」

散午學了校長才來，校長的裝束更時髦，更華麗，鼻上架着凸面的眼鏡，她的一舉

一動，確是一個軍閥們的姨太太，她來時，教員們正在狂縱的談着，笑着，鬧着，但是校長的高跟鞋一踏進了教員時的門，室內馬上默然了，教員們一個個都肅然站起，校長長校長短的慰問，緊接<sup>着</sup>便是一陣忙亂。校長的狐皮大氅，水獺皮帽很快的掛在衣架上。她的屁股剛落到床<sup>上</sup>，麻臉女士急忙跑過去脫了校長的尊鞋，小心翼翼的放在椅子上，隨後另一個女士便裝來了一袋旱煙，恭恭敬敬的送到校長唇邊，煙桿伸出二尺多長，黛珈心裡恨罵着：

「這羣不知恥的傢伙！真是狗！難道把靈魂也拍賣了嗎？」

校長並沒有看黛珈一眼——許是沒看見——祇顧和圍立在周身的差弁般的教員們談着家常，黛珈一直後到上課的鈴響了，孫遠才把她介紹給校長。黛珈向她鞠了一躬，她沒還禮，連頭都沒動，黛珈覺到這樣一個架子十足的賤女人，真不配受她一躬，她後悔適纔的躬不該鞠的那樣深，而且根本就無需和她講什麼禮節。

校長朱唇微啓了。她的閒話比麻臉女士更詳到；甚至聞到了黛珈的家庭情形，黛珈有些不耐煩瑣，不過校長的聲音倒很柔和，她就不好意思像對麻臉女士那般強硬了，她



很正重的答着一切問話。

「初中還沒有卒業，也沒做過事，一切還望校長指示。」

校長最後說：

「我們校裡的教員是不能曠課的，因為每人教一個班次，誰也不能分身給誰代課的。」黛珈明白了，校長的話是有深意的，她是看出了黛珈身體的孱弱，不能耐勞。怕她累病了請假，是的，黛珈的一雙幽默的眼睛，貧血的臉和唇，不是充分的告示以人們她的軟弱了嗎？黛珈知道下面還有沒好說出的話：

「就是病了也得支持着上課，你核計着，如果能不請一天假，便在這裏，否則，就請回去！」

「沒有特殊的原因，我是不請假的。」

「那好吧！明天到十五級代課吧！試試看。」

經過孫遠的解釋，她才知道十五級不是老彭太太的遺缺，而是校長姪女靜淑教的那班。據說她是和校長嘔氣走了，讓黛珈去代理，說不定將來她會回來的，那時，黛珈當

然要被淘汰了！

這天黛珈失望的裝了一肚子說不出來的悶氣回家去，家並沒露出不高興的態度來。第二天她到學校授課了，那些天真的孩子們見了她都很快樂，但他們是把快樂隱藏在心裡了，因為校長是在旁邊監視着。

學生都是些聰明的孩子，然而她們對於算術一科，却是異常魯笨，譬如她們常常寫成  $20 + 1$ 、加法往往弄成減法。這不能怪學生魯笨，實在是教授的疏忽和不周詳，教員是不能辭其咎的。

黛珈很熱心努力校正，十幾天的工夫，竟獲了很大的成績，然而黛珈却再不能支持了，胸腔刺痛，兩腿腫脹，頭昏昏然，面色更憔悴了，她雖已來校十天，而一般同寅們還是和她那樣陌生，下了課，她一邁進教員室，真如走入坟墓一樣，孫蓮在屋還好，然而孫蓮是好動的又兼是體育教員，她永遠是忙着，下了課便領着學生做種種的遊戲，因此黛珈很少有和她談話的機會，這樣，她更感到無趣了，一般天真的兒童們，也不會安慰了她苦悶的心情。

午間校長說：

「靜淑真是個小孩子，儘耍皮氣，昨天來信又願意回來了！」

「那末校長就叫她回來吧！我們還怪想她呢！」

善於獻媚的教員們同聲慫恿着。校長因為黛珈在旁，沒出聲，但是她已默許了。

學校是她自家的，這點小事，還用徵求別人的同意嗎？雖然靜淑是高小卒業，然而她總比沒有門徑，不會溜鬚的黛珈佔的勢力大呵，校長說的話不過給黛珈聽罷了。

散學的時候，黛珈例外的沒有走，她把孫遠約到學校的操場上，孫遠問她：

「很累吧！這幾天你太辛苦了，一個虛弱的人！」

「是的，我真有些不能幹下去了！」

「怎的，感不到興趣嗎？」

「我是病了，需要休養，同時這學校也的確使我感不到興趣，祇有苦惱，那樣官僚式的校長；那樣蝴蝶般的同事，我真不願插足她們的羣中……你不覺得厭倦嗎？」

「怎麼不厭倦，初來時真是一天也不願幹，然而爲了一家的生活，不得不忍耐呀！」

真的我一見了她們，立刻會生出離開這裡的決心，可是現在被一羣兒童們戀住了！」

「看來這真不是個奧妙，我真沒想到學校裡會有這種現象。」

「是呵！別的學校還好，這學校的校長真不配辦教育，祇是做姨太太，做男人玩物的材料，不過她的門子硬，誰能奈何她；三節還得給她送禮，納貢，溜她的大鬚，不然飯碗就保持不住。」

「什麼，送禮？」

「可不是！那個不送禮，那個就有停職的危險，可是我却那樣做，我們賣勞力不能賣人格，有一次她要裁我，學生們羣起挽留，把她捲了，她也無可奈何我？」

「啊！神聖教育呀！如此而已！」

黛珈長嘆了一聲，別了孫遠，第二天校長接到了一封「正中下懷」的信

校長先生：

珈體質素弱，不耐煩勞，而學淺才疏，對於教育事業，猶稱門外漢，爲兒童前途計，願辭去教職，靜養殘軀，深修學業，一俟病體復原，學有成就，再出而致力

教育。至珊所遺缺，請本先生及諸同寅之意，仍委令姪女接充，是所切盼。

黛珈×月×日

黛珈澈底的失望了，第一步希望已經破滅的再沒有挽轉的餘地，而第二步希望又使她如此的灰心，將更有什麼是她的出路？她沒有嘩啦啦的畢業証書，沒有有勢力的親友，沒有溜鬚拍馬的逢迎技術，無疑的是要被現社會淘汰的呀！何況她又沒有超人的才能呢？

如今，憂煩與絕望在緊緊的圍襲着她，她永遠是憂鬱着，憂鬱着，尖野的體貼與安慰是不中用了。有時他想：「除了自殺而外，再沒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解除這一切憾事了，但她終是還有所眷戀哪！她眷戀着尖野，眷戀着媽媽，更眷戀着一部份人類。」

「我不能這樣懦弱的活下去，我有我的責任，對人類，是我必須盡些應盡的責任！……」她也有時這樣自慰着。

困了心情的不愉快，本來已經忘掉了的兩個孩子的影兒，當午夜醒來，也會不期然的映現在她的腦際。

## 五 多產的媽媽

這年的雨水和黛珈結婚時的秋雨一般的多，人們無法制止它，終於江水衝開了江堤，蔓延到陸上，全市頓成了澤國。這水災帶來了絕大的恐慌，無數的死亡。黛珈家也被江水吞沒了，就在這時，黛珈的懷中又有了小寶寶。

在第二個女兒死却以後，她也曾吃了很多的苦藥。然而她的病已經有了三年的歷史了，三年的樹可以種下很深的根，三年的病，同樣的也種下很深的根了！祇治皮毛的藥決不會治好有着深根的病痛的；而且她並沒繼續着調治，起先公婆爲了要她生一個強壯的小孩，也會很在意的爲她請名醫，爲她化費很多的錢買藥，可是日子久了，便都疎忽下去，病不在自己身上，誰又會體驗出病的滋味呢？

因此黛珈的病仍未痊癒，而她懷中的胎兒，依舊免不掉受到病菌的傳染。

一九三三年的三月中旬，黛珈又生產了。在黛珈懷孕的十個月中，公婆天天在期待着，要期待着給她給生個肥壯的大孫子！她們是怕極了再生那病弱的小孩了。

但是，恰恰違反了他們的願望，黛珂却又生了個病弱的女孩。

這孩子的命運，猶其不幸，像早已註定了似的，她出生是在黎明之前三點半鐘，附近沒有接生的大夫，在着急的當兒，便把同院的不會生育過的朱老婆請了過來，胡亂辦完了一切接生手續，因此孩子下來便病了，要不是矢野急忙買藥給孩子吃下，恐怕立刻就斷了生命呢！

七天之內，孩子病過兩次，幸喜全好了，然而第八天脚和腿肚又腫了，一家人復又被包圍在恐怖的情緒中。這女孩的來，雖然沒給矢野的父母很大的喜悅，可是他們也並不厭惡，仍然願意她健康的活着，他們拿着「寥勝於無」的想頭來安慰自己。婆婆看着孩子病了，便決絕的說：

「這個孩子長的更可愛，身體一點也不涼了，要是找個名醫來治，她是不會死的，這回我認着多化錢給她治病，也不能眼看她病死的，像第二個孩子的時候。」

說了，便跑去請來一位有名的小兒科女大夫，這大夫可真神氣呵！來去須要坐汽車否則不出診，爲了治好孩子的病，素日節儉的老太太，竟也無可如何，每天是犧牲三元

專費，爲她的孫女。

十天的光陰，匆匆過去了，孩子的嫩肉上挨了三次殘酷的針刺，據大夫說那是清血劑，打上了可以消腫，但是並沒有那樣神效，孩下的病沒有好，大夫却騙去了許多來之不易的金錢。

孩子的病一減輕了些，年青的媽媽又如生第一個女兒時一樣的憧憬起將來寶寶的教養了。

她很有把握的深信死神絕不會那樣的殘暴再奪去她第三個寶寶，她整天睜着眼做着美夢，不嫌煩瑣的幻想着，就連將來送她女兒入什麼學校都在她腦中預約好了。

接着便想到寶寶的衣服，四季的樣式，料子，有時竟犧牲了睡眠爲的女兒設想着將來的一切。

但那短命的孩子，白白費掉了媽媽幾許心血，她竟毫無留戀的死去了，死在萬物復甦的春風裡！

死小孩在黛迦已經是司空見慣了，當然是極平凡的事件，可是年青的媽媽的心胸！



却受了相當創擊呢！做過三次媽媽的黛珈，已深深的體會到偉大的母性之愛了！

黛珈畢竟是一個剛毅的女性，雖然當孩子臨別的剎那，她不能忍痛的要哭，要傷心，可是過後要沒人引起她的悲哀時，她便泰然的若無其事了。

多感的葉女——她的好友——聽說小孩又死掉，她十分哀悼的說：

「真真太可惜，那麼三個好孩子，怎樣一個也不活？不痛死人嗎？老天確是殘酷傢伙！」

她說到這，眼眶已經濕潤了，她好像比當事者的黛珈更好感動，而黛珈卻沒有流淚，她把要流出的淚吞到肚裡去。沉默了一忽葉女士又繼續說：

「嗚！三個總共活了兩個月，還不如像我似的根本就沒有好過，白白的遭了許多痛苦，把身子都弄得虛弱了，想起來，我真要替你傷心。」

她忽然覺這話會使黛珈已平復的傷痕發痛，於是又轉了話鋒勸慰道：

「你還是要好好保養身體，治治病，不要難過，小孩子既然沒有命，早早死了倒好，要是會玩會哄人時候死，更心痛人了……」

她還要說下去，一抬頭看見黛珈在用手怕擦淚，她才趕快的收了話。

本來黛珈已經不再想起死去的孩子了，而葉女士的最後幾句安慰的話却使他落了淚，不知什麼緣故，什麼言語也不能引出她的淚水，而偏怕善意的安慰。

x

x

x

x

現在她想起這三幕小小的悲劇，如煙般的纏綿，當時的情景，再不會映現在她健忘的腦裡了。

然而，四年的韶光，如此的虛度過去，是不能不使她追悼的。

——一九三四，六。——



蚌

梅

娘

## 梅娘介紹

她的原名孫德芳，出身學校爲吉林女師，一九三六年，學生時代的小姐集出版，頗爲當時文壇所重視。後與同道中的系巳先生結褵，創作熱達最高潮點，作品刊載於大同報的有最後的求診者，六月的夜風等篇，散文有變遷，雨中，雞，夢，雨及紡織娘等，一九四〇年，短篇選集第二代由文叢刊行會出版問世，由小姐集到第二代，顯然的可以看出她的嶄新的前進意識，小姐集是描寫某階段的溫室的情感，而第二代則是浸透了時代氣息的呼喚。

一九三八年去日本，後移居故都北京，離開滿洲以後的作品，有中篇的魚，蚌，蟹等，相繼發表於各雜誌上，爲一前進的女作家。

潮把她擲在灘上

乾晒着，

她！

忍耐不了——

才一開殼

肉仁就被啄去了

### 一葉驚聞天下秋

「再玩一會吧！麗，不是還早嗎？」倚着樹幹的琦這樣說着。

「不！我要回家了，弟弟們等着我吃晚飯。」椅中的梅麗捲着膝上的手帕，愠怒了似的。

蚌

「就是回去，我送你去不也行嗎？」稍密地，琦從樹上抽出來握着枝椏的雙手。

「哥，讓我一人回去吧！今天……」抬起了臉，梅麗溼漉漉地。

「今天，今天怎麼就不要哥了呢？」琦過來，俯下了頭，臉輕輕地靠在梅麗底髮

蚌

系已

上。

「哥！別問，讓我一人回去吧！哥不是聽我話嗎？」梅麗斜過臉來，半命令地握起來琦底双手。

「好，我聽你，可是還要等五分鐘。」琦再次把臉俯在那梳得很整齊的髮上。

突然，一棵石子嬉戲地從頂上的樹枝間掠過去。

兩人同時立起身來。

夕陽已經退到忠魂碑的背後去了，透過繁密的小榆樹，異國姑娘底五顏六色的長袖正飄浮在黑的禮服之間，一個戴小小白帽子的男孩在俯身拾取着石塊。

伴着孩子底大人，在微笑着講論什麼。

二次孩子舉起來握着石塊的手，嘴裏笑着歪着。

兩人互相望了一眼，梅麗嚙着自己底下唇暫時地沉默。風搖着葉兒響。

「那麼，我走吧！」梅麗歪着琦底臉。

琦拉起來梅麗底手，憤怒地回過頭去。

白帽的孩子已經隨着大人走去，孩子挺着小小的身子，驕傲地邁着大步。

一枚黃了尖的葉子悄聲落在梅麗底髮上，摘下了黃髮梅麗不安地轉動手中的綉包。

「哥，你也回去吧！晚上涼，你穿了那麼一點衣服。」

「唔！」琦點了點頭，接着長長地吁出一口氣來，「那今天我們不再見了？」

「哥！」梅麗深情地「不見吧！明天早上早一點。」

「什麼時候出來啊？」

「六點吧！」

「好的，六點來，上我那兒吃早飯，再一塊上班去。」

琦又握起了梅麗底雙手。

### 波

### 蚌

轉過了隱在樹後的小丘，梅麗再次地窺探着方才坐着的椅子，那兒已經空無所有了，夕陽的淡光無力地從椅角上斜照下來。

下意識地停著了脚步。



「回家嗎？」

「回家去作什麼呢？」

「不回家爲什麼一定要攆琦走呢？」

今天娘說是回來的，娘回來看見下班不回家又免不了囉嗦，囉嗦由她好了，爲什麼怕聽她囉嗦呢。

但心裏却終極強地，夢似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到河邊，暝色穿過了柳叢撲在臉上，河中人少了，游艇已大半繫在了小小的船塢上。

梅麗惘惘地揀了一隻空椅子坐下來。

心裏空空地，一時彷彿連思索都停止了，用手托着腮，目光直射入水中去。

水像鏡子似的，燈的光不動地站在水上。

「琦該到公廨了，不，也許去喝酒，他是不喝酒的，去吃茶，去吃女招待，白天班上被逼着作了不愛作的工作，心一定難過着，爲什麼我不多和他在一起玩一會呢？我們

不是彼此的最大的安慰嗎？就爲怕娘說，也就爲怕娘說，就把他給攆回去你這懦怯的東西！」

不想，但恩潮總不能從琦的身上拉開去。

有微風了，燈光金蛇似地閃爍在水上。

一對薰亂暴地激着水，撐到梅麗底眼前來。突然一陣冰冷的水珠潑在襪衫下的腿上，接着一陣哄笑梅麗迅速地抬起頭來。

白艇上四個黃色的兵士，兵士們醉紅着臉。艇後的一個用着可美的生硬的音調，唱着不完整的：「我是二八八的滿洲姑娘」

握着槳的大聲地喊起了姑娘。

一驚，梅麗拉直了衣裳，急急地走出了池畔，艇上的人歪斜地唱着，水在艇後不安地跳動着，激起了圈圍的水波。

### 兩小無猜

快走近園門，梅麗下意識地從一個最僻靜的樹叢中穿行着。

樹枝不時地從頂上拂過，葉間發着索索的響聲，暝色中的淡黃的燈光從葉隙間透了過來，葉兒在地上擺着黑的影。

不遠的前面，黑影濃重，且搖擺着，梅麗把停在鞋尖上的眼睛抬了起來。

是兩個人，正在珍珠梅的樹下揀着落下來的白圓的小小的花。

放輕了腳步，梅麗隱藏着自己，她不願由自己加給別人以驚擾。

但再次抬頭後，她在花叢後蹲下了，把眼光從花隙間送出去。

那對着她穿了條格子布襯衫的是十六歲的生得美麗的小五。

女孩子穿着白衣青裙的女校制服，短短的頭髮斜披過來半遮着臉。

兩人搜集着小的花，在地上擺着字，五的腳邊有半個字擺成了，是一個女字旁的什

麼。

兩人都不出聲，熱心地往一塊聚攏着殘花，女的不時從花堆中揀出過於萎黃的來。

梅麗撫着自己底胸，恬甜的氣絮沁沁地襲進胸來，梅麗無緣由地半閉起來自己底眼

睛。

「六點半了，我要回家了，回頭媽媽又說。」女孩子抬起了頭，手按在拿着花的五底手上，腕上的方錶，針正疊在五和六的中間。

「那……」五睜起了自己的大眼睛。

「明天見！」女孩子拿起了那隻握着花的手按在自己底嘴上親了親，立刻遮了臉迅速地跑出樹叢去。

五依舊蹲着，微笑地目送着跑去的背影把那隻被親過的手慢慢地送向嘴邊來。梅拆斷了一根小枝，一個小小的爆音迸了出來。

五立刻臉紅紅地站起來，手背向身後去。

「五！」梅笑呼着

「啊！是你，四姐！」五安心地呼出一口氣來。

家

又有人來打牌了，二姨娘底屋子裏燈燭輝煌，笑語紛然地。一有人在二姨娘底屋裏

打牌，娘更該沒好氣，等着挨說吧！

轉過了屏門的梅麗和五，望着正房中的燈燭輝煌，不禁互相歎了一眼，五不安地伸了伸舌頭。

悄悄地走着花磚的甬道，梅麗竭力地放輕了穿着皮鞋的雙腳，五悄悄地吧兩隻鞋全脫了去。

轉過了正房中的最西邊的娘的屋子時，五輕輕地把臉貼在玻璃上。

娘底窗上已經放下了紫呢的窗帷，五底臉貼在一線的帷縫上。

五在招着手，梅麗也把身子湊近去。

娘底屋中點着一隻小小的燈，那位上管天下管地的白公館中的管事的福叔，正把臉貼在娘底耳朵上，娘不時地點着頭，顯然兩人又在商酌着什麼了。

梅麗底心不自禁地往下一沉。

最近家裏層出的風波，多半是福叔搗的鬼，原本就不大和睦的家裏，最近因為房子的被沒收，糧食的被統制，已經鬧得一塌胡塗，再加上這位先生左右一討好，人們互相

地仇恨起來，簡直沒有一天不吵架的時候。一吵，大人們心不順，孩子們就更倒霉了，原來挺好的事就許挨說，原來爲大人們不齒的事情就更不能混過去了。

誰「呀！」地聲推開了客廳的門。兩人同時地轉過了房角。

步聲直向東廂房走去，許正是娘姨爲打牌的太太們取茶去，兩人再輕輕的探出頭來。

對面，一個人蹣跚着腳直奔着娘底窗戶，那是纖細的三嬉。

梅麗悄悄地扯着五。

轉過了正房，通過了去後院的月亮門。梅麗拉起了五底手。

「五！回你屋去吧！我還要點什麼。」

姊弟們分進三間廂房的東西屋。

長 兄

「好妹妹！再叫我抽一回，就今天一回，再也不麻煩你還不行……你看。」

大哥左一個右一個地向把着門口的梅麗鞠着躬，一邊捏着一隻袖子在哀求着。

「總是這一回，一百個一回了，老上我這兒來。回頭不管娘不管是大嫂看見了。又都是我不對！好像我。」

「不能，沒那事，娘才不勞動腳步上這大後院來，大嫂！嗔，管她，憑我白大少害能怕老婆……」

「別這會背地嘴硬，人家一瞪眼跪都跪不及呢，說娘不來，娘萬一要來了呢。」

「來就來，老太太架不着磨，一磨就沒事，我肚痛還不許我抽口麼？爸爸還一點病沒有呢，整天躺着抽，還攆姨太太，我，我這單抽一口，說不定隔幾天才這麼一回，這算什麼呢！」

「你不是爸爸嗎？反正我不叫你在屋抽！」梅麗索性把整個背都靠在門上。

「別生氣，我走，誰叫我沒攆着好妹妹呢。」大哥死了心地回轉了身子。

「梅麗，快瞧，那個姑娘是來找你的吧！」大哥一臉正經地指着窗外。

「是麼？」梅麗揚起臉來。

身子驀地被撞得一歪，大哥已經兩步併一步地跑向床前去。

「缺德！」梅用力地拽着已經躺下了的大哥，大哥只嬉々地賴在床上。

「就一回，就這一回！」大哥用力地點着頭。

梅麗堵着氣坐到窗前去。

「嚶！」地，一根洋火劃着了，床上亮起了一盞小小的燈，燈花軟弱地跳動着，大哥拾起來一根鐵質的長針。

撥動着，挑剔着，燈光逐漸明亮起來，於是在床前的衣櫃的大鏡子中，在櫃旁的沙發的木框裏、在遠在窗前的書桌的漆邊裏，都有一棵淡黃的光燄在跳動着。

大哥開始從一個小小的漆罐中挑着稀薄的煙膏，在小小的燈上燒烤着，轉動着。

鴉片的異樣的香味立刻瀰漫在室內。

「唉！大煙也不像從前了，一般難聞的味，這還是上等的官煙，四毛錢一份，還真不如私土好，味也好也賤，等多會我有錢了，也像老太爺似地，一買買他個三十兩五十兩，存着，抽着痛快，也省得受賣煙人的氣。」大哥嘆息着抽出袖筒中的竹製的煙槍



來。

「這煙槍也不帶勁，一抽只漏氣，還得是象牙的，拿着也光滑」。

「就有心研究這個，可惜你還是大學生呢」。

梅麗輕蔑地撇着嘴，過去扶正了書桌旁的花架上的水仙。「不研究這個研究什麼？

這叫各有一好，你整天看小說也不比我這個高明」。

大哥爭辯着，把裝好了煙泡的槍一下塞進嘴裏。

「滋滋！」大哥底鼻下爬出兩條青龍，白煙籠罩着臉。

「挺大的個子，幹點什麼不好，單弄這個，還得背東背西的」。

「你說我幹什麼去？作官，我沒在陸士畢業，作事，頂多作個股長，還得受夾板

氣。上得侍候長官，下得對付咱們同寅，一月拿個百十塊錢，什麼都不够，研究學問，比咱們聰明的人多的多，顯不出來咱們，作苦工又沒長那膀子氣力。」

大哥說，滾動手中的煙泡。

「所以，這不是家裏還有一點東西嗎？誰說是房子叫收買，買賣不叫大作，可也不

算沒飯吃，湊合着過吧！對付着吃點，喝點，抽點，抽足了兩眼一閉，也自是一番舒服滋味，人活着不就是爲舒服嗎？」

「什麼舒服，兩眼一閉，離死不遠了」。梅麗拋開了手中的書。

「離死不遠不要緊，倒死時候再說」。大哥真的兩眼一閉，假寐起來。

梅麗厭惡地皺起了眉頭，她想狠狠地照那蒼白的臉上捶一拳頭才痛快。但她不能，那是同父異母的哥哥，那是她娘的乖兒子，那是這個家未來的撐天柱。

「梅麗！」大哥半睜着眼睛「剛才四弟來找你沒！」

「找我作甚麼」。

「找你借錢！」

「我那有錢」。梅麗挺直了半躺的沙發上的身子。手中的書攤在膝上。「他要錢幹什麼用」。

蚌

「捧書姐去，幾個同學一塊，其中有一個姓安的朝鮮人，爸爸是警察廳的什麼長」。

「娘怎麼不管？」

「娘不是不管，一來怕管緊了驚着兒子，二來想有事的時候借那位姓安的同学一點光，不敢得罪人家，四弟就拿着這點事當把柄，不知道賺了老太太多少錢去了呢」。大哥說着，語調在錢字那一頓。

「梅麗，湊合着借我幾元，正趕上手緊，老太太又心不順，等明兒來錢加倍還你」大哥坐起來，收拾着自己底煙具。

「沒有，一月三十元，除了車錢，午飯錢，騰不了兩個半子，你們還都彷彿我是財主是的，其實你們那位少爺手裏不比我數餘」。梅麗擲了手中的書照着鏡子，用手梳攏着頭髮。

「不是那麼說，梅麗，」大哥稍空地「這幾天到月的房錢都沒要上來，房戶你推我推地都不肯給，比你有錢的人是多，可是我沒法張嘴，爸那有存款摺一拿，別說幾元，幾百也不要緊。可是頭一個二姨就捨不出來，二姨那有，二姨連話都不跟我說，我還去借錢。三姨也有，嚇，那眼珠子一轉，借不來錢湊巧就許挨頓指桑說柳的排喧，再，再

就是你大嫂了，你大嫂你還不知道，人家從娘家帶來的，我這樣男子漢大丈夫不能掙錢給她，他還有臉再去要，所以……」

「別繞灣子，知道我剛發薪。留着我一個人花都不痛快，我不是家裏供的念書嗎？那掙錢就該給家花，你是代表，給你，都拿去。」

梅麗拉開床前小櫃的抽屜，把抽屜中零放着的錢，嘩地往桌上一倒。

「瞧這皮氣，本來你掙的錢該交給家，你別覺着……」

煙具揣在懷裏，順手摸起來一張五元的紙幣，大哥羞怒着臉，轉身走向門兒去。到門口，望着背轉着臉的梅麗，不自然地笑着說。

「別生氣，四小姐，明天連上月的一塊還你。」

「隨你」

梅麗向着牆，手按在翕動的胸上。

晴

空

「雯姐！你又瘦了。臉上也不擦點紅，跟個病鬼似的。」扶着雯底頭，梅麗關切地。  
「反正離死不遠了！病鬼就病鬼吧！」雯把頭貼在梅麗底胸上，臉陰鬱的。

「又說死不死的話，沒有二十來歲的人死不離嘴的。」

「你當然不說了，要愛有溫存的哥。回家，有顛々の沙發一坐，上班，同事們捧風似的。咱們，吃一口得自己作去，作件衣裳先打算打算錢，上班，別人拿你當老嫗，不死幹什麼去呀！是不是，雯姐。」坐在沙發上的愛談諧的秀文溜了雯一眼半正經地說：  
「你也這麼說我，我啞吧吃黃連，苦——自個知道。來雯姐，別聽她的，我給你擦臉，這麼好的天，咱們划船去，回頭，我請你們吃晚飯。」

梅麗望着外面水一樣的藍天，把臉貼着雯底臉。

「雯姐！放開點想，這社會原不是給女人預算的，原來還可以希望讀書，作事，現在連那樣一點小希望都沒有了，讀書去，一天六點鐘功課有三點鐘家事，作事，女人是低能的，只醞茶水，一天八點鐘兩手不閒着，給你一塊錢還覺得太多。可是我們已經不幸運的了，我們有一個能感到苦悶的心，若是所有的女人都感到這樣苦悶，那我們就

有救了，不是嗎？雯姐。」

梅麗把臉從坐着的雯的肩上送過去，眼睛熱情地閃爍着。

「是的，梅麗。」坐在粧台前的雯回過身來抱着站着的梅麗。

「可是……」

「不說可是，雯姐，什麼都不怕，忘了在學校打籃球時你是衝鋒衝得最猛的一個嗎？」

「這可不比打籃球，拿誰當敵手，拿男人嗎？人高馬大的那可衝不了」秀文咯咯地笑了出來。

「饒罷，雯姐不理她，來，我跟你擦臉，擦完了，出去，繞個圈划划船的這樣自由我們總還有吧！」

梅麗打開了粉盒，拿出淡黃的粉撲來。

「雯姐，倩和蘭怎麼沒來？」

「看真去了，真他們昨天又打了架，真要強，受了委曲不肯跟人說，那才真叫啞吧

吃黃蓮呢。」

秀文也湊過來，看着鏡中的自己衣臉。

「戀愛的時候不看你選擇，結婚頭幾天新鮮的，過幾天發覺滿不是那麼一回事，於是就吵於是男人出去荒唐去，左右女人受罪。」雯又皺起了双眉。

「我看就是人嘴缺德，兩人剛認識，一塊走一次，別人就不得了，彷彿要把兩人說得如何如何就對不起誰似的。結果，兩人想不好也不行，就那樣馬馬虎虎。這好，絕不會迷路，一條道，見面——愛——結婚。」

秀文苦笑着瞧着雯和梅麗底臉。

「真自己呢？」

「真有什麼辦法呢，除了離婚，離婚是那樣容易的事嗎！而且肚裏的孩子怎麼處置呢？帶了大肚子去找職業，誰用？回家原來跟家裏鬧翻了，還怎麼回去。不受着委曲，就得等着餓死。」

秀文再投身於沙發中，頭俯下去望着舖在地上的油漆布的花紋。

三人都沉默着，貞底秀麗的臉從這一個心上爬向那一個底。

「你們怎樣呢？」

半晌，秀文望着梅麗底臉。

「我們？」梅麗長吁着，「我們也一樣，認識了，愛了，就差沒結婚，將來也好不了。」

梅麗慢慢地垂下了頭。

## 母 訓

「說什麼都是白說，你也那麼大了，自己想一想吧！家現在落到這個樣，你爸爸就會騙到床上抽，什麼也不管。你二叔澡塘子裏一坐，二東家一份，說東別人不敢說西，錢使多少也沒人問，饒這樣還只賺澡塘子賠錢，你三叔，外頭混着，差事不好一個月也是二百來塊，你爸倒是幹過好事，掙過大錢，那不是都置辦產業了，手裏敷餘幾個，還不够供那個小狐狸精的。歸總，就是咱們娘幾個受罪，你是明白孩子，不是不是娘……」



娘噙了口吐沫，拿起了煙碟中燃着的半隻香煙，臉凜然地。

梅麗斜倚在擺在門口的長條案上，在屋中紫紅硬木傢俱的照射裏，她底臉蒼白着。

「昨天你福叔出去要房錢，好幾家大份的都不肯給，說是在社會裏作事就是幫咱們大夥的忙，所以房錢不能一五一十地算，話又說得含混，再要，就許麻煩，這月眼瞧着就少了五百塊錢的進項。燒鍋，糧囤昨天給貼封條了，存糧不許賣，都得歸組合，是不是一點活路都沒有啦，我們這股花銷又大，你大哥身體太弱不能作事去，小四小五上學又是一筆錢，你愛上學校，娘知道，知道也是沒法子，錢難辦，不然，念書還不好嗎？」

娘噙去了煙上的灰燼，掃視着梅麗底臉。

梅麗只無言地垂着頭。

「我在中間這樣的爲難，你二嬸們還以爲我這個當家的撈錢，今個罵，明個吵。要分家分吧！反正分也是三一三十一，誰也多拿不了。若是真能分家，我倒也淨心，就是你叫，儘記着，二十來歲還沒個主，知道的人都知道你淨在外邊念書了，不知道的還以

爲是我這作娘的，不是親姑娘就不管哪。」

話落在主題上，梅麗覺得心往下一沉。

「還有，雖說這年頭興自個找主，可是咱們可不能作那種丟臉的事。叫別人說起來，都說白參議的姑娘跟個野小子瞎跑，那種丟臉的事，你爸可是不能答應，你在外頭：

」

梅麗驟然地紅上双頰，心猛烈地跳了起來。頭更低了，她沒勇氣去對着娘底臉。

娘噙了一下煙灰。

「你在外頭可得樣樣小心，現在人心太壞，稍微什麼一點，毀了自個不說連家裏的名聲也糟塌了，你……」

梅麗底心稍微安定了一點，她試着抬起她底頭。

「前天朱家又來信了，我看那位少爺倒真不錯，而且朱家老太爺和你爸又是多年的交情，財是財，勢是勢，你爸也有這種意思，並且想借着你定親的機會也搬到天津去，省得在這挨警受氣。」

再抽一隻煙來，娘眼瞧着梅麗，手無方向地摸索着洋火。

梅麗強壓下心跳，竭力作着不動聲色的臉，過去爲娘點燃了煙。

娘再仔細地瞧着梅麗底臉，顯然地，她是想從那臉上搜尋出一些什麼來。

梅麗底心惶亂着，她覺得手指有一點發顫了，他試想做點什麼來遮飾自己，但娘底屋中除了娘就只有那些威嚴的家俱了。她無奈地把眼睛滑行在那長長的條案上。

娘慢々地吁出口氣來。

「我想，你也不會有什麼不願意，你和朱少爺也沒少見過面，彼此都知道，將來過門了娘家也跟你，什麼事也警悶不住，這不強似自個在外面找個不知根不知底的人嗎？」

「我……」

梅麗抬起了半面臉，要說什麼。

「稅局子也不用去了，朱家這幾天就來人，那幾十塊錢掙不掙不算什麼，你沒零錢我給你。」



蚌

「噫！又歪人，不是沒法子嗎？哥，我……」梅麗底話頓了頓「我以後也許不能上班了。」

「爲什麼？」琦驚慌地坐直了身子，捧過來梅麗底臉。

「娘不答應，娘不叫我作了。」

「爲什麼？」

「他們要給我定婚。」梅麗委曲地把臉埋在琦底懷裏。

「那你呢？」琦急々地問

「我……我不知道。」

「那麼，麗，我們走吧！何必一定要在這住呢？」琦輕々地撫着梅麗底頭髮。

「走到什麼地方去呢？天津，北京，甚至於再遠一點的上海，南京，走到那兒還不

是一樣呢？」

梅麗抬起了臉，眼睛濕潤的望着房子正中吊着的四十燭的燈光。

燈下，相對着的兩把椅子和一隻小桌，過去，一隻鋪着白床單的單人床，牆角，二

雙古式的沙發，床的橫頭上刻着大大的吉祥公廨的黃字。

「只要我們兩人永遠在一起，永遠合成一個方，天堂也可以走到的，不是嗎？麗。」  
琦熱情地望着梅麗底臉，替梅麗拉起來垂到地下去的衣襟。

「是的，哥，」梅麗把身子倚在琦懷裏，用琦底雙手圍着自己底臉。  
古老的壞了兩隻彈簧的床，在兩人身下輕々地「吱！」了一聲。

「麗！我頭暈。」

琦斜過身子躺下，梅麗起身走到桌前去。

「麗！你來，」

琦招呼着，梅麗笑着不動身。

「麗，我跟你說。」

梅麗慢々地走近床邊來。

琦坐起來，拉近了梅麗，手輕々地撫着梅麗底背，臉也靠近來，嘴貼在梅麗底臉上。琦底灼熱的呼吸從耳中直吹進了梅麗心上。

撫着背的手慢慢地繞到胸前去。

梅麗底心猛烈地跳着，隨着琦底暖熱的手，梅麗覺得體內起了一種特異的感覺，那  
樣一種稍為麻痺却又不能抑遏的衝動。

梅麗覺得熱上雙頰來。

「麗！你真好看，你底臉跟一朵花似的。」

突地，琦粗重地喘息着，用一種不能抗拒的熱力撥倒了梅麗，雙腿壓住了梅麗底身子。

「哥，你，你。」

梅麗驚慌地用手撐起來上半身，用力地抽動着雙腿。

「咚！咚！咚！」

外面拍鼓似地撞着門，接着人聲雜沓，其中夾雜着鬪馬針打在洋灰地上的聲音。  
兩人立刻屏着呼吸，梅麗推動着琦，她底心幾乎跳到胸外來。

「誰！」琦調整着呼吸，竭力地把聲音放得平常地問。

「王先生！外邊來了查店的了，您……」是茶房底低濁的聲音。

梅麗困惑地望着琦底臉

琦拿過來身邊的自己底衣裳。

隔壁房間響來的掛鐘，清々楚々地敲了一點。

## 人 言

推開了辦公室的門的僕役，手裏捏了厚々的一疊信，他把一個淡綠色的封筒擺在了梅麗底眼前。

梅麗放下了筆拿過信來。

陌生的字——

「梅麗小姐……」

突然，壓下了轟喧，愛吵嚷的老張嚷了出來「這好事還發楞，沒聽說過二十多歲的



小伙子有不愛娶媳婦的。」

原本沒什麼工作的人立刻把頭掉了過去。

梅麗也輕之地轉過頭去。

老麗正坐在琦底桌角上，手拍着琦底肩膀。琦木然地望着窗外，眼前擺着一個有航空郵票的信封。

聽着大家注意都集中在自己身上，老張更加得意地。

「諸位聽々，王先生底老太爺來信催王先生回去結婚，對方是K地的名閩，從小就訂了的，兩方彼此又都見過，據說正是郎才女貌，這好事這位先生反倒發起楞來。說可笑不可笑，不用自己操心，一回去就有個名閩的媳婦，這麼長々の旗袍一穿，高跟鞋一踩，登！登！登！真是仙女下凡一樣，嘿。」

老張在地中間扭動着肥滿的身子，墊起來雙腳，兩手往腰間一疊，做着女人走路的姿勢。

人們哄堂地笑起來。

蹄底臉激汗着，惶急地瞭望着梅麗。

梅麗驚地一陣嘔心上來，眼前迸飛着金星。

坐在梅麗身邊的李玖，溫存地，扶着梅麗的肩。

「怎麼了？白。」

「有點頭暈。」梅麗扶着自己底頭。

「回去歇會吧！反正沒什麼事。」

「不要緊！一會兒就好了。」梅麗試把自己底身子靠在椅背上。

老張跑過來。

「白小姐叫我氣着了！我這人說話粗魯，你別見怪，別看我學女人走路，我可一點也沒輕看女人底心。」說着，鞠了個九十度的躬。

「這那的話，」梅麗作了一個倩笑，「您太多心了。我……」

僕役再推開門進來。

「白先生！李先生，」僕役作個不自然的笑臉，「課長那屋從日本國來客了，請你

二位去給端碗茶。」

「什麼？」梅麗和李玖同時立起來，互相望着彼此的臉。

女職員爲貴客倒茶，在日本的女同事中，是被認作光榮的事情的，可是輪到自己頭上，却怎樣也覺得不是意思，李玖把手中的筆往攤着的一本帳薄的皮上一擲，「不幹行不行。」筆正擲在帳薄的一角上，一個大的深藍的墨點無聲地落在××稅捐總局的局上。

「別，李小姐，」老張拉開了僵場，「細想起來可也沒什麼，端碗茶算什麼，譬如咱們同事好也可以彼此給倒碗茶，來就叫我老張請……」老張拉開了李玖的椅子。

梅麗頭伏在椅背上，她只覺得陣陣嘔心，昨夜過度的興奮和驚慌她已經難耐於班上的喧鬧，而且剛才老張的話，那老張底鋒利的話呀！

她閉上了眼睛，跌坐在椅子裏，

那邊，琦驀地拉開了門跑出去。

### 議 論 紛 紛

正午辦公室中殘存着一部分人。

看報

吃東西

吸煙和

望着天花板的。

讀着報的大聲念了出來。

「K劇團決於本月五日上演世界名作「茶花女」於光明劇場，主演者爲名震……」

「今早上多精彩的一幕，看，男主角臉紅脖子粗，真是英雄氣概，女主角楚楚可憐，完全美人風度，還用上外邊去看什麼劇。」角落中坐着的人擲了煙蒂站起來表演着。

「喂！到底怎麼回事！」一個比較老成的從雜誌上抬起臉來。

「那個傻瓜，就會回家侍候老婆，整天一塊，連這麼點事還聽不出來。你看，男的

眼睛這麼一溜，女底眼睛這麼一轉，於是就吃茶去，於是就愛，於是聽着男人又要結婚就發酸發酸就……」

大家笑了，說的人也禁不住地笑了起來。

「那位白，平常架子端得挺足，還有這麼一手呢，」一個下蔑地點着頭。

「有這麼一手，也沒瞧上你，你不是白矚々嗎？」又打趣起來。

「就沒瞧上我，真是，能寫能算，長的又好，說話又中聽，噯，小王真他媽的造化

，我老朱……」一口濃吐沫擲到痰盂裏。

「別着急，老朱，這會的女學生就是架子足，兩句好話都受不了，再來點香水，雪花膏之類的，準得乖々地叫哥哥。」「說倒是挺容易，上那找去呀！街坊沒住着家裏沒那樣的親戚，又沒有姐々妹々の，好容易班上有兩個同事，我還脖子粗胳膊硬的又瞅不上我，又沒有錢的爸爸給我說媳婦，等着當一輩子光棍吧！」

老朱抱起了自己的腦袋。

「喂！你李大。跟小白隣居，怎麼個來歷呀？」

「怎麼個來歷？小姐唄，就是根不大正，是位姨奶々生的，姨奶々死了，這會跟着娘，娘倒是不错，可就有十樣，心裏就有自個的兒子，老爺當過什麼長，錢足了，歲數

也到了，一天抽點，吃點，哪還有心管女兒，女兒着不自個出來活動活動，說不定也許當尼妹去了呢。」

「家人不是挺多嗎？」

「倒不少，可沒有她親的，還有兩房叔叔嬸子，也就都認識整天你算計我，我算計你的，另外有做遠房的叔叔給管帳，哈，那位先生，眼睛一轉就是一條道，滿身心眼，老白家那點家當將來都得轉到他腰去。」

「家不錯，人又挺聰明，怎麼沒繼續上學呢，怪可惜了兒的。」

一位埋頭看着雜誌的人，又加入了說話圈。

「到高中還不够數，白老太太有話，那麼大的姑娘怎麼能放出去？認兩個字就得了，誰還指著姑娘養老。」

蚌

「本來也是，快到頭也是得嫁人，一嫁人就算完蛋。」

一個人給打了個總結。

「那都是廢話，找媳婦要緊，理髮去，回頭換條領帶，不愛我也多瞅我兩眼。」

蚌

「一位望着天的先生，把腳從桌上拿下來，扔開了手中的「金粉世家」

「你不去，老朱，修理門面，才是先決問題。」那位先生揪着老朱底一雙膀子。

「我！」老朱摸着自己叢生着鬍子的下頰，作了個怪臉。

人們再次哄笑着，笑聲裏，梅麗推開了門進來，她蒼白着臉。

大家立刻噤了口，目送着那俏麗底身子從眼前滑過去。

到自己桌旁，梅麗收拾起來自己底東西。

「張先生！」梅麗抱起來錢包，「回頭課長過來您替我說一聲，我有點不舒服，下午不來了。」

「可以可以，我替你叫輛車去吧。」老張連忙笑應着。

「不！謝吧，門口有車的。」

梅麗無言地走出來。

甬道 上

「麗，上公廨裏去等我吧！反正家裏以爲你是在班上。」  
在甬路上追上了梅麗的琦這樣小聲地說着。

「不——」

「爲什麼？」

「有事。」

「有事我下班回去陪你辦去。」

「那可不敢勞駕。」

「麗，你不該生我氣，我絕不是……」琦瞟着梅麗底臉，熱情又堅決地。

「我才不敢生氣呢！」梅麗臉向着牆，並沒停止腳步。

「那你……」

「我有事我才請假回家的。」

「什麼事？」

「去會情人。」



「你瞎說，你沒有。」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這不是來的信，」梅麗從手提包中抽出一淡綠的信封來。

陌生的字。

梅麗從那張淡綠的信紙上撕下一條來，接着把其餘的撕得粉碎，一齊裝在信封裏。

「你看去，這是我開有愛人的證據。我不要你，我不愛你。」梅麗氣憤地幾乎要哭出來。

「我不用看，我……」琦頭低到胸上，雙手垂着。

「給你，不看也得看。」梅麗像擲一個千斤重的東西似地，努力地用微戰的手把那鼓々の信封攥給琦。

信封攪在琦底胸上，談綠的紙屑飛花似地四散開來。

身後的門「呀」的一聲。

梅麗迅速地用手提包遮了臉，飛一樣的跑出去。

琦木立着，眼前昇起了一片雲霧。從左側屋中出來的長襪的姑娘在琦身上投了奇異

的一眼。

半响，琦蹲下來，搜集着身邊的紙屑，長條的紙上，清々楚々地寫着，「八日午後四點東公園池畔。」

### 秋天裏的春天

「五，不許哭了，回頭娘看見，還得罵你，要錢我給你，要多少。」

梅麗搬起來倚在門上的小五底頭，替五擦着淚兒說。

「要六元——」

「爲什麼要那麼多？」

「我……」

五底臉突地緋紅着。

○拉五到沙發前坐，梅麗溫存地替五掠上去額前的短髮。

「要作什麼？」拉起了五底手，梅麗彷彿沉溺在海中的人看見了一隻救生船似地平

添了一分希望，這家裏的媳底唯一的親人，死去的母親留下的一雙可憐的姊弟。但五是這樣的小，如果五是在大哥底地位呢，也許兩人能再幸福一點，不，五若是像大哥那樣的是家裏的，第一個爺，也許被養育得比大哥還可惡也不一定。

「明天李霖過生日，我給她……」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梅麗拿起錢包來「六元够了嗎？」

「够。」五揉着自己底眼睛。

「娘剛才怎樣罵你了。」

「跟娘要錢，娘不給，還說我不如四哥，儘花些沒用的錢，又說你跟你姐々一樣，可倒好，就會戀什麼愛，等明天人家姑娘底爸爸找我來我可不能管。又說我不正倒底不行，什麼根不根的，四哥好，四哥上窩子去也是好。我這算什麼戀愛，李霖從小同學，跟同學好有什麼關係。」五憤々地掏出來自自己底手帕擦着臉。

「五，別說了，錢給你，另外這一塊錢給你買糖，從後門走吧！免娘看見問你。」  
五高興地接過來錢。看着梅麗底臉。

「四姐，你今兒怎麼回來這樣早，四姐，你臉不好看。」

「我頭痛，請假了。」梅麗用手按着前額。

「你哭來的？」看着梅麗微腫的眼，五關心地問。

「沒有，你去吧。」梅麗假笑着。

五再瞧了姐一眼，拿了錢走向門口去。

突地，五想起來什麼似地回轉了身子，從襯衣的袋中摸出一封淡綠的信來。

「四姐，你底信。」

「什麼時候來的？」

「昨晚。」

「昨晚娘找我沒？」

「昨晚娘聽戲回來就睡了，我只怕她問你，結果沒有，今早看你已經回來了，你上

那去了。」

「我：我在娶姐那。」梅麗遲疑了一下，慢慢地扯開了信封。

同樣的陌生的字。開頭：「敬愛的梅麗小姐！」梅麗蹙了一下眉，團成了一團擲向紙簍去。

「幹麼呀了。」五驚異的。

「不認識。」

「不認識怎麼給你寫信。」

「他還約我四點上公去呢。」梅麗把身子半縮在床上，苦笑著。

「五，你要給李霖買什麼。」梅麗把話差開去。

「買一個紅色的花旅行包，明年放春假的時候，我們一齊上山玩去，李霖說每年她都是跟媽去，明年她和我去，我們去採花，把花放在那包裏。」

五慢々地說着，手轉動着白門的銅紐。

「五，那真好——那——」

梅麗躺到枕頭上去，眼睛望着白々の天棚，眼前出現了清々の藍天，藍天下散開着紅花的碧綠的山和原野，山坡上一對愉快的小伴，女孩子手中的朱紅的包。幸福地笑。

梅麗輕々地闔上了眼睛，用手握着了胸。她半癡狂了的她覺得她正幸福正從心中慢々地昇騰出去。

「四姐，」五在招呼着。

「唔！」梅麗應着，望着五的臉，半晌說：「五！去吧！」五闔上了白門出去。梅麗猛然地轉過自五來，把整個的身軀重々地摔在床上。

### 乘 龍 婿

五走，梅麗一直陷在半朦朧的狀態裏，意識上並沒有哭，可是枕頭却濡濕着，頰下冷冷的一片。

黃昏來，眼色穿過了紗簾，屋中逐漸地充滿了半液體似的蒼色，梅麗站起來，夢遊病者地巡行在屋中。

她坐在床上，躺在沙發，凭着書桌，倚着小桌，怎樣也不能安靜下去，額上一陣々地滲出黏住的冷汗。

走到大鏡子前，她看着一個陌生的東西似地端詳着自己底臉。臉依舊，只是泛着死人似的蒼白色，大眼睛依舊安靜地臥在長睫毛的裏面，但黑的瞳孔凝滯着，顯示出她正是爲某一件事情所苦。

眼前逐漸模糊，友閨惜々地襲進來。

鏡中是琦，溫存地笑着的琦，是柳叢柳下定情的甜蜜的一吻。

梅麗困惑地揉着自己底眼睛，把前額猛地地頂在冰冷的玻璃上。

只那樣不動地看着自己。

誰拉開了屋門。

「四小姐，喲，你還沒有開燈。」娘屋裏的王媽底聲音。

梅麗飛到床前，一下用被蒙上了自己底臉。

王媽走進來。

「四小姐，四小姐。」

梅麗夢醒了似地「誰？」

「前院來客了，天津來的，太太大叫請你過去。」

「我頭痛，不去了。」梅麗拉下來一點被頭。

「一定請過去吧：太太說，而且請你換件衣裳。」

王媽走近床前，作了個慙慙的笑臉。

「好，你先去吧！」梅麗稍々遲疑着，隨即決然地坐起來。

「我替你打開燈。」

「不用，我自己來吧，」梅麗用腳摸索着拖鞋王媽含着笑退出去。

梅麗拉開了燈。

驟然亮起來的燈光刺激着靈滯的眼睛，梅麗彷彿初到一個地方似地掃視着自己底屋子，接着，她走到鏡前去，用手剔着自己底修長的眉，眉彷彿變了，鼻上的短的分部豎立着，梅麗試用手按下去那些豎立着的。

那樣短，怎樣按，推，捏也彷彿仍然立着，梅麗苦惱地用雙手揪着眉毛，跌坐在鏡旁的沙發中。



「都說姑娘底眉毛是翹着的……」

都說……

大嫂底刀子嘴，大嫂底機伶伶的眼睛。」

梅覺得心突地涼了下來。

「四小姐！」

外邊有人在叩着窗戶。

梅麗霍地跳了起來，打開衣櫃，抽出來一件銀紅色的衣裳。再走到鏡前去，拿起脂的小盒來。

轉過了屏門，梅麗下意識地放慢了脚步。

客廳中香煙繚繞，笑語紛然的。

梅麗掠起了垂到額前來的頭髮，輕快地提起來自己底銀紅的衣襟。

脚步不自主地遲疑着，一種莫名的感情催她躡足走向了窗前。

人們底笑語撞在紗簾上，再裊裊地四散開來，這裊裊的謔善由紗簾的隙中投到了梅

麗的心上，梅麗只覺得一切都隔得很遠，遠得如自己正獨自站在一個山峰上，遙望着另一個山。

梅麗打起精神來尋找着自己要看的人。

她底目光由站在門口的大嫂身上起，到捲着頭髮的三孃到臉擦得妖媚的二姨，到半白頭髮的爸，到張羅着的娘，到那位數着念珠的朱家的老太太，到撚着鬍子的朱家的老爺，他正和大哥並坐在沙發中。

他在講着什麼，深藍色的臂在眼前劃着圈子，露出來腕上明晃晃的金表。臉上浮着輕浮又驕傲的笑。

他的父母以特殊愛憐的眼光瞅着自己的兒子。

梅麗掩上了自己底眼睛。

依然如舊，那曾在法租界的邊上以一種加快的步法尾送自己到英租界的家中的花花公子。

梅麗再抬起臉來。

白白的臉，流動着眼睛，臉上的輕浮的笑。

驀地，梅麗舉起雙手來抱緊了自己底肩，一陣戰慄通過了她底全身，她覺得四肢凸出雞皮疙瘩來。

三 日 記

一 日

起來，頭沉沉的，夜來噩夢連續，心無休止地跳，想也許要病了，病了倒好，病不也是一種解脫嗎？

飯後，已經寫信去請假了，心却不安着，原是爲了躲避着琦才請假的。俱心却始終縈繫在琦身上，雖然在恨他。兩天沒見了，他將怎樣想我呢！不會因爲我這突然的冷淡而惹起了什麼另外的不幸吧；他，他真的是有個未婚妻在等待着他的回去結婚嗎？娘來，這不意地光臨驚擾了我，我想是娘一定知道了我底事，來察看我的，我竭力地裝着平常的樣子，但總覺有什麼地方已經是變了樣子似的。

娘問我「爲什麼不上班！」

「有點頭痛。班上人太鬧。」

「本來嗎？這年頭那有規矩人，你起頭一上班你爹就不樂意，若不是我橫豎說的家裏那缺你掙一點錢。雖說是自己零花方便，娘可沒屈過你，既然班上鬧，就別去了，挺大的姑娘整天往外跑也不成樣子。還有……」

我知道底下要說什麼。我沒出聲，並且作了個不耐煩的臉，娘半天沒出聲。

我心裏說不出地難過，頭痛就頭痛完了，說什麼班上人鬧，這一頓排喧，都是自己找的，瞎遮掩什麼，卑鄙的東西！娘要走了，把手中的包裹遞給我，到門口說「朱家底事，家人都願意，依你爹意思早就定了，我總覺得你大了，還是得開。你才算對，怎麼說也是你自己底事。你……咱們家可不能像別人家，姑娘隨便出去找主去。」

我依舊不出聲。

娘仔細隱着我底臉，我底心不自主地跳動起來。

「這是朱少爺打發人送來的，聽說你病了，還說明明來看你。」

我沒接包，身子只是戰慄着，娘放包在桌上又瞟了我一眼出去。

娘走，我如脫了繩索的一隻動物一樣喘息着撲在床上。

頭裏只是擱着朱家和琦，就那樣半昏迷地躺到黃昏。

夜來，我安靜了許多，心却始終神經質地跳動着，一點小聲。一句話，一聲咳嗽都會劇烈的跳，跳過，額上滲着冷汗，這樣，我想我該死去了。

## 二 日

昨晚很早地躺下，但不能睡，輾轉着，床發出了被壓抑的響聲，響聲使我想起了琦處的一夜。我底臉突地燒上來，血在四肢中沸騰地奔流着，心不安地跳。

手按着胸，但不能安靜下去，把臉貼緊了床，抱着長長的枕頭，整個身子壓在枕頭上，心深處却依舊不安，我要抱的不是那物質的枕頭，我興奮地把枕頭擲在床下。

枕頭打在地上發出來軟弱的回聲，突然覺到枕頭可憐了，「那牠作什麼呢？」你懦弱的東西，就會拿東西洩憤。

再拾起枕頭來放在床上，枕頭的紅花裏爬出來琦底漲紅了的臉。

該怨琦嗎？

不，該怨的是我自己，該怨的是自己二十歲的心。總然起意在琦，但也是自己抑止不住醉了的心才促成的。

不，也不該怨自己，那是本性之一，誰都需要的，那是想拒絕而不得的事。

我不該惋惜我處女底失去了。

不，我不該現在給琦，至少應該再過些日子，那僅只相識了六月的琦。真不是一個最好的例子？認識，愛，結婚，最短的時間完成了三部，結果認識不足，整天吵架。

容我們相處得更長一點嗎。

許多人在蔑笑，許多人在注意，許多人在監視。

原本寂寞着的心爲得到不易得的表面上可心的異性而狂跳了。

相會時間的不易更加重了會見後的熱烈。

由於熱烈發生了……

我同情着貞，我可憐着自己，我可憐着和我一樣的患着青春症的女人。

家裏知道怎麼辦呢。

他們會不要我，會把我從家裏擡出去，不，他們會揀一家他們認為卑下的人家把

賜惠地嫁過去。於是這事情瞞過了，他們保全了面子，他們少了個吃閒飯的人。

娘將如何呢？二嬸？三嬸？

大嫂……

他們笑，講究我，拿我不當人。

隨他們好了，我非得吃家裡這口飯嗎？

雖然這樣強硬地想着，但心中禁不住戰慄起來。

什麼地方有給女人留着的路呢。

如果像貞一樣的有了小孩呢。

打哈去嗎？醫院會傳揚出去的。留待着生嗎？什麼地方容許呢？

帶着孩子遠々地走吧！去作女工，去作老媽子，甚至去作女招待也好，把孩子養大了。孩子一定不會跟現在的人一樣。他會明白媽々，理解媽々的，和我一樣遭遇的女人若都這樣地教育了她的孩子，未來的世界一定會成爲合理的。

胡想——在沒生孩子之間的一段日子怎麼過。孩子生了誰給帶，能帶了孩子去作工嗎？

那麼，嫁到朱家去吧！反正朱少爺不是什麼處男，也沒有什麼愧對於他的，他有錢有錢就好辦，要錢不管人吧！

不，那怎麼會過下去呢，心飄浮着，心煩惱着，會能過得比較有意義些嗎？

還是琦不惡。爲什麼不替我想一想呢？女人底路是窄的，尤其這社會是拿貞操來衡量女人的。既然愛，就該體貼，不然算什麼愛呢。他不會想到我現在的心境是怎樣苦惱着我吧！他不會想的，他預備回去結婚，鬼。我遇見了魔，我遇見了吃女人的鬼，他如果真愛我，他會向我說起他底婚事的，他不說，他騙了我。也許在這次後他不再理我不理也好。我真就不能一個人活下去嗎？我年青，我是這樣的年青，我還怕跟生活鬭爭



的力量不夠嗎。

蚌

心委屈着，我覺得我正是狹的籠中的虎。不，連那狹的籠中的虎也不如，牠原還過着了一段自由的生活來的。

一個人——我只自己，我要同情，要安慰，要鼓勵，我不是白癡，不是傻子，有機會，我會作出點什麼來的，至少我要使我身邊的女人們明白，只有女人才能同情，理解女人，只有女人聯合起來才能自救。

但我沒有那樣欣愉的心情了，我找不着愛，我找不到同情，我底二十歲的心寂寞地飄浮着。

寫着字，淚不斷地滲出來。我死去吧！我爲什麼這樣脆弱呢。

三 日

娘早晨又爲了分家的事和二嬸們吵了，爸正爲自己運動着一個位子，成了二姨和朱家們一塊到天津去。我知道娘底心，怕爸將來走了。自己底家當不了，受別人底氣。我呢！我更倒霉了，爸一定定了朱家的事，爸原不疼我，而且爸也不會想到什麼徵求我的

意思底事。

那位坐汽車吊膀子，捧舞女的少爺怎麼單喜歡我呢？想起來那一次從法租界直尾送回家的事，心裏便彷彿吃了蒼蠅似地嘔心着。我……我不能到朱家去，我走，家有什麼值得我戀着的地方呢？出去總不至於立刻就餓死吧！就是餓死也不會比過了一段行屍生，活以後再死還多遺憾的吧！

午間五蒼白着臉進來，我明白娘又把沒地方發散的怨氣洩在他身上了。五說，「娘叫我不許再去找李霖，這麼點的孩子就會糟塌人家姑娘，真是沒聽說過。」

安慰着五，結果給五錢，五說是會李霖看電影去，五悄悄地走了後，心更絞着繩子似地疼痛起來。還有什麼理呢。娘不許十六歲的五和小朋友好，却許十七歲的四去逛窯子，五從認識李霖後，用着功，努力把一切都作得好，甚至連衣裳都小心地穿，怕李霖笑，怕李霖不喜歡他。結果娘告訴他不對，四偷了娘的錢，被大一點的同學誘去捧妓女，娘知道了，不但不說而且爲他掩飾着。這是痛兒子，五不是娘生的倒造化，不然也許比大哥比四還壞。但別人都承認娘作的對。娘作的才是應當的，該死的娘！該咒詛的社會

晚飯後，秀文來，我彷彿在無人烟的地方又看見了人一樣的興奮，喜歡。並肩坐在沙發上，秀文忽然緊盯着我底臉，我底心不能自主的跳起來。我想和秀文說，我知道她絕不會笑的，但我羞澀着，我想搔飾，我想還是誰都不知道好。

我問秀文，

「幹麼那樣瞧我？」

「你哭來的。」

半晌，秀文這樣說。

我點了點頭。

「文，我變樣了嗎？」

過一會，我再問他

「沒，就是臉色不好，眼睛有點腫。」

我底心，放下了一塊石頭似的。拉起了秀文的手。

「要姐怎沒來？」

「雯姐不大舒服。」

「又不舒服了。」

「心裏煩，病自然容易侵入，昨晚涼着了，今兒頭痛，主要的還是因為昨晚失眠的緣故。」

回答秀文什麼呢？雯姐二十六歲了，自然比我還迫切地需要着異性的愛撫，但那樣拘謹又不大好看的雯姐，誰會一見了她就喜歡她呢。何況在我們還熟識的小圈子中根本就不認識幾個男人。

我知道雯姐具備一切時代的妻的條件，她能作一切家事，而且作得很好，她有清新的頭腦，她知道怎樣扶育她底孩子，而且她有謀生的智力，但誰會一見她就知道了她這優點呢？誰都是愛好更美麗一點的東西。可是哪去找那樣自由的境遇去叫兩個拘謹的人長期地相對着而去發現內心底美呢？

心再次為煩惱所擊，把頭輕<sub>々</sub>地靠在秀文底肩上。

秀文輕<sub>々</sub>地撫着我底頭髮，我感到一種不能言喻的安慰，淚又幾乎流出來。

「麗！是你沒上班嗎？」

「是。」

「爲什

「我要結婚了。」我故意開着玩笑。

「真？和誰？和琦？」秀文睜大了眼睛。

「不是，他也要結婚了。」

「究竟怎麼回事？」

「琦家底老太爺叫他回去結婚，對方是名門小姐。我娘也替我定了婚，對方是有錢少爺，不都正是門當戶對嗎？」我笑起來。

「麗，別跟我開玩笑。快告訴我真話。」

「琦要回去結婚是在班上聽說的；我快定婚倒是真的，文……我……」

我底淚不能遏止地流出來，撲在她懷中，盡情地抽抽着，幾天來的委屈都有了訴說的機會似的。

文輕地搬起了我底臉。

「琦底事也許不是真的，你不該去問他一次嗎？也許是誰故意惡作劇才說的吧！」  
秀文輕柔地這樣說。

「你要花嗎？」「姑娘！」

「雯姐，我快死了，你也不來看我。」看見秀文和雯雙雙地進了屋門，躺在床上的梅麗一下跳起來抓着了雯底手。

「這不是來了嗎？」雯笑着，推梅麗到床前去。

「麗，你臉彷彿有一點腫了似的，這樣整天纏着哭非大病不可，那麼聰明的人，怎麼一點也想不開呢。」秀文細瞧着梅麗的臉，這樣愛撫的說。

「你們來，我就不哭了。」梅麗坐直了身子，把背靠在床欄杆上。

「倩和蘭怎麼還不肯來看我。」

「倩回家了，她底母親來接她回去的，說她底未婚夫家整天地逼着老太太，若再不把姑娘找回來就跟她打官司，倩母親害怕了，來叫倩，倩不願母親受苦，硬着頭皮回去

了，誰知道怎樣結果，倩總不至於屈服的吧！」雯半躺在床上望着梅麗的臉。

「蘭呢？」梅麗抽出來床頭的絨衣穿上，雙手互握着。

「蘭從清早就跑出去，不知作什麼，也許已經找到愛人了可是樣子不像，誰會喜歡她呢？一個已經結了婚的而且離婚手續還沒辦清的人。」

「也許有人會喜歡她的，我想，若是拿着給過婚和不結婚作準繩來挑選女人，那樣人也就不得我們找了，不是嗎？雯姐。」梅麗拉起來雯底手。

夕陽從右側的窗中伸進來，在地上投下來黃色的方格。

三人暫時沉默着，無聲地望着那幾塊跳動着的光影。

「秀文！我也去加入你們底合股的家吧！」梅麗找到了一線希望似地，臉上現出來

一點微笑。

「爲什麼不在家住了。」秀文驚異的。

「家，不容我住，不，是我在家住不了，我想那樣自己掙自己花，自己作自己吃，

是比我這飯來張口舒服得多的。」

「隨妳吧！你願意來我們倒是不會拒絕的。可是你家絕不會放你的，不是嗎？」秀文走到書桌前，替梅麗整理著亂堆積的書籍。

「我知道他們不會放我，要等他們放我就該死了。」梅麗下床來，拉開櫥門，拿出一碟醬來。

「這會，不比一年前，你家，有錢，米麵存的沒過頂，什麼時候吃什麼時候有，外邊，才難呢，一家二斤米票，二斤麵票，領去，清早起來換到下午四點還領不着，人太多，濟不上去，簡直沒法子，吃高糧米還得托人買，玉米面兩毛錢一斤，你知道我們現在吃什麼，鹹菜熬蘿蔔，窩頭，饅頭這樣還不够，上月虧了十幾天，一月四十元，吃穿，住連行都在內，一件旗袍起碼十元，一雙皮鞋廿五元。過去吧！這叫時代的女子職業。」

「秀文一下躺在床上，望着白白的天花板。」而且，覺着從家裏走出來不算回事。其實跟着就得走進另一個去，父母底和自己底並沒什麼兩樣，一樣的洗衣服，作飯還得看孩子，到天邊也是扮演着受欺伏的脚色。想不結婚，一人活不到老，那個公司那個商店會要放着二十歲的女士不取而取四十歲的老太太呢，左右這點事，小學畢業的也幹得了，



高中畢業也顯不出太高來。」

秀文憤々地走到鏡前去，雯和梅麗目隨着她，顯然地秀文底話在三人底心中掀起了波浪。

「結婚要也算是職業，到四十歲的時候一樣不會有人要的。」梅麗說，再躺到床上用手帕蓋上了臉。

「我死了，雯姐，你們哭我吧：我明天就嫁到朱家去，你們都當我死了那樣地記念我，我還彷彿舒服一點似地。」梅麗僵了似地挺直了四肢。

「能這樣輕易地死了倒好呢」雯拉下了梅麗臉上的手帕，嘆息着。

「雯姐，不說了，我們走出去，我心裏悶得利害，這屋裏敞得透不過氣來，你們陪我，趁娘還沒禁止我行動的時候，爲什麼不多玩兩次？」

梅麗猛地跳起來，拉過來手巾去洗臉。

出了黑漆的掛着白宅的木牌的大門，梅麗仰天呼了一口長氣，左右握着了雯和秀文的手。

「雯姐，今天放胆到審子街去走一回好不好，我想去看看，不知道爲什麼我對那些爲大人們所不齒的姑娘覺得異觀，將來我也許去，不，我去作馬路天使，我以爲如其替給一個男人去作太太，去作室內的安琪兒，還不如去作野妓，不如去作馬路天使好呢。」

梅麗看那剛亮起來的第一隻街燈，決絕地說。

轉過了橫街，繁華的夜之都挑出來歇斯迭里式的輿隆，人們擁擠着，雜沓着，夾雜着汽車的吼聲。

三人滑行在人行道裏，百貨店的窗飾擺着新秋的服務，梅麗拉着了雯。

「雯姐！我結婚時你替我作件衣裳。黑的，從頭上直到腳底下要一塊整的布，等我死時好拿去鋪棺材。」

梅麗用手比量着。

突然，一個人直撞到三人眼前來，將手中的一束花舉到梅麗底臉上。

「姑娘！你要花嗎？姑娘。」

舌頭不成形的搖動着，生硬地操着當地的土語，酒氣直噴到三人底臉上，襯衫半開

着，袒露着前胸。領帶歪斜到一邊去。

三人本能地往旁邊一閃

「你是我媳婦！」醉了的人再追上來，去拉秀文垂着的手。受驚的三人在路中閃避着醉鬼，退走，醉了的人會追隨的穿過去，他又正橫攔着去路。街上的人只望着，懦怯的他們不會加給這三個可憐的姑娘什麼助力的，因為對方是高級底人種，躲還怕躲不清誰肯找事呢。

三人焦灼地望着街中，一輛空車救命地駛過來，三人急<sup>々</sup>地跳上去。

「快走，快走！馬車。」秀文惶急的催促着，雲和梅靈憤恨地撫着自己底跳動的胸。醉了的人踉蹌地在車後追上來，看見車子逐漸遠了，大聲地吵嚷了些什麼，接着怪聲怪氣地唱起了。

「忘レナイデネ」的歌。

第一隻燈

「雲姐，爲什麼早不告訴我？今兒還要我陪你來。」

梅麗拂開吹到臉上的柳枝，向着雯底臉。

「這不是告訴你了嗎？」雯躲閃地

「不，不是現在，我說在王先生說給你介紹這位？先生的時候。」

「我……」雯咬着自己底嘴唇，「我想是沒意思的，抱着結婚的心思來會見，還不如鄉下相媳婦來的準確呢！那至少還有別的人幫着看。這樣單々地兩個人對着，怪傷的。原不想來的，但又覺得這是一個機會，麗，你別笑我，我覺得也許有希望，這樣……」

雯竭力地低着頭，女人底自尊心迫使着她底話嚙嚙着。

「雯姐，我怎麼會……」

梅麗抬起來雯底臉，滿溢着友情的雙眼直對着雯底。

「一會，雯繼續着。」

「王先生說，那位先生今晚就要離開這，條件各方面都合適，要是能互相中意不更好嗎？我……」

「雯姐！」梅麗熱情地打斷了雯底話，你該來的，雖然見了沒什麼好印象，以後還

可以為信的，認識總比不認識好，我們不是認識得太少嗎？」

並坐在公園小丘背後的雯和梅麗，興奮地談着，夕陽一點一點地落下去，面前是一片榆林，頭上是柳，腳旁殘存着不知名的小花。

榆林逐漸幽暗起來，一隻小鳥啼叫着飛出林去。

望着消逝了的鳥，梅麗深深地呼吸了一下，躺到草上去。

天上殘存着淡了的晚霞，長條的淡粉色的晚霞捲纏着，又慢地散開來。

「雯姐，你說我該去找琦一下嗎？」梅麗向着天，她底眼前是琦底熱情底臉。

「你自己想呢？我以為你是應該去看他一次的，我想也許有人中傷你們也不一定，不對嗎？小梅麗。」雯移到梅麗身邊去，看着梅麗的眼睛。

「也許，可是……」梅麗想起了雯底紅漲着的臉。

「不，雯姐，」梅麗翻身伏在草上，嗚咽着：「他不是愛我，他不會再理我的，我知道但我想他，這幾天我安靜了一點，他却加倍地苦着我，娘替我辭去了稅局的事，我怕他知道了難過，又願意他知道。他是鬼，他騙我。」

「梅麗！別這樣興奮，被人聽見了。」雯也起來梅麗，替她擦着臉。

「家裏已經替我定了朱家，而且正在爲我作着嫁裝，我不知怎樣才好，我想自殺去，又沒有勇氣，也彷彿並沒有值得自殺的事。我想大病一場也好，但也不病，這樣下去，我會瘋的。」

梅麗倚着雯底胸，搖着自己底手帕。

「梅麗，你還是沒完全安靜的緣故，你不長說『人活着在吃飯之外還該有一個目的嗎，你還勸過我，寫點什麼，學點什麼。你自己爲什麼不那樣作呢。安下心去作一件工作，放進你整個的精力去，用不上兩天你就會安定的，安定了再想對策，不管是對朱家也好對琦也好。』」雯用着大姐姐底慈愛撫着梅麗底髮，溫存地說着。

「雯姐，我這會才明白我是最沒用的一個人，我就會說嘴，到自己頭上時，完全一團糟，我駕馭不了我底感情，我又沒有那樣大的毅力去反抗去報復那壓迫我底一切，這樣的結果，也是自己找的，我……」梅麗低下了自己底頭，一會，梅麗再仰起臉來望着小丘上的茅亭。亭邊的一隻燈突然的亮了起來。

「雯姐，他們什麼時候來呢？」

梅麗轉過臉來向着雯，差開了剛才的話

「七點。」雯瞧着梅麗底臉，明白了似地說。

「地址呢？」

「池畔。」

「那我們該去了，現在七點前五分。雯姐，一會你活潑些，像平常跟我們在一塊時那樣最好，別一句話都不說，就不至於太僵了，還有我想在見了他們之後依舊到這兒來等你，回去的時候你來招呼我。」梅麗站起來，替雯整理着頭上燙起來的髮捲。

「爲什麼呢？麗，爲什麼？」雯驚異的

「不爲什麼！雯姐，我以爲兩人說起什麼來是比有旁人在場時自由得多的。」

### 深夜的七點半鐘

重坐在小丘下的草地上，梅麗更覺得心空得利害了。

雯姐將和那位先生說些什麼呢？那位中年看去又拘謹的先生。他們會彼此中意嗎？

中意又能怎樣呢？真的見了，一回就定婚，就結婚嗎？你們這群可憐的愛的饑渴者。

梅麗無端地唾了一口吐沫，用手拉下頭上的綾結來。

「繫什麼綾花，好看是禍水，而且不是爲陪雯姐才來的嗎？陪雯姐爲什麼要加意地打扮了自己，要顯示年青，要顯示美貌，無聊，孔雀式的炫耀，肯付出真愛的人是不在乎美醜的。」

不自禁地想起琦來，恨心的，五天沒見了，縱然不能到家中去，不也可以寫信送到雯姐那兒去嗎？他不是愛，他是玩，他拿自己消遣了這幾個月。

梅麗重想起在一條椅子上隔開一點坐着的雯姐和那位先生。

於是寂寞由四面八方罩了下來，梅麗覺得宛如置身在網罟中。

無端地想笑，而且想吼似的大笑。

梅麗高高地揚起了頭，抖動着波似的長髮。有人聲，而且踏地走近來，鞋聲夾雜

着醉了似的離奇的語言。



梅麗底心驟然地猛跳起來，她想起來那次背上的醉鬼，那不止一次的獨行時所受過的委屈。

爲什麼一個人跳到這樣幽暗的地方來呢！鬼鬼。

步聲進了，直登上了身後的小丘，梅麗本能的站起來，拿好了錢包。

「白小姐！」丘上的人招呼着，稔熟的聲音。

梅麗轉回身去。是老張，裹着灰色西服的身子蹣跚地擺動着，肥滿的臉上露着精悍的笑，燦從他身後照過來，爲那圓々的身子描了一條光明的邊緣。

「噢！」梅麗底心安定下來「張先生！」

「你一個人嗎？」張用手杖撥動着草，走下來。

「是……不。」

梅麗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她不願張來伴着她，也不願意回到雯姐那兒去，又沒有勇氣再一個人繼續着坐下去，她遲疑着。

「那麼，是等王……」

「不，是等一個女朋友。」梅麗清楚地說着，望着張底臉。

「白小姐，王先生回K地去了，今晚可以回來了吧！」張走過來，站在稍<sub>々</sub>隔開一點的草上。

「什麼？」梅麗覺着雙腿一軟，身子倒斜在草上：他——回——去——了——我——不——知道。

「你請假的那天早上走的，你辭職的事情他還不知道。」

張舖一塊白手帕在草上，在梅麗底腳旁坐下，梅麗慢<sub>々</sub>地支起來上半身，用最大的努力嚥下去昇上來的淚水。

「白小姐！」張慢<sub>々</sub>地，眼珠滾動着窺着梅麗底臉。

夜閣中的梅麗底臉，泛着死的青白，大眼睛明亮地，眼珠上罩着欲墜的液體，嘴唇歇斯透里地顫動着。

「白小姐！您走了，真是我們稅局的最大損失，班上，少了您，真如少了一顆星一樣，人人都感到了黑暗……」張翹着眼前的草，半笑着說。

頭漲着，漲到木然的程度，心中絞着一團繩子似地，彷彿張是說了些什麼，但梅麗並沒有聽清楚，她含糊地點着頭。

丘上的小小的璣珥店，放出來表示晚市開始的留聲機聲。

一個女人悲哀的唱着，強調的伴奏混合着女人底摑的聲音充溢在頂上的大空裏。

一道電光突然金蛇似地在臉上一轉，又倏地從面前小的榆樹隙間收了回去。

張機警地站起來，梅麗半清醒地睜大了眼睛，林左的碎石子路上，有人厲聲地喊着

「出來。」

「走吧！白小姐，我們們，遇上了。」張低聲地說。

梅麗明白了一半，腿越發地顫動起來，她竭力挑起來身子，搖々地又要墜下去。

張不自禁地扶了她一把！

「還他媽拉☆扯☆的呢，痛快滾出來。」

林外的人急了，腳頓着地，大聲地吵罵着。

站在滾圓的石子路上，梅麗努力穩着自己底兩腳，頭上正有一隻燈，這驟然的光亮

使她的眼睛迷離着。

那條電光嬉戲地又在臉上轉了兩轉。

梅麗閉起來一半眼睛瞇過去。

是兩個人，兩個穿着黃衣服的人，他們身邊騎着腳踏車，似乎兩人正在出巡中。

一個矮胖，另一個高瘦的，矮胖地正奔向張去。

沒等梅麗思索「拍！拍！」身側起了肉聲撞着肉的聲音。

梅麗迅速地側過了身子。

那矮胖的正恣意地向張臉上掄着巴掌，張底左右臉上交替地顯出來紫紅。

矮胖的罵着「不知廉恥，上草地裏去，開個房間方便不方便，有傷風化，非打你不

可。」

張只無言地承受着。

憤怒與侮辱炸開了梅麗底胸，梅麗抱不平地邁開了腳，她要去隔開他們。

身旁的高個子扯着了梅麗，做了個，經驗的美臉。

「你別心疼，他也不過教訓教訓他就是，這，哪天都有幾份。」

「你穿什麼洋服，沒臉的，你他媽的……」

矮胖的一個似乎打足了，巴掌的速度慢下來了。

「說，你是哪的，你們什麼關係。」矮胖的把雙手往腰間一叉，吼着。

「我是稅捐總局的，她也是，我們是同事。」

「什麼稅捐局的，扯他媽的蛋，同事的跑野地裏來幹這個，這麼深更半夜的。」矮胖的又跳起來，畫的一個很響的嘴巴賞在張底左臉上。「這樣的敗類，非帶着你不可。」

張掏出自己底名片來，並且指着身上的徽飾。「都是街面上人，高々手彼此方便，現在」張掏出來兜中的錢「也不過七點半鐘，同事的在公園裏遇見了說兩句閒話到那個國家裏也行得通。」

這樣不軟不硬，張把名片遞過去。

名片印着四方的宋字

××稅捐總局一等翻譯官

接了片。矮胖的一頓，隨即「搜他，這小子是藍衣社，違害治安的。」又作勢要撲上來。

「得了」高個的開了口：「算了吧！咱們還另有公事，說是稅捐局許沒錯，都是一國人得僑就饒吧！」

矮胖的得了台階，鬆了手中揪着的張底衣領「算你福大，碰着李警官給你講情，不然，哼！一鞭是藍衣社，一桶辣蕪水就叫你找媽，看你還有心出來吃野食沒有。翻譯官能怎樣？話說得好也得有理在。這會兒的警察你還還跟事變前的警察呢，怕你們官老爺，矮胖氣涵涵地整理着自己歪斜了的皮帶，聲調已經不那樣吃人似的了。

「得啦！王大哥，讓他們去吧！咱們也得走啦，以後記着別再犯就好。」高個的鬆開了梅麗，過去拉起自己底車來。

「忘不了你這回教訓就是，」張冷笑着「咱們都是給人辦事的，碰頭的時候在後頭

呢，張某可不是……。」

「得了，張先生。你也別在意，一時的誤會誰也免不了，你不知道這事多着呢，像你這樣的同事溜公園，自然是沒關係，可是……王大哥也是辦得冒撞點，慫這叫受了他人的影響了。好吧，我們還有事，改天再見吧！」

矮胖地也露着哭笑不得的臉色過去扶起了自己底車。

說着再見！兩人不再回頭地馳去。

「白小姐！」張轉過來身子「你受驚了吧！這群東西，也不過仗着有幾個巡官給撐腰，就這麼揚氣起來了，多會碰見了他們頭子，兩句話就得叫人打折了腰，你……」張勉強愉快地笑出來。

梅麗靠着電燈柱子，雙手按着胸，臉上殘存着驚懼和被侮辱的興奮的餘態，她緊攣着下唇，正在努力地安靜着自己。

「白小姐……慫」張再走近一步來。

剛才壓下去底心的絞痛再泛上來，眼前跳出來矮胖的叢生着鬍鬚的黑臉。

梅麗突然地反轉了身子，頭頂着電燈柱子，哽咽起來。

### 晴 天 霹 雷

彷彿外面天已經亮了，直坐了一夜的梅麗，遲呆地過去捲起了厚呢的窗簾。

秋的清新的晨光愉快地流進來，院中充溢着淡青的晨靄，東天飛起來絲絲的朱紅。

清晨特有的潑刺的生命力活潑了梅麗的心，梅麗覺得心中彷彿摧開了一扇窗子似地重又見到了一點光亮。

一夜直如瘋人，身子在昂奮時自己捶打過的地方，殘存點點的紅斑，書散漫在地，下，琦照片和信被撕成了碎屑寂寞地臥在書上。

頭沈，梅麗這時幾乎全無思索，只僵了一樣望着那睡過了二十年的自己底牀。

壁上的鐘鏗然地敲了六下。

目光移到鐘上，梅麗恢復了一點知覺似的摸撫着自己底臉。「看琦一次去吧！總然他是去結婚，他到底是唯一的最愛自己的人。」



她叩好自己底衣裳，慢々地開了房門走去。

院子依舊在靜寂中，所有的屋子都垂着窗帷，家人們都在睡，至少還要睡五個鐘點才能起來，一種過分孤獨的感覺重擾着了梅麗底心。

通過了甬道，轉過了屏門，梅麗輕々地旋開了大門底洋鎖。

街也清靜着，間或有一兩個人迅速地走過去，馬車一輛又一輛地拖着閑散的步伐。

梅麗底眼睛向街中一轉，她想爲自己叫一輛車子。

突然，她底視線攫着了一個人，一個把黑色的帽子戴得低々的人，他是琦，以往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清晨來這等着她。

梅麗飛似地跑過去。

琦兩手插在衣袋裏，臉青白着，身子似乎不耐晨涼地抖動着。

兩人轉入身旁的僻靜的小巷中。

「哥！」梅麗熱烈地叫着，不能自禁地上去握着了琦底手。「你是回家去了嗎？」琦往前逼視着梅麗的臉，直到兩個臉快相碰的時候才停着，他慢々地點了點頭。

「你……」梅麗底手無力的鬆開，眼前迷飛着金星，她覺得一陣頭暈，把身子靠在人家的牆上。

「我是回家了，我是回家去退婚，我要把我整個地獻給你，我用了我最大的犧牲，我背叛了我底父親，昨夜我懷着幾乎要欣愉得飛出來的心，回到了公廨，我作了一夜幸福的夢，今早我再也忍不了地到你家門前來等你，我想我就要得到你，我對着東方的太陽。」笑底聲音顫動但沉重地一個字一個字地這樣說着，頓了頓，盯着梅麗底臉。

梅麗底頭脫開了土牆的倚靠，兩腮透出紅色。

「但你已經從我底懷中飛出去，你不要我，不，你原就是騙我，你不過以我消遣了你底寂寞，你告訴我你有愛人，我不信，到今早我才知道，你不但有愛人，而且還不止一個。」兩棵大的淚從琦底眼裏流出來，琦忍着哽咽繼續着，「到今早我才知道，到我見你底前五分鐘我才知道，但我不怨你，我懦弱，我因循，這是我應得的懲罰。我如果再早一點，就得到了我底自由，我一定可以得到你。你……」琦突然迸發了地笑出聲來，他狠狠地抓住了梅麗。

「你，你給了我去搶回我底自由的勇氣，你給了我幸福的夢想，但結果你不但收回去一切，還賞給我致命的打擊，我！想不到你是愛那個蠢張的。」

琦猛地地摔開梅麗底手，從衣袋中掏出一張小報來，擲在梅麗底臉上，就那樣眼淚縱橫地跑出巷口去。

梅麗一怔，沒容她思索，琦已經沒了踪跡。

「哥你，哥」梅麗哭叫着，拚命地搶出小巷來，街上已經展開了喧鬧序幕，人踏沓着，車子跑着。賣東西的小販大聲地吆喝着。

梅麗焦灼地搜尋着，眼前只是一個又一個的陌生的臉。

無可奈何地走近了自己底家門。倚在閉着的門扉上，她打開了報紙。

報紙的左下折起來一塊，她飛快地打開來。

一個三段的標題。

道德淪亡

女職員公園賣笑

廉恥全無

翻譯官飽吃巴掌

本市××總局有名花瓶白某姓者，年方及笄，貌美風流，昨年卒業於×市高中，今春投考××總局爲司賬員。在校時即有浪漫小姐之譽，就職後更加風流自賞，每日搔首弄姿，以致一般登徒子之男同事者流，爲之神魂顛倒，爭端叢生。昨晚該女又約翻譯官東公園叙情，兩人正橫臥草上，情意綿綿之際，不幸爲出巡中之三警官發見，隨將一對野鴛鴦搽至大路之上，因有關社會風紀，對某翻譯官飽以老拳云。

又，該翻譯官被打之際，該女心疼生情，竟跑至翻譯官身畔以己身遮之，因之該翻譯官胖臉少起幾條紫印，該翻譯官亦可差堪自慰矣。

又該女本係名門小姐，父以顯宦而兼巨賈，平日擁資自重，家教森然，該女或將遭受被逐之虞耶，一切詳情，容訪再誌。

眼前一陣昏黑，梅麗緊蹙着眼睛再瞧那張半頁的小報。

報紙上的字蠕動着，蠕動着，一群黑蟲似的爬上心來，梅麗只覺得心非癢非痛的癢

受，她反過手去握着了門鈕。

「四姐，你，你怎麼這樣早就出來了。」有人在身後扶着她，那是她底唯一的弟弟小五。

「五！」梅麗軟攤在五肩上，「五，你扶我回屋去，我，我病了。」

## 軟 禁

「三嬌，你抽煙吧！我去給你找洋火。」梅麗拚命地張作着自己，作出笑臉來說，「不會抽煙，老也想不起來預備。」

「不要，四姑娘，你快別忙，」穿着黑旗袍的三十多歲的三嬌，笑着阻止着梅麗。

「不麻煩，那邊大嫂屋中就有，怨……」

「更不用了，可別去惹她，那小娘們底嘴刀子似的，好話也帶刺，誰受得了。」

三嬌皺了皺眉，望着梅麗底臉。

梅麗原本侷促着，這樣的被望，她底心更加慌亂起來。對三嬌的不意地光降，在飽

受了驚恐和悲憤後的梅麗，直如脫出了一層地獄又入一層中，她明白那狡黠的三嬸絕不會無緣由地前來的。

三嬸的眼睛閃動着，有一種從未在她眼中出現過的愛撫在流動着，梅麗底心稍之地安定些。

「你娘今早沒叫你？」三嬸曖昧地笑了笑，再望着梅麗底臉。

「什麼？」梅麗一驚，她不自主地聯想到那張報紙，爸看見了，叫娘問的嗎，爸是向來不看小報的，也許囑叔看了去報功，不，都不至於這樣早，他們也不過剛起來。但梅麗底心不能自禁地猛擊着胸膛，她緊張地盯着三嬸搗得又紅又白的臉。

「我說你娘叫你沒有？」三嬸慢々地說，再笑着望着梅麗。梅麗搖着頭。

「到底不是親生的，不疼，你那位娘，別看像是跟你挺親，心可不毒去啦，就是碰上你這樣忠厚的孩子就是了，換個人，早不受她底了，那有這樣的事，不跟孩子說的。」

坐在床上的三嬸，眼睛轉動着，望了望窗外，作出慈愛的樣子拉起來倚着小櫃站着  
的梅麗底手。

「真沒叫你跟你說什麼？」

「我還騙你。」梅麗勉強笑着。

三嬸頓了頓

「四姑娘，朱家這頭親事你自個願意不願意？」

三嬸繞着大灣子。

梅麗遲疑着，她不知道怎麼回答好，朱家底事，梅麗明白只有自己才是不願意的，至少，家中人都會因了朱家炫目的禮物，起過羨慕的。

她垂下了頭。

「我想你也是不願意，這年頭，那個姑娘不想自己找個稱心如意的，朱家是不错，是有錢，可是……」

三嬸又頓了頓，再瞧着梅麗底臉。

梅麗望着天，她底心已經一半從三嬸的話中飛出去，她想着琦，她要去找他，她要去向他說：她是他的，而且她下了決心和她走出這塊地方去，她焦灼於三嬸的嘮叨。但

她不能攔她走，二十年的家教使她明白對長輩要溫順，使她知道最好表面上要對別人好，她就這樣爲討別人喜歡，第一次失去了再次上學的機會，第二次無目的地被人給定了親，如果她再倔強一點，她也許依舊在提書包上學，也許有機會到更遠一點的地方去，至少朱家底事娘和爸不會這樣悄々地就給定了的。不。至少在一切誤會沒發生之前，她會和琦走出去。

「四姑娘！」三嬸低喚着。梅麗悵然地收回來奔融出去的意境。臉不自然地轉向三嬸。

「朱家的那位少爺家裡還有一個人哪，是什麼跳舞的，兩人在外邊租小房子過，老太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假裝不知道，這將來不都是磨難嗎？咱們好人家的姑娘，那能跟那種人處得了？還有，還有，那位少爺還有一身講病，那病一輩子也除不了根：你娘這不是硬拿自個姑娘往火坑送嗎？」

三嬸低挹地，表示着不勝氣憤又惋惜的神氣，梅麗底心從報紙上放下來，朱家的事早在她意料中，她知道那位少爺自然會玩出來這此有錢的少爺的玩意的，但她作出來驚愕的樣子，一絲得意的笑在三嬸底嘴邊浮起，隨即曇花似的逝去。



「你別看我是你孀子，我心可比你娘疼你，今早上我一聽你福叔說，我底心就跟刀攔似的，你三叔不在家，你二叔他們跟路人似的，誰能替你說句話？我又嘴笨。唉！」三姨故意長嘆息着，窺看梅麗底臉。

梅麗把頭埋在自己的雙臂裡，她聽見了壁上的鐘聲，那是十一點，她正好這時候去找琦，琦今天一定會回公廨去，他每當心裡不高興的時候，午間都回公廨裡聽着的，她可以在必走的路上等着他，這樣可以不看公廨老板無言的蔑視的臉色。

梅麗抬起了臉，作出難過的樣子。

三姨拉着梅麗底耳朵來。

「還不穿這個呢，你娘把咱們這所宅子押給朱家了，押了十萬，入到朱家的紗廠裡，壓更寫的是你大哥的名字。你二叔不是張羅着分家嗎？你怕假粧好人，不分，宅子先自個這樣住着，紗廠的花紅就够朱家的利錢了，她借着你結婚這原因也搬到天津去，你爸又正托朱家給運動着事，把你大哥大嫂一帶，他們那一股賞心樂意地在天津一住。過個三年二年的朱家把宅子一收，你娘那時打算說是你爸爸當參議時運動事早就把房

子押出去了，這樣一來，實惠不都叫她一人得了嗎？你說這心狠不狠，害了一家人。她一個人享福，連窩都給我們拆了，我們不也是姓的「白」字嗎。」

三姨狠、嚙着牙齒，稍歇了歇，又接着。

「預備這兩天裡就走，咱們存的米，麵也偷着往出賣呢，叫你福叔給寫花賬，怕你福叔不跟她一條心，給你福叔一百塊錢，還假三帶福叔一塊上天津去，你福叔什麼不明白，她這樣地用人一大陣完了就一甩，誰也不能受，你福叔可真是好人，若不是昨晚心裡書刷喝醉了還不能說這些話呢。一百塊錢什麼，一袋子面多掙五塊錢，早就出來了，你說你讓這叫什麼人，這……」

三姨站起來，走到窗前四外望了望。回來，再俯着梅麗底耳。

「你姨這會就看你當寶貝，怕你一跟她營扯朱家的事就全完，所以趕快把稅局的事給你辭了，怕你走野了心。你這會也別難受，也別說什麼，上你娘屋裡巡去，若看見押票子的字據真有，真是有押房子這回事了，你告訴我，我一會就坐火車去找你三叔，回來一報官，不用說別的，就說私吞米面，私賣米面，這一樣就不得了，若不給她手聽

瞧，她還上天了呢。誰叫夥裡的家業她私賣，哼。」

三嬸重嚙着牙齒，瞧着梅麗底臉。

梅麗底心急得油煎似的，她眼瞧着鐘的指針一分一分地挪過去，她恨不得一拳打出了三嬸才痛快。

「你三叔回來，準能把朱家的事給你退了，你想，你自個的親叔，能不管他底姪女嗎？三嬸再找補着。」

梅麗明白福叔爲了將來不能再吃這碗飯調唆了三嬸，三嬸來說的最高目的也不過想利用自己去看看，究竟有沒有字據，而證明福叔的話是不是真的而已，誰會想到自己呢，除非他們想藉自己得到點什麼。

梅麗裝作明白又感激的臉色點了點頭，她切望着三嬸出去，她作出來要上前院去的樣子。

三嬸安心地向門口走去。

「千萬別說什麼，趕上你娘不在屋更好。」三嬸再囑咐着。

梅麗替三孃拉開了門。

一個人匆匆地走向門前來，幾乎撞到了三孃。

那是穿着文事務員的工作服的秀文。

秀文收住了腳，恭敬地向三孃行着禮。

「喲！你來的正好，四姑娘正悶的難受呢。多玩一會吧！我屋裡有點心，回頭叫老媽子給你們送來。」

三孃笑着說。

「謝々你，好些日子沒看見三孃了，您好。」秀文也寒暄着。

「您不再進來坐會。」

「我不啦！你們進去吧！」三孃走向月亮門去，目送着三孃底身影轉過了月亮門後，秀文立起來梅麗底手。

「麗，怎回事，今早我上班時看見琦了，他正買捆行李的繩子，他說他辭職了，明大早六點回家，另外再問什麼也不說，臉難看極了。」

「什麼？什麼，他說他回家。」梅麗底腿軟顫着，她順着秀文底身子往下滑，曠登地坐在地下。

「麗，你，」秀文拉着梅麗的雙臂。

「難過不行，你看他，越去不好嗎？」

「我去！我去，我爲什麼不去呢？」梅麗夢囈似地「他不會走，他說他愛我，他愛我！秀文，秀文你拉我去呀！」

臨着梅麗底怔忡的樣子，秀文灑存地扶好了梅麗。

「走吧！麗我送你去，回來再上班。」

將要轉過屏門，娘底屏門開了，王媽急急地走過來。

「四小姐！你要上衙不是？太太！我陪你去，這是給你底車錢。」

王媽陪笑着。

「什麼，太太叫你陪着我，陪着我呀！」梅麗又哭又笑地搶過王媽手中的錢來，仰天揚開去。

秋風挾着片片的紙幣，飛旋着，飛旋着。迷茫。

娘叫王媽在梅麗屋裏，說「梅麗病了，看夜裡梅麗醒了，要什麼不方便。」

梅麗明白娘打發王媽來，只爲看管着自己而已，不是那篇小說被爸發見了，就「娘又聽見了什麼消息，證實了她想像中的梅麗在外面戀愛了的事。娘們知道自己底戀愛，在梅麗匆寧說是高興的，這樣她彷彿放出來口悶氣，她也可以借着她和爸去發雷霆之際，跟他們弄翻了走出去。但娘並沒那樣，她更寶愛了梅麗，她爲梅麗煮了最愛吃的雞子粥，她瀝存着她直如一個最慈愛的母親。而且爸，向來不以女兒爲意的爸也特意地來到梅麗底房裡，在梅麗枕邊放下了足夠梅麗奔波半年的錢數。梅麗僵着了，她沒有可以抓住的口實去跟他們吵，雖然她明白他們也不過是猜喂肥了好殺的意思，又因爲「沒在家裏得過這樣的溫存，她底心委曲又多少感激地顫動着，她把白色的被單遮在臉上，無力地悄悄地流着淚。」

直到午夜娘們在梅麗底房中徘徊着，看護着，他們說她病了，梅麗底臉泛着死白，額上滲流着冷汗，唇神經質地顫動着。

只有梅麗知道自己並不是病，她在熬受着心中的最大的焦灼，她想他們以為自己病  
 了更好，他們會因今夜的疲勞在明早更睡得舒適的，那時她可以悄悄地溜出去。目前，  
 她只有一個信念，只有一點希望，那就是再見到琦。

朦朧中直到三時，娘們才離開了梅麗底屋子，梅麗自己陷在半昏睡的狀態中，她不  
 時地為高處墜下的夢所驚醒，她不時地驚悸於黎明之將近，貼身的小衣，為冷汗濡濕，  
 膩膩地沾在背脊上。

再次梅麗由噩夢中醒轉來，她睜起了自己底眼睛，屋中點着一隻幽暗的藍色的小  
 燈，屋中處處蹣伏着幢幢的黑影，那黑影直似夢中的妖魔鬼，那妖魔攫去了琦，鞭撻着自  
 己。梅麗半清醒地摸着在夢中受着鞭撻部分的發着悸冷的背脊和前額。

突然，她記起了什麼似的翻轉了枕頭，枕下電光針的小錶上清清楚楚地指着五點十  
 五分，她霍地跳了起來。

隨即立刻放輕了倚攔在床上一半的雙腿，她擔心地轉向睡在沙發中的王媽去。

王媽蹣跚着，合衣裹着毯子，似乎睡得正濃地透出均勻鼾聲，嘴角垂着長長的口

涎，梅麗蹣跚地下了床，腿軟顫着，四肢疼痛着，一夜的折磨，她覺出自己是真病。

她迅速地扣了衣裳，把枕邊的錢塞在了小的口袋中，慢慢地在地上滑行着。將要旋開屋門，她模糊地記得屋門是鎖了的，鑰匙在王媽底手中。

走近王媽，梅麗提着發出來纏綿聲音的衣襟，她屏息搜尋着王媽周圍的一切。什麼地方都沒有鑰匙，王媽一定是放在身上，梅麗絕望地站起來，她翻閱着記憶中可以贖出去的窗子，但怎樣去掀起那厚重的窗帷呢？光亮流進來，王媽會即醒的。

她不動地站着，宛如一個石彫的塑像。

王媽轉動了一下，沙發透出了被壓抑地響聲，梅麗驚懼地用一種形容不出來的敏捷把身子平放在地下。

毯子由沙發上落下來，蓋着了地下的梅麗，

半晌無聲音。

梅麗試探着推開毯子坐起來。

主襠平鋪着，雙腿攔在沙發的邊緣上，藍色小褂的下襟垂下來，口袋的邊緣上露着



一 鑰匙的紅繩。

梅麗底心緊張地跳動着，她平躺着伸出手來抓住了那段紅繩。

膝行到門邊，王媽依舊濃郁地睡着。

鑰匙放在鎖孔裏，梅麗最後掃視了屋子一眼，床，書桌，沙發，粧台，小鐘這二十

年，朝夕與共的東西。一股凄楚擁上心裏，梅麗的枯澀的眼裏儲滿了淚水。

她決心地旋轉了鑰匙

鑰匙鏗然地一響，梅麗倒抽了一口冷氣地把身子筆直地貼在門扉上。

王媽出了一句模糊的囁語，梅麗底心跳得幾乎沖出腔子來。

謝天，王媽依舊在睡，只是出了一句囁語而已。

梅麗貓一樣，輕敏的潛出了屋子。

院中靜隘的，角落裏存着尙未清淨的夜澗，花磚的甬道寂然地臥着。

提着衣裳，屏着呼吸，緊押着跳躍的胸。梅麗賊似地四下提防着，前進着。

熟稔地旋開了洋鎖，梅麗把身子從扁的門縫擠出來，鏗然地帶上了門。

門在身後沉重地一響，起了金屬相碰的聲音，梅麗知道門已經自動地鎖上了，她仰天長呼了一口氣。迅速地跑入身旁的橫巷中。

巷中渦存着夜的風，風戲嬉地吹着梅麗的薄綢的長袍。梅麗冷得牙齒打着戰，他拚命地向巷口馳去。

出了巷口，她傾倒了似地跳上了一輛街車，放出了最後的一點力量告訴車夫上車站去。隨即癱了似地靠着車壁，眼前迸飛着金星，胸間起了欲嘔吐的惡心。

昏迷着隨車子的奔馳，天已升上來朝紅，遠處響起了汽笛的吼聲。

梅麗一下子坐直了身子，往前方睜大了眼睛。眼前迷濛着稀薄的朝霧，霧裏聳立着車站的黑影。

「幾點鐘的汽笛？」

梅麗惶急地問，她從車上站起來。

「五點半，也許六點，反正是那麼個時候。」車夫說，在馬背上加了一鞭子。

「這位姑娘上那去？」

「我，我送人。你勞駕快一點。」梅麗說，她幾乎急得哭出來，她抱着了爲晨風吹擊着的頭。

到車站，梅麗掏出了一張票子遞給了車夫，用最大的速度跑到了出入口。

她聽見火車開行的鐘聲。

她直衝過去。

誰扯着了她的胳膊，她喘着濁重的氣息站着，是查票員，他帶着不在意又開玩笑的

神氣。

「你的那邊去。」生硬地說着這樣的話。

「我，我送人。」梅麗稍頓了頓。

「送人，票子拿來。」查票員不在乎地把梅麗往旁邊一推，大聲吆喝着擁擠的群眾。

「你的，什麼的，王八蛋，擠的不行。」

梅麗困惑地望着眼前的人，那樣遲呆地擁擠着的人們，怎樣穿行過去買一張入口底

票呢？

她抬起臉來看着鐘，鐘指在六點五分上。

梅麗底心驟然地冷縮着，冷縮到消失了的程度，她只覺得胸腔中真空，血液都停止了流動，她不由自主地往後退着，直到身體靠着了牆壁她不動地站立着。

一個戴着路員徽章的人過來。

「去K地的車開了嗎？」她帶了最後的一線希望急々地問。

「剛開」那人在梅麗底青白的臉上投了一眼，平淡地「沒趕上車嗎？明天再來吧！一天就一趟。」

這平淡的話在梅麗底耳間爆開來，梅麗宛如聽見了一個炮彈的爆聲，從頭到腳的一陣轟然。

她不動地倚着牆壁站着，臉木然地，眼睛茫然地直望着前路，恰如百貨店的窗飾中的模特兒。

良久，有人喝着，梅麗傻了似地望着面前的人們底臉。

「走，你什麼的，聾子，混蛋。」叢生着鬍鬚的黑臉惡狼々地瞪着梅麗，一下扯着

了梅麗壓嗓子高聲開去。

梅麗怔怔地回望了一眼，隨即像初遷城的鄉下姑娘似的，胆怯惶惑地在人群中挪動着自己，不知怎樣出了車站的門。

外面，陽光直射着，人喧囂着，汽車吐着波波的聲響。

梅麗緊眨動着眼，陽光在一切東西上塗了紅綠的邊緣，

一切都在她眼前躍動着，旋轉着，旋轉的渦心是琦底流着淚的臉。

她使勁地揉着眼睛。

半晌，她抬起臉來，直向着藍的天，一堆白雲飄過來——梅麗覺得眼前扯起一片雲霧

來。

墟

園

吳

璞

## 吳瑛介紹

她的故鄉是風景最綺麗的水都吉林，在她走出吉林女子中學校以後，最初的職業是在報社服務，後又充任滿洲國通信社記者，滿洲圖書株式會社編輯，曾去到社會各階層活動，使她透視了每個角落裡，人們的生活形態，充實了她的寫作的素材。

她的處女作大約發表在東省日報上，以後的作品又登載於鳳凰，明明，華文每日及大同報文學版上，一九三六年有創作集兩廬出版，頗為文壇所稱譽，並獲得民間文學賞——文選賞——給預作者創作上一大推動，最近發表作品很多，中篇有儂花，短篇有爐圍，墜，慾，秋天的故事，壞了一隻腳，六月的蛆等篇。她是一位最有着豐盛創作精力的作家。

## 引子

從母親講述着早年太祖母摔碎了客廳裏面的一隻珍貴的古燈的時期，我起始有了記憶。

「媽！太祖母爲什麼摔碎了那隻古燈呢？」

大姐姐把讀着的一篇桃花源記的講義合起來，央求着母親，去追究太祖母摔碎古燈的原由。

二姐姐又偏逼問着母親，那隻古燈的究竟模樣？我同二姐的意思偶合了，心裏不住的去幻想那隻古燈的神秘。

「是不是那隻古燈比得及電燈還要亮，還要美麗呢？」

我用兩隻手去搬住母親的頸項，看着母親一副清秀的臉，母親被這兩種問話互相追問不知所措了，用手去輕輕的推開我，去止住二姐和我的纏繞着她。

「古燈哪！彷彿是什麼樣式什麼朝代的呢，我忘記了，我也沒見過，都是聽你



祖母講述的。」

母親看着我們臉說，臉上平添了自己的記憶，大姐爲了急着要早早聽到了掉燈的原由，推着我和二姐去睡覺，於是我和二姐在母親爲大姐講述着那故事的時候，却悠悠的入了夢鄉。

至今，那太祖母摔碎古燈的故事還是一個謎。

秋天，大姐把一片紅得鮮豔的楓樹葉夾在讀過的講義裡面去，弟妹們的相繼死亡驚震了這整個的家，母親強烈的在痛心着子女的天亡，父親悔起賣掉了太祖父遺產中的僅餘的一所住宅，像是做錯了一樁頂大恥辱的事情，愧對了太祖父，愧對了一般的人，爲着搜尋一點可憐的安慰，傳信把鄉中看守墓地的變合叫進城，預備把太祖父的墓從新修建一下的。

這消息興奮了大姐和二姐，變合在每個小心靈上描繪了一次，散散亂亂的一直扯到

嘴角的鬚髥，鼻端向下墜，幸福得無憂的一雙眼，因為早年曾經跟從太祖父，死後爲了已死去的主人再盡一些忠，自願替太祖父看守起墓地。

信傳去了，父親整日盼望雙合來，雙合是規定每年秋天要進一次城，進一次城替城中送上了線香，另外報告一些一年來墓地上的消息，不是太祖母的墓上早年堆砌的灰石傾塌了一處，就是二祖母的墓上失了修，或是鄉中又發生過幾次偷竊墓地的事情，但是從未有一次不說太祖父的碑墓修砌得有講究，比起少亡祖父的碑墓要強得幾倍的。

雙合要來了，父親鬱傷的臉上無端地堆上了希望，秋天，算計着不傳信去叫，雙合也該到進城的時期，從去年母親給的一件父親的退了顏色的舊袍子，還戴走了父親的一頂水獺的舊帽子，用顫顫的聲音和母親說：

「少奶奶，這次走了，還是要在明年秋天祭祖時再來。」

大姐姐扯起雙合的袖角，央求他再來時多給講一些鄉下的故事。

二姐姐背着母親在玩笑着雙合，用一種詼笑的樣子去同雙合說：

「嘻！老雙合呀，你的鬚子明年長得長長的扯到地，像馬尾巴的時候再來吧。」

這樣的話老雙合聽去也總是笑了笑，鼻端更顯得墜下去。

「二小姐，我的鬍鬚不會再生長了！」

院落被秋風掃得蕭條，大姐姐躲在房中再讀起大鐵錘傳的文章，小的螢同二姐寂寞的蹲在窗前拾取着殘葉，殘葉被風捲走了，兩個人却氣咻咻地去追趕。

「瞧！螢，雙合來了！」

一驚，看見二姐別轉了頭，揚手拋去手中的殘葉，殘葉在身上圓下做起了刷刷的響聲捲走了，二姐撲上了雙合的時候，螢却無原由的大哭了，捧着手中的殘葉，呆視着雙合的一副臉，從臉又轉到腮上，對這視線的去處，無端的生了一種生疎的感覺，這感覺不比二姐大姐。雙合拙笨的笑着，邊還用手去拭抹着額角上的汗。

二姐像本能的又訕笑着去尋找雙合腮上的鬍鬚說：從雙合的腮上尋取着笑料。

「老雙合呀，你的鬍鬚長得多長了？」

「你們都好？」

雙合躲去了二姐的取笑，一邊被肩上沉重的東西壓得吃力的去支撐着身子，身子

劇烈的搖盪着，預備去跨過較高的門檻，這樣說。

立刻，整個的家被騷動了，從弟妹死後少有的興奮。

母親的房裡寂靜着，弟妹們死後留下的可怕的寂靜，平日的笑罵一掃淨盡，一雙破舊的沙發上灑滿了弟妹們留下的衣褲，地下衣櫥門開着，裏面經過了母親一次大翻動，雙合進來了，前面跑着戲笑的二姐，這時瑩對雙合却由生疏轉變了羞怯，羞怯得無原由，扯着大姐的袖角把身子投到了母親的背後，再從母親背後奇蹟的偷視着雙合的臉。雙合尊敬的叫起少奶奶，把腰深深的彎下去。

母親一時被怔住，有如一旦看見了別後的雙合，由家中新的遭遇上追起一段陳腐的記憶，陳腐的記憶對比着新的遭遇，使她對這三代的忠僕無從說起話，雙合也暗地在從母親的臉上搜尋着弟妹們，小心的去說：

「少奶奶你們都好，頂小的聰小姐和立少爺呢？」

母親突被這話刺痛了心一樣的，淚要從眼中奪下來，痴了一刻又故做慎靜的淡然一笑，使自己在僕人的面前失去了尊嚴，但從笑中驟然會給人不安，使人會想到一些

不幸上。

「家中生了不幸，聰和立三月前相繼的死了。」

把這不幸的遭遇再說給雙合，於是一種不可制止的痛傷攫住了家內所有人的心，母親把臉背過了雙合，她強忍着欲墜下的淚，二姐也像在這緊張的空氣中掃興的去安靜着自己，螢莫名的從雙合的臉上投向了大姐。

雙合被這不幸驚震了，把一種受驚後的眼光直射了出來，半響雙合吐出兩個字。

「死了？」

說完暫時都沉靜着。

母親再次的平靜着自己，臉也顯得端莊地，平和着聲音去說：

「雙合你那麼大的年歲了，聰和立全是小孩子，就連活着的三個姑娘瑛和秀，螢更小，你也不要再譁呼她們什麼了，你是這家的有功人……」

母親稍微停了停，像回憶着這家中早年的興盛，重講給雙合。

「你看，這家中早年的排場全看不到了，前三月孩子死去就把家中的僅餘的一個用

人辭退了，家中雖更顯得淒涼，但在支用上又減輕了一些，現在就只有指着少主人的官銀錢號的極輕進款。」

母親嘆息着，長長的吁出一口氣，雙合的臉上又平添了上替人家所有的不幸傷感着，去回憶起早年父親少爺生活懦怯的性格。

「少奶奶，這一切我都没想到，少主人從小的嬌貴，到中年也會一個人支撐起了這個家。」

母親暫時沉靜下，無言的把傷感去加重，在掃視着房中所有的腐舊的家具上，從家具上再尋起早日的的生活，二姐像不堪寂寞的猛然的跳出了母親的房，這一點小小的動靜驚動了雙合，雙合把眼睛才投向了大姐的身上去。

「大小姐懂事太早，又太安嫻了，總帶出一些小氣的氣派，二小姐？二小姐喜歡淘氣，三……」說到三字上，雙合把注意又尋搜着螢的身上來，螢又猛然羞怯的把頭重躲到到母親的背後，用一隻手緊緊的，扯住母親的舊綢衣的袖角，雙合的語音在螢的迴避中響了出來。

「三小姐哪，生得又小又精靈，皮氣有些怪。」

母親聽雙合說，把憂傷的目光也投向了螢。

「這孩子，從弟妹們都死了，這會才顯出了她，才對她去往上意，小的時候太愛生病，只有少爺一個人喜歡，把她交給了用人，是吃過一些苦的。」

過了一會，母親似乎不願意再說什麼了，才像是想起了一件事去告訴雙合，這次從鄉中叫來的原由，父親爲了要從新建太祖墓地的事情，又稍微探詢了墓地上一年來的情狀，然後又催促着雙合自己去廚房吃一點什麼。並囑咐着大姐去照料雙合的一切，照顧着雙合要去多休息一會，晚上父親從官銀號歸來時，是有許多話要同雙合去商量，另外母親像再無心緒去多照應着雙合了。

雙合聽從着母親的話，拘謹的又退出了母親的房，螢才彷彿像得了自由地從母親背後探出頭，母親平靜的把臉從退走的雙合身上，又轉向了頂小的螢去說：

「螢，出去吧，找大姐教你讀書，別在我身前纏繞着。」

母親說話時的臉有種逼人的冷落，這冷落使螢起了微微的恐懼，從弟妹們死去母親

愛沉靜，愛一個人躲在房中想，陷入深沉的思索裏，先後死去的弟妹們，再追索起這家中往日的一些陳腐的故事。

鄉中的雙合在母親辭去的僕人房中休息着，房中透不進多少陽光來，顯得暗暗的，一些陳腐笨拙的家具點綴了這房中凌人的空虛，平日房中只顯着死寂，大姐從不願意進到這個房，二姐却總喜愛在這房中背着母親，從一隻塞着零亂物件的立櫃中取出一些什麼去做玩具，螢也有時伴着二姐躲在這房裏。

今日雙合彷彿就類似這房的主人，大姐也出現在這裡，二姐像才握住了可以隨意去向雙合取笑的機會，一時不忍離開這，只有螢孤寂，螢寂寞，螢從母親的房中走出來，想找二姐玩，二姐去圍上了雙合，螢單純的想，她有了抱怨，抱怨的是雙合麼，抱怨的是二姐呢，她理解不出，她想法要去叫二姐，但又遲疑着，無論如何不願意看到那個從鄉中來的生着鬚鬚的雙合，寧肯一個人去玩，但螢不放心，身子竟不自主的靠近到雙合



的房門外，她想，要從房裡偷將一些什麼來，一扇黃色的洋門閉得緊緊的，從房裏儘可以傳出二姐姐的戲笑聲浪，戲笑更加重她此時孤零的焦燥，她想要哭，她又恨不得立刻把這鄉中的變合撞出去。

螢又氣又惱，獨自跑出了房外，一個人在地上選擇着地方蹲下去，頭上被風吹折一修樹枝來，落在螢的身旁的地方，小的聲音，螢猛然一驚，伸手拾取來握在手裏，用樹枝無意地在地上畫起了一幅不成形狀的人臉的模樣，然後又思索着，在人臉的下半部上畫上了無數的小小道，小道道做了畫裏的鬚鬚，畫完螢端視着去說：「這就是變合。」

變合在房裏坐候着父親，臉靜靜的不時去嘆嘆，鼻端在暗色中下墜着，在重溫起主人家幾幾年來所有的變遷，所有的遭遇，自己早年是如何受了這家的恩惠，和自己同為這家供僕的老劉，老劉比自己年代久了，死後老爺特意叫人把他埋在老爺家的墓地邊上一直傳到了少老爺，少老爺到了少爺，少爺至今每次下鄉掃墓時，還帶去一些紙錢送到老劉的墳頭上焚燒，如今把這些舊事都追索起來，他想，老劉在這家甚光榮了，一個夫了家裏的人，死後總真是得到瞑目，總算是未白侍候了老爺一場，由老劉再轉到自己的

身上，他，自己也總有資力爭得了和老劉一樣的待遇，他相信少爺雖尚年青，但也能和老爺一樣的仁慈，無論在什麼時候他也堅信着他統統有着重大的關係，他滿意。從藍色裏眼睛迷朦的掃視房中所有的陳舊的家具，彷彿這家中顯得陳腐的，每種物件愈和自己有過共同的存在，他能够分辨出靠門的那隻塞着零亂東西的櫃香木的立櫃，還有兩隻大太師椅子，這是老太太的陪嫁，另外老爺的兩個大書箱，都和自己常常接觸過東西，他又想起老爺生時寫得一手好魏碑，他雖然不懂，但是聽許多人會這樣稱讚過老爺。老爺當年做過三品官，官做得清了排場又大，整年家中有着住客，結果家中是未讀下了許多財產的，人又不與望，老爺身前只是有少老爺一人，少老爺做上清閑的少爺，老爺一後，少老爺又活得不到中年便死去了，那時少爺才四歲，才四歲由着太太和少太太嬌養成性的長起來，他想着他不爲這樣的蕭條去感傷，他只感覺這家的人望上太孤零了。

和少爺同胞的還有一位如千金般性格的姨太太生養的姑奶奶。和少爺的關係很疏遠，早年雙合常爲這兩位養尊處憂的男女老少差人去打算過，他想，少爺到什麼時候也不會支掌好這家，使這家再如老爺生前時的興盛，少爺書念得雖好雖也寫得好魏碑，但

憑那一身嬌懶又愛揮霍的性格，也是阻碍他去吃一些苦。

花姑姑是姨太太所生，姨少太太是少老爺騙得的貴小姐，到家後姨少太太發覺自己的尊貴被損傷了。就一躍把原有的尊貴一掃淨盡，轉換一個潑辣的女人，終於生了二女便少亡了。如今，少爺新近又喪子，少爺雖在中年，但在這家的傳統上數，就無論如何子嗣上是要稀少的，這樣他覺得主人家的後日是灰暗了，便爲這灰暗的鬱悶握住了整個的心神，不由的被這一切人事上的奧妙去蒙蔽的他，他的心和暮色一樣的暗灰了下去。

黑夜，父親由官銀號歸來了，雙合聽說，立刻要出來給父親請安，躲在房中的半日的母親，像才哭過似的，眼睛紅腫着，這時也要走出舒散一下心，又無時不在迴避着別人的目光，使父親窺視，出她是經過一次巨大的感傷，在雙合身上也不要太失掉了尊嚴頭雖微垂着，臉上做出一種淡笑來，一隻手牽起地下的螢，大姐姐也參與這將要商量修建太祖父墓地的，足以興奮自己的類似故事樣的談話，二姐姐因爲懼怕着父親，站在堂屋外從玻璃上遠遠的向這裡直射着羨慕的目光。

整默默的去換着母親，在誰也不再注意着自己的時候，趁勢把目光透向到雙合的身

上去，雙合給父親問着安，拘謹的站在地下，眼睛在父親的臉上搜尋着，他想，那早年主人的嬌貴，在眼前這副清秀的臉上減消了，同時有種憂傷湧流了出來，從身上不知什麼地方還足以能找尋出一些遺留驕傲的氣派，早年他雖算不上闊少，不如少老爺闊少等的優適，但也足有勝過一般闊少的嬌養。看見雙合，父親的臉流溢出了高興，他笑，從弟妹們死後，父親很稀有的笑臉迎上雙合去，如往日像是看見雙合就忍不住要想從雙合身上尋找着可以逗趣的笑料，半響，忘記了雙合仍拘謹的站立着，母親看眼裡去，抬起微垂着的頭，靜靜的去說：「雙合，坐下說話好，你的年歲太大了！」這樣再三的勉強雙合好好去坐下。

父親開始和雙合談話，眼睛老在左顧右盼的在所有的人臉上掃視着，去尋找着自己想說到底話，臉也看去像嚴肅，退去了剛才的興奮。

「雙合，家裏的情景比去年變得蕭條多吧！」

說完父親又好像是不願意這蕭條延續到長久，還有種希望的心又去說：

「這是不會長此下去的，家運總會有一日會翻過來！」

着說：

雙合抬起頭，抬起頭又看看微微堆上笑臉的父親，要乘機附着父親的意思去趨奉

「那是，少爺的大發跡在後日，年青時受些折磨也好……」

雙合不知道再說什麼好，又低垂了頭，他雖在爲着少爺的景況傷鬱着，他雖不一定去堅信着這家是再興望不起來，但是在此時，他知道他的這樣不着實際的趨奉，有些滑稽，有些無味，但其他知道，他是了解少爺的性格，或許比少奶奶還清楚，在太失意的時候，少爺常是希望有人去趨奉他，他可以從趨奉上得到了一時的安慰，趨奉他以後他是什麼都可以犧牲的，今兒這麼說，雙合想去趕替了少爺臉上所有的傷鬱，但他知道這位多麼冷靜的少奶奶，是不會滿足自己的趨奉，他窺視一下母親，母親又陷入深思裡，他索然的去別轉了頭，一種希望也像把攔住了自己的心。

話才要入正題上，父親的臉更沉黯了下去，輕輕的嘆息着，把想要和雙合商量的事情躊躇着說出那賣掉太祖父僅餘的遺產，真有些再難爲情的去告訴，這時候三代的忠厚的僕人，在此時一切勇氣全消了，他覺得把這件事像對不起太祖父的事情使雙合聽去是會

立時恥笑的，恥笑了這損傷了太祖父一世威名的後人，慢慢的垂下了頭，像要從什麼地方尋出一些道理來，尋出一些道理可以去既不損壞了外祖父也不損傷了自己的話去向變合說，去拂開了眼前兩客狀，父親把手去撫着自己的頭，在恨他自己，也輕蔑着自己。

坐在父親下首舊黑漆木椅上的雙合，像被父親這種不安的沉默尋出許多悲哀的印證，這印證使他斷定出父親此時的心境，這心境使他萬感交加的無從想起話，一直的平靜着自己，也去注意着父親的動作。

房中暫時陷入了逼人的沉寂，三個人從無言沉寂裏送出了苦悶的目光。

明亮的燈光下，照着母親的蒼白清秀的臉，母親從呈現着冷靜的臉上，像更加重了苦痛，這苦痛使她沒有勇氣再去聽下父親將要說出的令人傷心的一番話，他知道父親的話是足以刺痛起她的心，她強支起着身子拉她要睡在懷中的瑩，也不再敢勇氣去看一次父親的臉，走回到裡間的房裡去。

房中聽見大姐姐從自己的房中傳過來讀誦着父親所教的講義，母親在從濤聲浪中平靜着自己，慢慢的憶起父親早年讀書時代的興盛的景象。

夜來，父親和雙合商談着修建墓碑的事情不知如何了，大姐姐和二姐姐依然套上了小褂子到學校去，在弟妹羣中父親偏愛瑩，瑩和父親睡在一起三年了，瑩醒，早晨看見父親尙在輾轉着，今兒說是午後再到官銀號去，母親在無言中做起從前僕婦們的工作。

瑩又孤寂了，端詳着母親細高的身材，從這幾間房裡沒有次數的走來走去，瑩忽然想起雙合來，雙合在自己居住房外通過廚房的甬道上入神似的僵立着，像在思索着心事，瑩能從母親把洋門一開一閉的刹那窺視着雙合，瑩還特別的在心上描繪着雙合的下墜的鼻端，和那腮間的生得散散亂亂的鬚鬚，鼻端有些奇特，這奇特的記憶不時出現佔據了瑩的心。

瑩想，家中突然平添了雙合，她的自由又像被奪去了，使她如舊的不能隨隨便便的自由出入着去玩，她想，雙合會不會也像從前僕婦們樣的去監視着自己，去限制着自己，一次自己把一件綢袍子弄髒了，僕婦還故意跑去告訴了母親。

瑩想着，寂寞從心底昇上來，從弟妹們逝後，雖然瑩多得了母親的愛撫，彷彿也知道了許多的寂寞，這寂寞突使瑩在不滿足這目前的家景，她不由自主的想起那剛會啞啞學語逝去的弟妹們。

家裡從雙合來，父親每晚從官銀號歸來的時候，就把雙合叫進房去商量事情，這樣大姐姐沒有新的講義讀，有時把學校的功課拿起無聊的重溫着，母親從看見雙合的那天起，像總不能把心平靜了下去，在極失意的時候，就要百事都廢棄的躲在房中流着淚，二姐姐把從前父親強命讀着的國文拋到一旁去，放學只顧去找雙合玩，只有瑩，瑩如舊單獨地對雙合不知是憎是怕，依然怕去接觸他。

秋夜是寂寞的，房裡房外雖現着蕭條，那腐舊的陳設陪襯着每副憂鬱的臉，誰也沒有如往年的一絲高興的氣色。

二姐姐從母親的房中悄悄的尋着瑩，瑩在母親的粧台前被牽住了，瑩正一個人細心的對鏡梳攏着自己生得才將寸許的鬢髮，瑩愛漂亮，常常去收拾着自己的小頭。

「瑩！」二姐姐輕輕的叫，「跟我去聽雙合講故事，」瑩一驚被二姐姐強着牽走了。



隨着二姐姐的身後，走進雙合的睡房裏，這白晝透不進充足陽光的屋子，到夜却被電燈光照得通亮，空氣也顯着活潑，大姐姐正倚着門緣，把一本講義端上去遮住了下半部的臉，雙合癡軟的坐在椅子上，當着這頂大不過十四歲小主人的面前，他是可以有自由。

「雙合，鄉下還有什麼更驚動人的故事呢？」

大姐姐彷彿去央求着雙合，看見二姐姐和整走進來了，垂勢又追加了一句，「只講這一次。」

二姐姐聽見一擁，跑到雙合的椅子前，做勢要從椅上扯下癡軟着身子的雙合去說「講，講，要你來講，不講就不行，」威焰萬丈地。

整把剛才縮進大姐姐身後的自己探出來，再一視線忙亂的投向了二姐姐和雙合的方  
向去。

雙合却未曾去動轉，一任着二姐姐猛烈的在他的身上任何部分一棒一棒的搥去，看着燈，臉靜靜的說。

「鄉下再沒有故事了，別聽，你們家的事有比鄉下的故事還熱鬧，還要驚動人……」  
雙合坐直了身子，用這樣的話去誘惑着大姐和二姐，鼻端在三個人的注視下去下墜着，二姐姐笨拙地閃閃着，整奇怪的被雙合剛才的話止住了去心，大姐姐挪開遮在臉上的講議，止住二姐姐的凶擊，催促着雙合快去講，雙合興奮了三個人的心，三個人靜靜的圍坐了雙合，亮的燈光下，把塗着油漆的壁上印映出最大的雙合的影子，影子因而清隨着說話聲去活動着。

「你們家……」雙合把話頓了頓，眼睛在三個人的臉上一停，又把注意落在大姐的臉上，像要從這十四歲的大姐的身上才能擊出故事的根源，整把自己再接近了大姐，心在增惡起眼前雙合的下墜着的鼻端，坐在兩雙合身旁的二姐將嘴角一歪搶上說：

「我們家，我知道，太祖母捧捧過古燈！」

「小姐，那捧捧古燈的故事還在後面……」

雙合用手勢去止住二姐姐的話，「要聽好好聽，不許插話，」

大姐姐去怒視下二姐姐，雙合起始說：

「從你們的太祖父的時候說起，你們是滿族正黃旗人，太祖父早年是北京人，兄弟行中屬第四，後來都稱爲四大人；因爲早年在北京做官時犯了罪，犯了罪就一個人從北京發配到現在的東三省，落在現在的吉林城地方，在此地娶上了太祖母，前清時又做上了二品官，太祖母是受過皇封的二品夫人，官做得很清：人又忠厚，不像你們的太祖母，太祖母，就是從前存客廳，現在又掛在少爺的房中門壁上的大像片，那就是那時候的太祖母。」

雙合的話停了停，把眼睛在房中一掃，又像是借機去稍憩一會，三個人又從雙合的話中去描繪起那掛在父親房中門壁上的像片中的太祖母的模樣來。

「太祖父因爲什麼不像太祖母？」半響大姐姐忍不住去追向着停話的雙合，二姐姐却從話裡去平靜住自己了，瑩有些莫明其妙的不理解雙合所講的故事，不住的把寂寞的眼睛投在了壁上的印映着雙合的影子上，從影子上去回憶起二姐姐平日講着的紅眼珠白臉魔鬼的故事上。

瑩跟着去扯住大姐姐的紫綢的衣袖，雙合又輕輕的咳嗽起，把從口裡流出的涎水

在鬚鬚上，從散亂亂的鬚鬚往下扯得長長的，二姐姐忍不住去暴笑起，瑩也去附合着把剛才可怕的回憶從雙合的可笑的臉上忘去了，大姐姐生氣的扯下了二姐姐，坐在椅上的雙合也退去了剛才的沉靜，從笑中去接下底下的故事上。

「因為什麼不像，就是因為你們的太祖母，從太祖父逝世後，一個人統領起家來驕然變了脾氣，講起家教來，家教講得太嚴了，唉！什麼叫家教，反正是折磨人，折磨誰呢，都是自己人，那時候你們家裏正裝的主人倒不多，太祖母底下只有你們的祖父祖母二個人，其餘呢，嚇，其餘的可多了，三日一換，兩日一來，全是你們太祖母的娘家那派的，還有一年到底住在你們家裏的，住着，吃，挑，依仗着太祖母的勢力，錯待一點都不行就罵你們的四姑媽還算好……」

「四姑媽？」三個人的記憶中熟現出一個小女人的模樣來，整年穿着各色花樣的綢襖衣，臉上總帶笑，笑得令人愛接近，做得一手好女紅，還能講得許多怕人的故事。

「對了，四姑媽，是你們太祖母的娘家侄女，從小住在這，一直到陪都出去，還有誰呢，這就臨到祖母的頭上來，說來，你們的祖母也是太祖母一個過房的侄女，他是人

一回到家就變了，整天到晚僕婦們不用，偏偏迫令你們的祖母去打掃客廳，一天三次客廳誰來呢？太祖父去逝，祖父又年輕，就總是冷冷清清的，但是，不這樣是沒有另外方法去折騰你們的祖母。」

「祖母呢？」大姐姐把眼睛垂下去，像有所思的，二姐姐扯住雙合一把說：「沒意思，」這故事竟誘惑住了瑩，瑩的小小的心靈不時的從雙合的故事裏去莫名其妙的追思着父親房中門壁上的大像片。

「祖母嗎？祖母終年忍受着，逼得利害的時候和僕婦們大哭，早年的人不像現在，現在呀！……不是那年代了，」雙合長長的嘆息着，「有一年冬天，早年的冬天比現在要冷上一倍：那時候沒有大樓，風沒有擋向，就一直呼呼的吹，雪也像比現在厚，有一次你們的祖母因為換室中的水仙花池裡的水，心裏不痛快，一時大意了，把花池碰壞一塊破，惹怒了太祖母，祖母的臉上變了色，全下人們都替你們祖母擔起心，太祖母知道了就威焰萬丈的鬧起來，家人全束手無策，祖母三番四次去賠罪都不行，鬧夠就兩天兩天的飲食不進，」

「一天兩天飲食不進，」三個人一齊的把奇異的目光直射向雙合，雙合笑語着環顧着把頭靠近到自己的三個聽講的臉。

「是呀！你們的太祖母這脾氣太怪了，她一個人去不進飲食，從上到底就誰也別想進一口水，那時候我正在你們家，後來還是我把太祖母最信任的松二爺請來了，才算平了這場禍。」

雙合講述着，不時的舉手去抹着濺到自己鬚髮上面的唾水，三個人臉上驟然轉變了不平，大姐姐像認定了太祖母不講情理的，去平添了一種懷疑的憤懣，二姐姐把嘴鼓起去怒視着雙合，螢且默默的去描繪着那個大像片中的太祖母，對於這位沒會見過面的太祖母發生了蔑意；把母親講述過太祖母摔碎古燈的故事，追思了起來，故事在螢的心上結了一個迷。

雙合看着入神的呆視着自己，一會又轉顧着大姐臉上漸漸弛緩了剛才滿面怒容的二姐姐，又從笑語中把太祖母的脾氣在三個孩子的心上重新一描繪。

「二小姐，太祖母活着的時候，一定頂不喜愛你，愛喜歡大姐，螢有些怪也喜愛。」

螢聽見把頭別轉了過去，把憎惡雙合的一付下墜鼻端的心情加重地去衝動起她的心，二姐姐聽見這極不稱贊自己的話，突的怒視雙合。

「去吧！雙合，太祖母才不喜歡觀你那滿腮臉的鬚髯，瞧！那髯像；涎水又滴出來了！」

「雙合，二祖母呢？」大姐姐慢慢地想起由母親口中講述的美貌的二祖母，想再由雙合的講述中去對比一下自己記憶中的二祖母。

「唔！二祖母，」雙合彷彿才從自己記憶中去尋找出了二祖母，驚叫着去說：「又平下心去想。」

「二祖母，那時還未來，少爺也還未來，這樣太祖母這脾氣從什麼時候改的呢？」雙合苦苦的去思索着，發覺自己的記憶也有些恍惚的時候，就笑了笑用手掌去擊着頭，三個孩子靜靜地。

「對了！」半晌，雙合接下說：「從你祖父把二祖母領到家來的時候變的，因為二祖母到家後，太專橫驕慣，這樣感覺着委屈自己的時候，你們的太祖母才看出你們祖母

的所有柔順來；太祖母和祖母去合成一條心，這時候就專看見你們二祖母的世界了，二祖母因為失了小姐的尊貴做上妾，心有些不平，萬分焦燥的去想法擾亂這個家，自己吃喝，還抽上那個，整日勸在房中不起床的抽，自己抽，還讓上祖父也去抽，」

雙合說着臉上露出一種蔑笑來，笑的聲音冷冷的，表示他並未曾去怎樣去重視過這位女主人。

「這還不算，最講不通的，就是不許你們的祖父要去進祖母底房，因此兩個人在二祖母監視下從未到一起過，那時二祖母已生了你們的花姑姑了，你們的花姑姑有些地方很像二祖母，」

雙合又現出一個蔑笑來，大姐姐的心上也跳出一個美貌的花姑姑的臉，據說花姑姑生得太十全了，沒有一處醜陋的地方，有些和二祖母相似，這家她們母女出衆了，花姑姑養了一身的嬌懶，祖父寵愛她。

花姑姑在大姐的心上僅是這點點的記憶，但二姐姐和瑩却對這生疏的講述消滅了興趣。



在大姐姐靜靜的去想着這一點點對花姑姑所有的記憶的時候，雙合又用手一拍自己的頭，像由今夜的話中又想起了許多的記憶，這記憶足以興奮了雙合，雙合願意去對這主人家的又一代的後人去講述起這只有自己清楚的陳腐的故事，這樣可以足証他在這裏是佔有過怎樣的地位，他並不為自己做了這家一生奴才而為恥，他覺得在這許多的下人們中間，要明白這家最清楚的，現在只有他自己，他又為現在的少奶奶稱贊他是這家的功僕而自豪，他覺得是有資格去承受這句話，想着，他興奮了，他要再去和這又一代的後人講述起那自己認做最清楚的故事才覺得滿足。

「你們家的事情，只有我知道的最清，」雙合氣勢昂然的去掃視着三個靜靜的小主人的頭，大姐姐去清醒着剛才入神的思索：

「說你們的二祖母，你們誰知道，少奶奶許不會這早去講給你們聽，有過這樣的事情，不是二祖母不許祖母去接近你們的祖父嗎？祖母不生育，二祖母只有你們的花姑姑，講家教的太祖母也像失了策，後來，還是你們遠族的三祖母想出了主意，有一天，背着二祖母把你們的祖父和祖母請到自己家中，就這樣的祖母才有了少爺……」

雙合說着，又一停去舒展一口氣，像把當年的一切不平的怨恨都從那長長的吁嘆中去放散了出來，又去坐直了身子。

「後來，二祖母看見祖母生養了男孩，這家中正衆人渴望着的接續香烟的孩子從祖母身上生養了，自己的身位也要在這家中低落了下去，還日夜的計劃要去對這新生的少爺起了傷害的心意，所以……」

雙合的話重重的投到三個孩子的心裏去，三個孩子一驚，把眼睛亂射在雙合身上的所有的部分去。

「所以，你們的太祖母，就命家中所有的下人們去看視着少爺，日夜去提防着，這種可怕的提防去驚動了家人的心，這樣，少爺在從這左擁右護中去長到三歲的時候，二祖母少亡了……」

雙合再次的平着氣，像一切都有了結果，臉上平添了勝力凌人的光芒，三個孩子的思索也隨着活潑起來了，雙合接下說：

「少亡了，家中除個害，家人像全從大難中脫出，看看少爺，才一塊石頭落了地，

但是你們想想二祖母該是怎樣吧！在臨逝去的時候還囑咐着祖父要仍守前條，不許祖父走進祖母的房，這話被你們祖母聽去了，二祖母逝世後，就無論如何拒絕你們的祖父，祖父病了，病中二祖母就正日纏磨着祖父，祖父在夢中去和二祖母談着話，像生前時一樣，後來不到一年中祖父也逝世了……」

雙合描繪着往事，大姐姐去隨着雙合進展的話中默然了，由這故事去暗暗引證着母親的話。

「祖母活着的時候常嘆息着說，父親是天賜給的，雖然是由自己生養的，但花姑姑的母親總還算是勝力了。」

於是雙合這些動人的故事，在三個孩子的心上塗上了深深的記憶，父親從官銀號歸來的時候叫進雙合去，大姐姐像不肯捨這故事似的送去了螢。



商議着修建太祖父墓碑的事情像是毫無有頭緒，父親每夜從官銀號歸來的時候，就

把雙合叫進房，母親仍像迴避着父親和雙合中間的談話，一個人躲在房中靜聽大姐朗讀着講義的聲浪，大姐姐似乎爲了沒有新的講義讀，覺得很無聊，把父親寫字桌上的一隻新毛筆拿出來畫起水彩畫，或當着雙合每夜坐候父親的時候，大姐就把一切全盤的去聽雙合講故事，二姐姐有一二次因爲太疏於了功課，在學校中受了辱，到家就有心無心被母親勉強着去讀起教科書，螢也開始讀起了「大狗叫，小狗跳！」

大姐姐愛螢，螢小，中間隔着二姐姐，和螢不發生衝突，時時奚落二姐，二姐却比大姐姐和螢全沒有限度，上下都可以直接去衝突，大姐姐書念得好的傲氣凌人，螢被父親的嬌寵偏待了自己，這樣二姐姐在這家中形成了孤立的氣勢，母親有時去愛上大姐姐說二姐姐沒有大姐那種堅定着己見的性質。

大姐爲了成衣送來的由祖母衣服改製給自己的的一件藍色絲質的長袍而起反感，和母親生着氣，和全家人生着氣，在她十四歲已經變成了大姑娘的心目中，她開始輕蔑起這從記憶中的自己，決少穿過這樣古老的質料，如今，由這腐老的絲的襖袍勾起過去的記憶，走向母親哭訴着。

「這樣的衣料，穿上人家都說古派人，寧可不要了，」

母親看着這哭訴着的大姐，觸動了一切新舊傷感來，淚要從眼眶奪出，她想，這個十四歲的大姐也開始受起了虐待，她知道這一些陳腐的東西穿出去是不體面的，但是在目前家中的景況上打算，急要減輕了所有的支出，她雖不再希圖這家能有早日的興盛，但也不希望再一落千丈的一任他衰落，她清楚少爺的那種揮霍無度的性格是難以一時更改的，目前她僅能從孩子們的身上省下一筆可憐的消毫，她感傷的去欺騙地說：

「琳，將就點吧，你大了，總該懂點事，那是絲質的料子，還有九成新，雖然式樣太古了，但是……」說着，母親眼前現出十四歲以前的穿得如華貴小姐的大姐，二姐和瑩却不同了，一怔，母親才把停下的話又茫然接下說！

「還一件件如往年連你們在家都穿着時樣的絲質的衣料，在目前的家景是再也辦不到了，所以，就總比穿上粗布的料子好，而且我從來也不喜歡。你們穿上那些粗質的東西，且母親賠嫁的衣服多，够再給你們三個人改製幾年的，二祖母的衣服我不願意動才送給僕婦的孩子穿，完了還有我的，外祖父賠嫁我的也不算少，那時候瑋和瑩也要她繼續

穿到大，這樣，家裏可以省下一筆衣費，再說，家裏古東西太多，穿完了也淨心，將來你們父親能有好事的時候再爲你們添製新的吧。」

說完，母親像輕去了一種壓迫的，把眼睛再次的停到大姐的臉上時，看見大姐的淚猛然又亂墜了下來。

看看放在大姐身旁的藍色絲質的綢襖袍，看着母親傷痛的臉，二姐用着一種輕蔑的臉色避着母親找向大姐去，她覺得大姐的嬌氣太凌人了，故意做出一種反對的表情怒視着大姐走出去找雙合玩。

螢在這緊張的空氣中靜默着，一個人在母親的粧臺前慢慢仔細的梳攪着小頭，單孤的爲這寸許長的小髮髮急燥着，螢想，什麼時候能再長長一些呢，長了的時候也能仿照大姐一樣的梳攪起小分頭，梳成小分頭，才顯得自己也是個大姑娘了，大姑娘全是美麗的，如大姐一樣，變成大姐一樣了，也會讀講義，或許比大姐讀得更好更多，這樣才被人重視的，自己也能爲了一件衣服去和母親有理的去哭訴，自己這次未去附會了二姐去起鬧，自己還莫名其妙的去計劃着有一天成長也給自己送過來一件稱心如意的袍子穿在

身上，瑩愛漂亮，瑩只懂懷着那一類鮮艷彩色的小袍子。

瑩把小頭梳得厭煩的時候，把臉送到鏡中去呆視着自己去冥想着自己，又爲母親的冷落，大姐的傷痛，驕滅了自己的高興，瑩不自由的爲家中的令自己掃興的事想不斷的如奇蹟似的出現，開始去爲這奇蹟沉思了。

大姐像未息怒的跑回自己的房中，放棄了再讀着講義的工作，母親無言的抬起頭，想起蕭索的家景，觸動起了不能言說的難過，一腔怨恨無有訴處的失聲的哭出。

有一夜雙合從父親的談話中探訊了父親賣掉太祖父的住宅後，除償還外面的一部債務僅餘的微小的存款，雙合驟然的把要幫助父親計劃重修太祖父墓碑的熱意全泯了，他在追想起這主人後日的家景，他爲這揮霍的少主人，擔起心，他更想起這正於傷痛子女夭亡傷痛家景衰落失了主張的少奶奶，如今，像百事都廢棄的忽略起所有的家事，整日躲在房中找清靜，在目前這種狀況下自有他自己，他要拒絕了少主人的修建墓碑的計劃，他爲少主人所有的打算上着想，就決計要打消這次再消費金錢的念頭，他並且知道他自已，他是少主人家三倍的奴僕，只有他了解這主人家最清，少主人是可以聽信他所

有的勸告，他計劃着他要如何把話說得動聽，把話說得能去打動到主人的心裡去，無論如何他要去搖動了少主人這修建墓碑的計劃的。

「少主人，老爺的墓碑，雖然年頭久了，有我在世一日，我總能精心的看守這墓地不會使它有了損傷的，你的目前家景不好又沒多大的收入，可以暫時再放棄幾年，我知道這是得一筆大銷費，早年修建這座墓地的時候，官帖是花過很多，我還記『清……』」說着雙合又追憶起早年太祖父逝去時候修建這座墓碑的陳舊的記憶，像要把這一切陳舊的事情再重新講述給父親，父親也在追思起聽着講述給自己的模糊的記憶，兩個人均陷入一種沉思裡。

雙合的話，父親像是更堅決了自己修建太祖父墓地的意思，他想，他不能再聽從雙合的勸告，他不能再把這計劃去搖動了，這樣她對不起太祖父，對不起太祖父，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出一些可憐的安慰，而且他不願意在親族中再聽了一切不堪入耳的話，再聽到有人說自己愛揮霍守不住遺產的話，如今，他要在給太祖父修建墓地的美舉上去減輕別人對他的污言，別人可以還稱贊他一聲會經營起了家事，爲着尋找一些安慰，父親像



一切不願意吝惜的。

雙合像未達到目地的，但他仍相信自己總有一天能把少主人去說服了，這樣，雙合和父親的心上都單孤的棒上了一種希望。

父親把雙合仍留在家中，暫時不令回鄉中去，家中所有的人的臉上更顯冷落了，鬱悶握着這整個的家，大姐彷彿被這鬱悶的空氣所苦，減少了興趣，再不願意去聽雙合講故事，一個人躲在房屋寂寞的讀着講義，只有二姐尙有時去找雙合，登一個人去靜靜的冥想，或是梳着小頭，雙合身前寂寞了。

突然，家裡又被一種驚人的消息震驚了所有的人，在哈爾濱軍署任職的花姑父逝去了，花姑父逝去，花姑姑要携帶着人回到故鄉的家來，父親看着信爲了這位同父異母的同胞的寡居的花姑姑傷痛着，另外，對於花姑姑的歸來未表示可否，他知道眼前這個蕭索的家是不能再如往年的希望比自己更愛揮霍的花姑姑的歸來，他知道花姑姑不會孤身一人歸來的，只少還得限回一個聽差的，如今，自己家裏一點排場也沒有了，添進這樣人是給自己增加苦腦的；而且也不願意再看花姑姑擺着比自己還利害的官太太的架子，

每日想法使自己享受，一身凌人的嬌慣。

母親呢，母親被這突來的消息震驚得心裏說不出是酸楚，是抱怨，更顯得不寧靜了，每日望着所有家人的臉，好像把每人的品格都在她的心上精心的描繪着，第一，她知道父親爲了尋找一點可憐的安慰才要修建太祖父的墓碑，這樣她不忍再去阻攔在一切親族申討不出一點同感的自己的丈夫，她對父親的這次的計劃要不加可否，她不再去顧問了她只想寧靜一下心，如今，花姑姑又要歸來了，歸來，母親在猜想到不會是一個人，她知道，她是如何的痛心看見花姑姑那種嬌貴闊太太的態度，這樣就更加重了她的極煩的心緒，第一花姑姑若長時日的住在這裏，她立刻會想到她的孩子會受花姑姑什麼嬌慣影響的，目前她雖像百事都廢棄了，有時她尙能想到了關係着自己的事情，另外，她此時總想要清靜，花姑姑歸來是免不了要應酬的，她也爲已往的應酬花姑姑的情形擾得頭痛了，想着，她像絕了生路似的，這家中重重發生的事故壓迫她喘不出氣來，在強烈煩燥的時候，母親驟然的想起自己的家來，她想着，她是有二年未歸來了，她可以借着這次失子的機會歸家一次的，歸去可以在外祖父的身前說一下自己家景的窘狀，向

外祖父痛快的傾述着她的一腔怨恨，並且還可以向外祖父要求照拂她以後的日子，這些全是她往日所避免的迴避自己要靠外祖父的地方，有要求外祖父的保護，而把自己的痛楚述說給外祖父，因為，她不願意聽到別人說她一句嫁出的人還要依靠外祖父的，但，如今她再也堅持不下她這種信念了，她不能有比外祖父再親近的人，她在痛心要打消了她往日的自尊，這樣她或許能够減輕了所的痛苦。

## 五

母親堅定要歸寧，往鄉中倩信給外祖父，要外祖父派人進城接她歸去的。

兩個姐姐呢，兩個姐姐聽說花姑姑要歸來了，母親又要歸寧去，兩種要實現的消息在他們的心上轉，兩人全單純的捧上一種不同的希望，大姐爲要看看花姑姑，要陪伴寡居的花姑姑的寂寞生活，不願陪母親到鄉中去，二姐，往日在嬌貴花姑姑的身上找不到愛撫，願意同母親去看望外祖父，她感覺自己家中太寂寞了，像無論如何也不能滿足她所有的理想，她猛然憶起鄉中做地主的外祖父，外祖父是如何的愛撫着自己，只有外

祖父的家中才不會有寂寞的，並且外祖父還可以命令家中的使用人到大地陪着自己玩，那些想像不到的高興呀，二姐被母親歸寧的消息歡喜得跳起來。

螢呢，營謀不開父親，父親比母親還愛撫自己的，另外又想一見這嬌貴成性的花姑姑，花姑姑在螢的心上沒有記憶，不能同母親去，不去，又無時不在憧憬起鄉中的一切。她雖不會去憧憬着那大地，但她由雙合的談話中，只少對鄉中有了一種想像的輪廓；螢在苦苦的追思目前這兩種不同的希望，兩種不同的希望相爭着去佔據了螢的心，螢心上像積結了鬱悶，這鬱悶，使她莫名其妙的不知要如何排遣了，實現的消息愈顯得近了，螢也愈愛一個人苦苦的冥想，頭上的短髮像是長了一些，每日仍在對鏡去梳洗。

雙合聽到寡居後的花姑姑歸寧的消息，重新而又給大姐和二姐講述起早年花姑姑的奢侈的生活，螢在旁靜靜的由雙合話中毫無根據的描繪着花姑姑。

家裏像是重興了，這暫時表面的重興。更刺痛着母親的心，父親暫時把早年辭掉廚師叫回家，另外把幾位親族也請到家中來，那修建太祖父墓碑的事情，目前像就要籌備就緒似的，雙合出來進去的不斷的嘆嘆着，並且還找機預備當着親族的面前求他們援助

自己去說服了少主人去修建墓碑的堅意。

花姑姑歸寧的日期一日近似一日了，母親爲要躲避這一次的喧囂景像，就要回鄉中去，把所有的家事都囑咐給雙合，她知道雙合要比任何人都比較着可靠，這樣，她可以安心暫時到鄉中去，立刻，家中被一股緊張的空氣包圍了，這緊張一掃往日的沉寂，每個人都暫時去弛鬆了平日的鬱悶，母親在收拾齊東西的時候決定把瑩也帶到鄉中去。

突然，一天午間外祖父由鄉中派人到了，母親看見鄉中的來人，想起外祖父，想起了自己的遭遇，觸動起一切的往事來，在迴避着衆人眼目偷印着臉上的淚痕，第二天就決意歸寧去了，臉上又平添了一種新的希望。

售  
血  
者

但  
娣

## 但 娣 介 紹

但娣生於松花江上流湯原縣，一九二〇年跟隨她的父親沿松花江飄往沙漠地帶的齊齊哈爾市，曾卒業於齊齊哈爾的女子師範學校，現於日本奈良女高師在學中。

她發表過的作品；散文有足音，櫻花的季節，異國，像的故事等篇，詩有曠人，未完結的故事，期待，黃昏的憂鬱，夢與古琴等，小說則有欲柴婦，安荻與馬華，忽瑪河之夜多篇，

在她的作品裡面，善以極巧妙的筆風，流露出悵鬱的詩情，在女性作家裡，可以說是獨樹一幟的。

她的筆名除但娣外還有蘿蕩，曉希等。

在一九三九年，我的未婚夫死了。他死在美國的巴爾提摩爾城。不，實際他沒有死，他和一個美國的姑娘結了婚。我帶着傷痛，從富拉爾基城，爲了辦理解除婚約的手續，而到巴爾提摩爾城來了。

是冬天的黃昏，我感到無限的悲哀，於是我便唱着我自己的悲哀：

悲哀的黃昏

寂寞的黃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屋子裡——

沒有燃着的炭火

生命裡也沒有燃着的愛情。

我望天涯

天涯盡處是流雲



悲哀的黃昏

寂寞的黃昏

悲哀的旅人

寂寞的旅人

我正唱出我的眼淚來，便有人在叩着我的門。

Come in——我喊

他進來了，一個穿着教堂的牧師禮服的老人進來了。

我想這一定是爲給我講說痛苦而來的。因此，我意識到我的感覺寒顫，但是我竟若無其事的請他坐下了。

「親愛的孩子！我是奉上帝的命令而來的！」老人說話了。

我真怕他再說下去，我真怕別人講說我的不幸。因此我急忙的說：

「我是快樂的！」

「是的！我知道你是快樂的。妳還這麼年青，妳怎麼會懂得悲哀呢！孩子！我是爲

了一個病患者而來的，爲着朱良而來的。他快死了，他是以人生最大的不幸來接受他的末日的。他爲了不願向異國人吐出他的秘密，他爲了要完成他最後的一篇作品，他便向我再三的要求一個記者，一個中國記者。我足足尋覓一星期多了，今天偶然在這旅社裏，知道我所尋覓的畢竟尋覓着了。孩子！幫助不幸的人是妳的幸福了！這光榮是你的！」

我的欲念——幫助一個將死去的不幸者的欲念，決非恐怖和羞恥所能阻止的。於是我便很勇敢的答應了。

跟同老人坐着車子，離開巴爾提摩爾城，一個鐘頭後便到了一個山根腳下，我們下了車子，步進巴哈爾的谷底。

在巴哈爾谷底，除了幾個捉山鳥的孩子以外，再找不到什麼人影來了。

我們踏着長年積埋的落葉，穿行在陰暗又潮濕的谷底的小徑裡。

不久我們便到了 間小小的木板屋，孤立在谷崖底的斷丘上，房頂已經有些歪斜了。塗着的腿色的白粉，變成了難看的蒼灰。四圍的牆壁已坍塌。

「那便是朱良的家了。」老人說。

我們邁進一扇低矮的破壞的柵門，生長在院落裏的植物，都枯落了。

我們很快的進了他那髒破的屋子。在床上我看見朱良躑着，他的苦歪的臉有些蒼白，眉毛緊鎖，他的眼睛瞎了。他大概聽到了我們的足音，他把他那蓬亂了的頭昂起：

「牧師！是你嗎？」

老牧師用了最溫柔最體貼的安慰安慰了他。並且告訴了我的來臨。

在朱良的臉上，我看出了他的如同死亡一般的絕痛。

我們沒有需要一點點一般的禮儀上的形式或解釋。他便開始他的述說，我便開始我的速記了。

「在生命線上全是貧窮的，我和伊麗耐。那是一個嚴寒的冬天，在巴爾提摩爾城，在約漢何甫僅輸血局的門前，站聚了一羣尋找機會的售血人，我和伊麗耐便是那羣沒落者，沒有職業和被生活所累的不幸羣中的兩個青年。

伊麗耐穿得窮叟叟的，一臉倒運的蒼灰顏色，她的單薄的袍子和破鞋，使她不能久站一定的地位。因此她不住的在我的面前走動着，她的饑餓的眼睛在發閃。忽然她向

我身旁的一位老水夫說：

「老伯！你帶什麼吃的嗎？」

「沒有。」

「連一片麵包都沒有嗎？」

「是的，什麼都沒有。」

於是她不再出聲了，許久她又在自語：

「沒有比饑餓再使我空虛而不安的了，也沒有比找不到工作再使人憂鬱而難過的了。」

×

×

×

第二次是一個春天，一個學期開始的時候，我再也想不出方法借到我的學費了。因此我又跑到約漢何甫僅輸血局去。輸血局的門前，已經有一群售血人，在那裡集聚了一團，在那一團人的中間，我的眼睛悄悄的落到伊麗耐的身上了。她彷彿正在講什麼呢！坐在她旁邊的一個老乞丐拍着她的肩，大聲地苦笑起來：

「姑娘！講吧！喂！聽聽吧！聽吧！聽吧！聽這年青的姑娘會講出我們愛聽的話來，聽

吧！那簡直是我們怕聽的字眼。但，我們却爲了聽那些字眼覺到安慰。正如我們等待輸我們的血一樣，獸一般的爲了生活，這輸血的機運，倒成了我們企望的幸運了。說吧！有什麼可瞞的呢！我們這些賣血的人是沒有什麼可以瞞的。」

「受苦的人們！受虐待的人們！被生活煩惱着的人們！被工作給累疲倦了的人們……」

「三十七號」

她沒有說完，輸血局便喊着她的番號了。因此伊麗耐便消失在輸血局門裡。

x

x

x

我和伊麗耐在輸血局已經遇到了許多次，但沒有機會使她注意我，也沒有心思去使她注意我，因此我們永久是陌生的。

一天，我們輸血局的手術室中，看護婦從我的臂膀中，抽出針頭來，便在我的臂膀上縛綁帶，一切手術都告完結，於是我從凳子上試着站起來，我的感覺有些麻木，我的頭昏迷，它漸漸低垂下去。我便倒在地板上了。

「拿威士忌來！鬼們！妳們爲什麼不拿威士忌來呀！」

在昏迷中，我聽到了那戰慄的聲音，是一個女人的聲音，而且我熟習那是伊麗耐的聲音。

上帝就使我們這樣的結識了。就這樣我們很簡單的無條件的同住在這巴哈爾谷底的一間破屋子裏。

伊麗耐自願的擔任了所有的女主婦的工作，我也擔負了所有的男家主的工作。那時我是在工 大學研究史學。她是將從一個高中畢業找不到職業的孤兒。在形式上，在實質上，我們都沒有結婚，我們在一起已經住了三年。

然而天知道，天知道在伊麗耐的內心裡有什麼生長了，她的年青的濃重的熱情幾乎把她給燒毀了。然而她向我什麼也沒談過。除了她給我看過她作的一首詩「夢的沙漠」外，什麼都沒有談過。

一天在晚上，在除夕的晚上，在燈光下，伊麗耐替我縫着破被子，我坐在她的旁邊；看着她臉，她忽然的哭了。淚珠兒流落下來，濡濕了我的被子。

許久她向我說：

「我在你的家裡是不是錯誤的呢？」

「爲什麼要那樣想？」

「那麼你爲什麼不和阿玳結婚呢？」

她已發現阿玳在戀愛着我了。

在那次日，伊麗耐便失蹤了。

x

x

x

我尋覓她整整一個月，我已經完全絕望，我的靈魂感到莫大的痛苦，於是我便喝酒了。一天我又去喝酒了，在酒場的門前有幾個沒落的流浪者，在圍着篝火取暖。

我看見一個年青的女人，坐在酒場門前的靠椅上，樣子十分悽喪。

「賣春婦！來烤火吧！」一個男人說。

「鬼頭！你爲什麼和賣春婦打招呼！」另一個男人說。

「賣春婦不是卑賤的，賣春婦是人生的苦難者！」

我聽見那女人的聲音，那聲音刺痛我的心，我知道那便是伊麗耐了。

遠處的街巷，響着夜風，遠處也有野犬在吠着。我走向伊麗耐，我喊着她的名字她抬起頭來，又低下頭去，她沈痛地哭泣在我的懷中，在最大的躊躇後，她終於跟我重回到巴哈爾谷底。」

朱良深深的喘了一口氣，他已喘了許多次了。他的聲音是哭泣和黯傷。他又接着說下去：

「被人生問題所苦的伊麗耐終於病了。她病倒在床上，快一年了，那是秋天，巴哈爾谷底的密林裏，已經有黃葉飄落了，陰暗的谷底，已經給黃葉遮埋。天空，是非常淒涼的景色。」

「朱良！你聽外面是落雨了嗎？」伊麗耐問。

「不是，那是風從林子中走過了。」

「芙蓉一定給風吹凋落了！」

許久她又說：

「我死了，就把我葬在這谷底吧！」



「不要說那些吧！我給你念一首詩聽嗎？一首希臘的詩嗎？」

「不要講詩吧，詩是幻想的奴隸！」

「你不是說過嗎，朱良用你的靈魂寫詩吧，那是靈魂的音響，那是靈魂的芬芳？」

「還是不要講詩吧，給我講一個天國裡的故事吧。我死了就再也聽不到那故事了。」

「妳錯了，妳把人生的意義弄錯了。」

「人生，人生是淚的種子，是苦痛，災難，罪惡，錯誤。人誕生了，戀愛，姦通

貪慾，泥醉，忿怒，詐欺，完了便死了。」

「那麼你甘心作一個回想的悲觀者嗎？」

「是的，我快從自然的人生觀走到超自然的人生觀裡去了。」

她說完便閉上了眼睛，秋天的太陽照在她的臉上。秋天是靜寂的，鳥的歌聲也是

靜寂的。伊麗耐在寂靜中睡了。

x

x

x

她的病沈重了，她便意識到她的死了。她躺在床上想了一些事：

「喂！良你爲什麼不結婚呀？」

「結婚？」

「是的，我希望你和阿玳結婚？」

「不要講結婚吧！喂！在西洋史上你會看出西洋的文明是沒有停止的，妳瞧那努力那慾求是沒有停止的，結果那努力便遮掩了全世界。」

我爲了把話轉開，便和她談到歷史上去了。

「不見得，不能全體那樣說吧！」

「爲什麼呢？」

「譬如黑暗時代藝術吧！譬如造形藝術吧！不是也停止過嗎？」

「那麼從石器時代，到農耕……」

「我難過，別和我講了。」她說完便閉上了眼睛睡了。

x

x

x

我賣掉我所有的衣服，和我的書，替她請個醫生，然而醫生說她的病，是精神上

的精神上的憂鬱。因此，我便請來了我最熟識的一位老牧師。

一天，我從學校回來，我聽到她的歌聲，待我走進屋子的時候，我看見她倚着窗子替我縫一件破制服。臉是快活的，她興奮地說：

「人生是在追求着真價值，一個人應當堅強的活下去！」

「是的！妳快活了嗎？伊麗耐！」

「快活了！你聽！要那憂鬱作什麼呀？人非堅強的活下去不行，爲自己而活，爲不幸的人們而活呵！希望！精進！噢！朱良！」

「伊麗耐牧師和妳講了什麼？」

「爲什麼要他講呢！我喜歡的是老牧師的善良的心，倒不是他的言語，他永遠不會講服我的。你瞧這本書，這比上帝還帶着光明的，它啓示了怎樣去活，怎樣爲許多不幸者生活。」

醫好了她的病的，不是牧師而是一本書了。

x

x

x

在十二日，我們連一文錢都沒有了。許多日子我們就沒有錢了，把我們的錢包倒光了，我們各自地從事去找尋一個抽屜，箱子，衣櫃的每一個角落，一個銅幣也找不出來了，而且我們都找不到工作。

於是伊麗耐走出去了。我守着寒冷，在寫一篇畢業的論文。忽然我的心很難過，而且不安起來，我想她又在去作賣春婦嗎？我發怒而且我想當她回來的時候，便把他從巴哈爾谷底逐出去，我的思想混亂了，心劇烈的跳動着，再也忍耐不住我的惡魔般的兇想和憤怒了，我奔出去，在谷口的路上，忽然我遇到了阿玳。

「妳看見了伊麗耐了嗎？」

「她到輸血局去了。」

x

x

x

輸血局的門前，有一些人，在那紛紛地議論着什麼。我彷彿預感到我的悸慄的不幸終於來了。我的臉在驚恐中蒼白，待我找到她，她已經死三個鐘頭了。

「她的輸血過多了！」一個站在我旁邊的售血者說。

我悲痛的領出了她的售血費，背着她的屍體，回到了我的谷底。我什麼都完了，絕望，死灰。多少迷離的長夜，在哭泣中度過。於是我的眼睛便瞎了。」

我在一邊爲他速記，一邊我聽着他的聲音的震動和戰慄。我抬起頭來，我看見他蒼瘦的頰上，有淚水在流着，他的頸項在軟綿綿地垂懸。

『我的夢完結了，如同那到處飄落的黃葉！』

他隨着他幽微的聲音，昏倒在床上。

x

x

x

翌日我再去看他。老牧師正在他的靈前面誦讀聖經，是的，他的夢完結了，如同那到處飄落的黃葉……。

—— 一月五日若草山下 ——

遭

遇

冰

壺

## 冰壺介紹

她的原名是朱湘雲，奉天省人，曾卒業於日本明治大學，有着很豐富的學歷。歸滿後一度充任滿洲國通信社記者，寫過的散文，小說很多，均發表於各雜誌上，她的翻譯作品較比創作尤為成熟，日本女作家大嶽康子的長篇小說《病院船》，由她譯成漢文，發表於斯民雜誌上，頗受一般讀者的愛戴。

寒冷的冬的早晨，年邁的老婦人，蹣跚的走在水雪凍結堅實的地面上，她的服裝是樸素整潔的，雖然一看就知道並不是出自富貴人家，她既沒有潤綽的大衣，也沒有防寒的鞋帽，甚至一個絨的圍巾都沒有，她身穿的是一件半截短襖，外面罩着一件長短相同的灰色布衫，和一條黑布的棉褲，褲腳緊紮着，底下露出一雙纖小的纏足，頭髮梳的很光腦後結着一個小小的髮髻，她那高大的身軀，用過於小的兩隻腳來支持，移動在水雪積結的道上，實在是太吃力的一件事。然而，她却昂着頭，挺着胸，冒着零下二十幾度的酷寒，不慌不忙的一步一步挪動她那距離極短的脚步。

經過一條長街，這條長街幾乎費掉她一個鐘頭的時間去走，才轉入一個狹窄且僻靜的小巷，走上幾十步遠，便是小巷盡頭，一個面積廣大而不太整齊的院落，裡面可以分做兩部分，一部分屬於木匠舖，製作桌椅櫃箱等各種木器的，另一部分屬於拌子廠，以販賣劈材爲業的。

一進院內的右側，排列着五間小房，其中間大半是木匠舖主人的住屋，老婦人毫不遲疑的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在家麼？」她在堂屋地裡，向左側的一間屋子敲門。

一個年輕姑娘，聽到聲音，立時拉開屋門，招呼一聲，把老婦人迎進去，隨後關緊門扉，爲了怕寒風襲入。

「楊老太太來啦，外頭挺冷吧！」木匠舖的女主人正在炕裡坐着，手裡擺弄着甚麼針線活計，見老婦人進來，急忙穿鞋下地迎接，「快上炕裡頭坐暖和暖和吧！」

「昨夜下了一場雪，今兒個就冷丁的冷起來了，」老婦人穩穩的坐在炕沿邊的一頭上，兩隻手握在一起，互相的揉搓着，回頭轉向正在炕裡玩耍着一個三四歲的小女孩兒說：「小閨女作嘛兒呢？」女孩兒聽着這異常口音的話語，不解的笑了一笑。

「上炕裡坐吧，地下怪冷的，秀春，給倒碗茶。」女主人的眼睛，從老婦的臉上，轉向剛才給開門的那個年輕的姑娘身上，老婦人禁不起主人的誠意，便不再推辭的脫掉鞋子，露出穿着淡青色襪子的兩隻小腳，立時把腳交叉的盤屈在腿裡，右手支撐在炕上，向炕裡躡了一下，隨着，一個粗糙的茶碗，裡面盛了一杯冷茶和熱水對在一起的還

少多在冒着熱氣的茶水，擺在了老婦人面前。

×

×

×

老婦人不是當地人，她的家鄉離這裡很遠，不但是另一個省分，而且還是另一個國籍。

她的故鄉是個有山有水而靠近海灣的小村落，她由出生而童年，少年，中年以至老年，一向沒有離開過這裡，幾間茅屋，是她唯一的恆產，但是人是孤獨的，她也和普通的女人一樣，嫁過丈夫，可是丈夫早已拋棄她，離去了人間，她也和普通的老年人一樣，生過三個兒子，然而死的死了，生的離得遠遠的，她是這樣的孤寂，幾年以來，只是一個人默默寡歡的在挨着枯燥的日子。

不過她也有着她的希望，她的希望是在那生存於世上的兩個兒子的身上，她希望她那墜落的兒子，能夠回心轉意，重新走上光明的道路，她希望她那長年在外漂泊的兒子終有一天，能够健全的歸來，所以她在這孤獨寂寞的生活中，總還懷着一顆燃着希望的悽然的心，況且她的日子過得很安靜，既沒有誰來欺凌她，也沒有甚麼事物來擾亂她，

她雖然年已將近六十，可是上帝特別厚賜給她一個健壯的身體，她可以自炊自食，自己侍候自己，沒事的時候，還可以和隣人們談天，玩牌，這樣對於一人的孤寂生活，也可以多少調劑一點。

可是事情是變化莫測的，以至我們這位孤寂的老婦人，也難以再繼續下去她那安寂的日子了，這事不但單是影响了老婦人一身，乃是影响了多數人的，整個的村莊，整個的省分，以及整個的國家，整個的世界，也都受了極大的影响，當然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自從打仗的消息傳來以後，村裡的人們便總是議論紛紛，及至聽說打仗打到一天天的離近了，每個人的心裡，更都惶恐不安起來，而越發希望和禱告，戰禍不要波及到自家這個村莊裡來，然而無論甚麼事情，都不是這樣容易隨從個人希望的，何況這樣震撼天地的龐大事件，終於，離此只有幾十里遠的地方，已經做了一部分少數兵險的戰場，於是凡是有力量能逃避的人們，便都做起逃避的準備來了。

我們這位單身的老人，她是不想逃避的，她既沒有甚麼錢財，又不年輕，況且她

的生命自己知道，縱然安靜的生存下去，也不會繼續到過於久遠了，雖然她還健壯，總是上了年紀的人了。

不過，她還不想逃避的意志，並不是十分堅決的，她見同村大多數人，都在整頓行囊，打包裹，歸攏東西，就要離開家園，去另外的一個地方，自己也有點心慌意亂，忐忑不安，恰巧，在風聲越發吃緊，村民已經搬出很多去了一個傍晚，一個比較時常來往，多少照顧她一些的遠房姪子，來到她家，告訴她這位老伯母，說是要到遠方國籍不同的北地去，投奔一位要好的朋友，並且那裡還有幾個同鄉和一個本家的叔父，問道老婦人是否願意同行，於是她想起她的第二個兒子，墜落在異國某一個傍海的都市裡，他們所要去的地方，是經過那裡的，於是她起了這樣的一個念頭，自己可以跟他一同去，到傍海的都市裡，去尋找她的兒子，本來家鄉也是沒有甚麼值得留戀的，除了幾間草房以外，一無所有，況且馬上又要捲在兵荒馬亂的海渦裡，暫且躲避一下呢，這樣想了之後，她便回答她的姪子，說是願意隨他同去，於是兩人約好，在第二天早晨，天一亮的時候，便從某處登車起程。

她的行裝是很簡便的，她沒有甚麼貴重的東西可以攜帶，她身邊所帶的，只是一個大柳條包和一個小的包裹，我們可以說這也就是她所持有的動產中的全部家財了，因為遺留在家裡的，只還有一點破舊的木器，和炊食用的幾個粗磁盆碗而矣。

他們在初秋涼爽的天氣裡，坐着一輛農家用的大車，在崎嶇的道路上，顛波而遲慢的走着，足足走了一整天的功夫，直到日暮時候，天色已經薄暗了，這才到了一個海口的碼頭，他們打聽好了，就在今天夜裡，正好有開往××去的輪船，於是他們又在波濤浪湧的海裡，過了兩天船上生活，便到了異國的××碼頭。

她的姪子陪她在這裡逗留了兩天，帮他探聽她兒子的消息，從幾個同鄉的口裡，得知他自從染了不良嗜好之後，便落魄乞丐一樣，以前還時常看見他，最近誰也未會見着亦無從尋找，她聽了這話，傷心的抹着她的老淚，她可以想像，她的兒子已陷於生死不明的境地，不過即使還生存着，她也不願再見像人家所說的這樣的一個兒子，她現在決意跟她的姪子到更遠的北方去，於是又坐了整整一天的火車，才算達到她們的目的地。

一個有名的大都市，有高大的樓房，富麗的廳舍，整齊的舖口，廣場，公園……舉

凡都市的一切，應有盡有，姪子的友人，就在這大都市的一角，適才的這家木匠舖裡充當工人。

一個滿天星斗，上弦月的夜晚，一輛馬車，載着她倆和她倆的行囊，在燈光輝煌的街上，向前奔馳，馬蹄踏在平坦的洋灰路上，作出頗有節奏的聲音。

由車夫的幾次探尋下，才幫他們尋到了這家木匠舖，姪子被介紹在這裡充當工人，老婦人在這裡住了兩天後，便搬到同族的小叔家去了。

大叔的家，是由一個中年漢子，和四個還沒有長大的孩子組成的，孩子們的母親不久以前，毫不顧計的拋棄她們，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自然這個家庭，是很需要一個女人來照顧，雖然是一個年老的婦人，也能給他們一點依靠，所以老婦人，由於小叔的懇求，就住在這裡了。

我們可以想像，老婦人在這裡過的日子，決不會舒適的，既可比擬作一個貧寒家庭的主婦，也可比擬為一個忠實的僕人，她每天的工作是這樣繁雜，洗衣，作飯，破舊衣服的縫補，舉凡一家瑣事，沒有一樣不需要她來做的，然而老婦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況

且她一向過慣了悠閒的日子，加之，他們的生活又是這樣艱難，以至食糧有時也會發生問題，老婦人對於這樣艱苦的生活，自然不願長久繼續下去，而且自己身邊僅有的幾金錢，也都幾乎完全添補進去，於是她決意離開這裡，自謀生活之途，小叔洞悉這種情形也不好挽留，於是兩月之後她便被介紹到一個警官的家裡，去充當女工，給照看一個初生不久的小孩，可是不出月餘之久，孩子因病死亡，遂被辭去，又回到小叔家裡暫住十幾天後，姪子跑來告訴她，說是木廠前面的一家小公館裡，要用一個老太太，聽說也是只給照看小孩兒，問他伯母的意思怎麼樣，於是老婦人遂在第二天吃過早飯以後，冒着嚴冷的寒風，蹣跚的步行了一個鐘頭，才從小叔的家，走到木廠院來。

「您一向可好嗎？」主人請過用茶之後，向老婦人問候。

「好啊，總是這個樣子：」老婦人明朗的笑着，語聲裡却帶着命運不幸的嘆息。

「還出來住地方嗎？」

「還是出來，不當老媽子又有甚麼法子，咳……對付混活唄，偏巧又趕上了這個年

頭……聽說這地方有一家要用人的。」

「是的，就在前面，一個作事的人家，老爺太太，人都很好，我時常看見，有兩個孩子，家裡還用着一個人，沒有多少活，就給看着孩子……老太太，你抱孩子還能抱動吧。」這年輕的媳婦，對於自己所介紹的這家，顯然懷着好的印象，而希望老婦人，能够依從她的意思。

「行——啊。」老婦人表示願意，只是不敢信任自己的能力。

傍晚時候，傭工的這家主人歸來，特地把老婦人，招到家去。

一個清潔樸素的小家庭，親熱和靄的主人，年青美貌的少婦，兩個活潑可愛的孩子都中了老婦人的心意，當女主人不客氣的和她談起工錢問題時，我們這位慈祥的老婦人毫不在意的提高她的噪音說：

「太太看着賞罷。」弄得女主人反倒不好意思說出自己想要所給的錢價數來。

x

x

x

老婦人就在這家傭工了。

冬天，長夜漫漫，老婦人雖然疲勞一天，往々夜深不能入寢，窗外的疏星明月，都



會惹起她無限的鄉愁，她懷念她那永未離開過的家園，她眷戀家鄉裡的悠閒日子，故鄉的青山綠水，麥田菜圃總會浮現在她的腦際，她不愛這酷寒的北國，更不愛這噪鬧的都市，雖然這裡有無數的高大樓房，新型汽車，對她却都一無所得，她懸念故鄉的一所茅舍，她擔心她舍裡的幾張古老的桌椅，會被人搬掉。

躺在炕上，總是這樣，許久，思索才能由清晰而模糊，漸次陷於昏沈半睡狀態，她似睡未睡的當兒，身旁熟睡着的另外一個中年女人，忽然叫出含混的夢話，她立時清醒過來，簡短的夢語停止了，身旁的女人，疲乏的翻動一下粗壯的身子，一條狹窄的棉被隨着身體的翻動，都帶到身前去了，老婦人怕她着了風寒，替她從新把被蓋好，自己才倦伏在唯一的厚被裡，把頭一併蒙上，盡力驅除腦裡的一切憂慮，想去追求香甜的夢境。

天還沒有亮的時候，隔壁又响起幼兒的叫聲，年輕的母親貪睡不起，任憑孩兒不斷在哭叫，老婦人醒來了，披衣走進內房，輕々抱起幼兒，抱到外間的屋子來，搖了一會等幼兒熟睡的時候，送回原處。

她不能再從新的睡下去，天色已從濃黑轉入暗灰，星光漸々淡薄，她知道天不久就

會亮了，於是在人們還都熟睡的當兒，穿好衣裳，到外面去取煤拿劈材，回頭把爐子燃着，水壺瀝瀝坐在上面，她開始她一天的工作，打掃房屋，清洗茶杯，打臉水，疊被，小老爺醒了，便整天的抱在懷裡，甚至睡眠的時候，有時也不肯放下，恐怕放得不穩，萬一有碍他的睡眠。

不久，舊歷年到了，他的主人也和其他人家一樣，籌備新年的一切行事。

除夕的晚上，爆竹响徹聲裡，僕人是該向主人辭歲的，另外的中年女僕，先向男女主人各自行了三個鞠躬禮，老婦人也照樣做了，然而辭歲時她紅着眼圈兒，終於流下來悲傷的眼淚。

她回想當年，丈夫去世的時候，兒子們圍在身邊，除夕的情景也是歡樂的，自從丈夫死去後，兒子們也都分散了，幾年以來，獨自過着寂寞的年月，至於年節最是令人感傷的日子，可是沒有想到今年的除夕，更會遠離家鄉，越山過海，跑到這裡來過爲人僕的生活，這真是死也未會料到的。

主人們全家都吃過餃子，栗子和棗，他却什麼東西也吃不下去，當主人給她過年賞

錢的時候，悲痛和羞恥，使她忘記了應該道聲謝。

她對於她的職務，向來是殷勤而忠實的，主人對於這樣的一個僕人，自然會感到滿意，然而老婦人懷念家園的心思，沒有一天能夠離去。

又過了一個多月，一天，一個好的消息傳來，故鄉來人，說是家鄉已復歸太平，逃出來的人差不多都早搬回去了，一個鄉親聞信，準備兩三日內歸里，老婦人禁不住思念家鄉一顆提掛着的心的驅使，便決意隨從鄉親歸去。

季節雖然已經到了初春，在這北國都市裡，天依然繼續着酷寒，地還是凍結得堅堅實實的，一個夕陽慘淡的落在西天的傍晚，女主人冒着寒冷，站在漆黑的小角門外，暗暗的望着已去的忠誠的老女僕，和一個壯健的漢子，肩上揹着一個大的袋包的兩人背影逐漸消失在小巷的拐角處了。

老婦人去了，人們對於她，也似乎隨着時日的消逝，漸漸淡忘下去，只有在女主人的記憶裡，却留下了深刻而不可泯滅的印象。數日後，老婦人的家鄉又有人來，然而却帶給了人們一個「楊老太的幾間房子，變亂時被燒毀了」的消息。

